二十九子品彙

荀 列

□ 13
1442
3

門 口仁1p3
1442
3

新鍥翰林三狀元會選二十九子品彙釋評五卷

從吾 焦竑 校正

青陽 翁正春 參閱

蘭嶼 朱之蕃 圈點

列子

天瑞篇

子列子載子於姓上者首章或是弟子之所記故也

卿大夫睹之猶衆庶也國不足年饑將嫁於衛自家而出謂之嫁 弟子曰先生往無反期弟子敢有所謂先生將何以教先生不聞壺丘子林之言乎子列子笑曰壺子何言哉雖然夫子嘗語伯昏瞀

有丁日總是陰陽化生之妙文勢鼓舞亦不肯道

劉純仁曰乃能生其生一化其化

此即造化是也不能不生不能不化者方物是也造化死化死生故常生常化死時者即常字也

芾贊曰不曰死定名死定迹只下一謂字自是奇特

人吾側聞之試以告女伯昏瞀人列子之女同學於壺子不言自受教於壺子者列子之謚者也其言曰有生今堀然之形也不生生物而不生生者也有化今存忘變汝也不化化物而不自生者也有化生者不能化化生者不能化化生者不能化化生者無時不生無時不化陰陽爾四時爾故常生常化常生常化者無時不生無時不化陰陽爾四時爾不生者疑獨不化者往復其際不可終代謝無間形氣轉續其道不終疑獨其古有此書今已不存夫谷虛而宅有亦如莊子之稱環中至虛無物故謂谷神本自無生故曰不死道不可窮亦何知其窮與不窮哉直自疑耳豈有其獨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也黃帝書曰谷神不死是謂玄牝處卑而不可污名故謂之玄牝也玄牝之門是謂天地之根綿綿若存用之不勤故生物者不生化物者不化自生自化自形自色自知自力自消自息皆自爾耳豈有而為之者哉謂之生化形色智力消息

焦竑曰莊子云有始也者有未始有始也者有未始有夫未始也者其言自始此書又作做四箇名字亦只是莊子之意

吳鼒曰變而為一者氣變而後有太極而後有陰陽五名故曰一變而為上陰陰二與五行共為七也少陰老陰之數八與大少即老陰之數七與九此所謂九者非也若有心於生化形色則豈能官天地而府萬物贍群生而不匱乎

子列子曰昔者聖人因陰陽以統天地夫有形者生於無形則天地安從生天地無所從生而自爾故曰有太素此明物之自微至著變化之相因襲也太易者未見氣也易者不窮滯之稱疑寂於太虛之域將何所見邪如易繫之太極老氏之渾成也太初者氣之始也陰陽未判即下句所謂渾淪也太始者形之始也陰陽既判則品物流形也太素者質之始也質性也既剛柔靜噪沉浮各有其性氣形質具而未相離此直論氣形質不復說太易太始太素三者宗本於後句別自明之也故曰渾淪渾淪者言萬物相渾淪而未相離也視之不見聽之不聞循之不得故曰易也

易無形埒易變而為一一者形變之始也清輕者上為天濁重者下為

迺復變而為七七變而為九九變者究也

全德備職猶主

即乾数之極也九者復変而為一蓋言物極則変也与米儒不甚相遠

王世貞曰有生有形有声有色有味指天地間万物言也生、形、声、色、味、造化也

汪道坤曰此段大意只謂象天地亦不能造化之用而況人物乎是十分正当之命

蘇濬曰此段与易理化生不甚皆且文気鼓舞哉主也无為造化也此下

地中和氣者為人故天地含精萬物化生子列子曰天地無全功聖人無全能萬物無全用故天職生覆地職形載聖職教化物職所宜然則天有所短地有所長聖有所否物有所通何則生覆者不能形載形載者不能教化教化者不能違所宜宜定者不出所位皆有素分不可逆也故天地之道非陰則陽聖人之教非仁則義萬物之宜非柔則剛此皆隨所宜而不能出所位者也故有生者有生生者有形形者有聲者有殼殼者有色者有味者生之所生者死矣而生生者未嘗終形之形者未嘗有殼之所殼者聞矣而聲殼者彰矣而色色者未嘗發色之所色者未嘗顯味之所味者嘗

又自奇特得来

陸西星曰生之者未嘗終形形之者未嘗有此独見之言自非奇怪幻宴之說理本如此

唐荊川曰此処便帰到理上

出死入生

夫而味味者未嘗呈夫凡於一形者皆随代謝而迁革矣為之職也至死者故能為万変之宗主也故生者又終而生生物者無変化矣皆無能也知盡則無知故無所不知無所不能何妄論道曰夫道語之而無語各之而無名視之而無形聽之而無聲則道之全体故能昭音嘿而出気物包形神而章光影玄黒浮名而以之白矩以之方規以之圓匕方得形而此無形白無名也子列子適衛食於道後者見百歳髏髑攡蓬而指顧謂弟子百豊曰唯予與彼知而未嘗生未嘗死也彼死推之至極則理既無生亦無死也悟之徒非理之実當也種有幾先問変化種数凡有机條然後明之於下此過養乎此過歡乎遭形則不能不養遇生則不能不歡此過

李九我曰胥皆也言物皆化也此以下皆言生生化化之意

食醯頤黃軸食醯黃軸

音計謂水上之氣相繼而生也得水土之際則為蠅蠙物根在水土之際布在水土中就水上視之不見鈔之可得如張縣在水中矣楚人謂之蠅蠙之衣衣猶覆蓋生於陵屯陵屯高壠也則為陵鳥此隨所生之處而變者也陵鳥得蔓栖則為烏足相生也烏足之根為蠐螬其葉為蝴蝶根本也葉散也言烏足為蠐螬之本其末散化為蝴蝶也蝴蝶胥也化而為蟲生竈下其狀若脫脫謂剝皮也其名曰蚼掇蟲名此一形之內變異者也蚼掇千日千日而死化而為烏其名曰乾餘骨乾餘骨之沫為斯彌沫猶惜華生斯彌為食醯若酒上蟻起斯彌蠛也下同頤輅一路食醯黃軦生乎九猷九當作久猷蟲名也九猷生乎瞀芮小蟲也瞀芮生乎腐蠸音歡謂瓜中黃甲蟲也○此皆死而更生之一形者也羊肝化為地皋馬血之為轉鄰作隣皆鬼火也淮南子云血為磷也音客也人血之為野火也此皆一形之內變化也鵪之為鶉鶉之為布穀布穀久

李巡机曰有思幽之国思士不妻思女不夫精氣潛感不假交接而生子也此亦白鵺之類也

復為鵪也燕之為蛤也田鼠之為鴽也朽瓜之為魚也老韭為蕢也老瘉之為羧也羧牝羊也魚卵之為蟲此皆無所因感自然而變者也蟲憂之獸自孕而生曰類蟲有髮其名曰類自為牝牡相生也鵙音蟬蟲愛之山有獸其狀如貍而有髮其名曰類自為牝牡相生也河澤之鳥視而生者也莊子曰白鵙相視而生者也蟲細署者取桑蟲之使似己子也思士不妻而感思女不夫而孕后稷生乎巨跡高辛氏之妃名姜嫄見大人跡好而履之如有人履感已者逆孕因生厚穆長而賢乃為堯佐任也任生乎空桑有莘氏女子採桑得嬰兒于空桑之中故命之曰伊尹而獻其君令庖人養之獨而生醯鷄生乎酒此因酸氣而生羊奚比乎不苟此異類而相親比也久竹生青寧因於林藪而生青寧生程程生馬馬生人入於機萬物皆出於機皆入於機方形方化而不化者存歸於不化故謂之機機者群

有之始動之所宗故出無入有散有反死靡不由之也

動不生歟而生嚮無動不生無而生有有形必終者也天地終始也古則聚散則為終此世之所謂終始也古則聚者以形實為始散者以虛漠為始以形實為終故迭相与為終始而理實死終死始者也

丘葵山曰進當為尽此書尽字例多作進也

動不生歟而生嚮無動不生無而生有有形必終者也天地終乎有散有反死靡不由之也　黃帝書曰形動不生形而生影聲

乎與我俱終料巨細修短則与我殊終進乎不知也道終乎終理固无差也終進乎不知也本無始進乎本不久有生則復於不生有形則復於無形不生者非本不生者也無形者非本無形者也生者理之必終者也

終者不得不終亦如生者之不得不生而欲恒其生晝其終惑於數也晝忘也　精神者天之分骨骸者地之分屬天清而散屬地濁而聚精神離形各歸其真天分歸天地分歸地各反其本故謂之鬼鬼歸也歸其真宅真宅大虛之域　黃帝曰精神入其門骨骸反其根我尚何存人自生至終大化有四其間迁易無時暫停四者蓋亟大較而言者也　嬰孩也少壯也老耄也死亡也其在嬰孩氣專志一和之至也物不傷焉德莫加焉老子曰含德之厚比於赤子　其在少壯則氣血飄溢欲慮充起物所攻焉德故衰焉虛力兢之地物所不與也　其在老耄則欲慮柔焉體將休焉物心則物不與也休息也無兢無爭雖未及嬰孩之全方於少壯間矣其在死亡也則之於息焉反其極矣孔子遊於大山見榮啟期行乎成音成魯邑名之野鹿裘帶索鼓琴而歌孔子問曰先生所以樂何也對曰吾樂甚多天生萬物唯人為貴而吾得為人是一樂也男女之別男尊女卑故以男為貴吾既得為男矣是二樂也人生有不見日月不免襁褓者吾既已行年九十矣是三樂也貧者士之常也死者人之終也處常得終當何憂哉孔子曰善子

袁宗道曰血氣未定方剛既衰聖人分作三截今此分作四段莊子曰大塊載我以形勞我以生逸我以老息我以死亦分作四截

洪迈曰杜詩所謂江上小堂巢翡翠隴邊高塚臥麒麟細推物理須行樂何用浮名絆此身便是此章之意

林希逸曰不勤行則遺名譽不競時則无利欲二者不存於胸中則百年之壽不期而自獲也

能自覺者也。不能都忘憂樂善其自覺慰者耳林類年且百歲書傳無聞蓋古之隱者也底春被裘拾遺穗於故畦收割后田中棄穀拾之也訑歌並進孔子適衛望之於野顧謂弟子曰彼叟可與言者往訊之子貢請行逆之壠端面之而嘆曰先生曾不悔乎而行歌拾穗林類行不留歌不輟子貢叩之不已乃仰而應曰吾何悔耶子貢曰先生少不勤行長不競時老無妻子死期將至亦有何樂而拾穗行歌乎林類笑曰吾之所以樂人皆有之而反以為憂少不勤行長不競時故能壽若此老無妻子死期將至故樂若此所謂樂天知命故無憂也子貢曰壽者人之情死者人之惡子以死為樂何也林類曰死之與生一往一反故死於是者安知不生於彼吾知其不相若。

李定稿曰樂天知命大賢以待終君子之所以息思離憂苦昧然而死小人之所以伏

笑吾又安知營營而求生非惑乎亦又安知吾今之死不愈昔之生乎尋此昔則存亡往復無窮已也子貢聞之不喻其意還以告夫子夫子曰吾知其可與言果然然彼得之而不盡者也子貢倦於學告仲尼曰人生無所息子貢曰然則賜息無所乎仲尼曰顧有所息仲尼曰有焉耳望其壙音曠墓穴也犖如也壘如也壝如也萬如也則知所息矣子貢曰大哉死乎君子息焉小人伏焉仲尼曰賜汝知之矣人胥知生之樂未知生之苦知老之憊未知老之佚知死之惡未知死之息也莊子曰死者反其真也晏子曰善哉古之有死也我以形勞我以生佚我以老息我以死安晏者明古之不樂生而惡死也生死古今所同而獨善古之死德者滑也仁者息焉不仁者伏焉死也者德之徼也

林希逸曰修身慎行常懷兢惧此仁者之所憂貪欲縱肆常无厭足此不仁者之所苦唯死而休息寢人之

徹者歸也言各得其所歸古者謂死人為歸人則生人為行人矣行而不知歸失家者也一人失家一世非之天下失家莫知非焉有人去鄉土雖六親廢家業遊於四方而不歸者何哉則世必謂之為狂蕩之人矣又有人鍾賢世鍾賢世宜言重形生於巧能修名譽誇張於世而不知已者亦何人哉世必以為智謀之士此二者胥失者也此二者雖行事小異而竝不免于弱喪也而世與一不與一唯聖人知所與知所去以生死為寤寐者與之溺喪志歸者而去之或謂子列子曰子奚貴虛列子曰虛者無貴也凡貴名之所以生又謂去彼而取此是我而非物今有無兩忘萬異冥一故謂之虛虛既虛矣貴子之名將何所生子列子曰非其名也事有實著非假名而後得也莫如靜莫如虛靜也虛也得其居矣取也與也失其所矣事之破

姚覓曰物之有攫有盈有成有虧亦密行於天地之間而人不至而昧者握火吠之當託不停之運自謂變化可逃不亦悲乎

不煩進一形

世音生下同

碻而後有舜仁義者弗能復也當為之於未有治之於未亂乃求反性命之極粥能周文王師封於楚至虧喪問殘方故鼓舞仁義以者未之得也粥能者子書二十二篇曰運轉亡已天地密移萬物與化為体躰隨化而迁化不暫停物豈守故故此則莊子舟壑之義孔子曰日夜無隙亡以是但夫向之形生非今形生俯仰之間已涉萬変気散形朽非一旦預

故物捐於彼者盈於此成於此者虧於彼捐盈成虧隨世隨死往來相接間不可省疇覺之哉凡一氣不頓虧亦不覺其成不覺其虧亦不覺其已至老貌色智態亡日不異皮膚爪髮隨世隨落非嬰孩時有停而不易也形色髮膚有精麁者新故相換猶不可識況玅於此者乎間不可覺俟至後知杞國有人憂天地崩墜身亡所寄廢寢食者又有憂彼之所憂者因往曉之曰天積氣耳亡處亡氣若屈伸

呼吸終日在天中行止奈何憂崩墜乎其人曰天果積氣日月星宿不當墜耶曉之者曰（胡時化曰此三人一以又敗為愛一以又全為喜此未知所以為愛喜也而互慰喻使自解釋固未免於大惑也）（亦光耀者也）（氣亦何所不勝負天地之大猶自安於太虛之域況積氣之有光耀者也）只使墜亦不能有所中傷其人曰奈地壞何曉之者曰地積塊耳充塞四虛亡處亡塊若躇步跐蹈之貌（四字皆賤）終日在地上行止奈何憂其壞其人舍然大喜（然）曉之者亦舍然大喜（盧子聞而笑之曰虹蜺也雲霧也風雨也四時也此積氣之成乎天者也山岳也河海也金石也水火也此積形之成乎地者也知積氣知積塊也奚謂不壞（夫渾然未判則天地一氣萬物一躰分而為天地散而為萬物此蓋離合之殊異形氣之虛實）夫天地空中之一細物有形之最巨者難終難窮此固然矣難測難識此固然矣憂其壞者亦為未足天地不得不壞則會歸於壞遇其壞時奚為不憂哉子列子聞而笑曰言天地壞者亦謬言天地不壞者亦謬一也故生不知死死不知生來不知去去不知來壞與不壞吾何容心哉（生之不知死猶死之不知生故當其成也莫知其毀及其毀也亦何知其成此去來之見驗成敗之明徵而我皆即之情無彼此何處容其心乎）舜問乎烝曰道可得而有乎曰汝身非汝有也（據有此身故重發問）汝何得有夫道舜曰吾身非吾有誰有之哉（地）曰是天地之委順也（是天地之委和也性命非汝有是）孫子非汝有是天地之委蛻也（氣白委結而蟬蛻耳）故行不知所往處不知所持食不知所以（皆在自天中來非知而為之也）天地強陽氣也又胡可得而有邪齊之國氏大富

宋之向氏大貧自宋之齊請其術國氏告之曰吾善為盜始吾
為盜也一年而給二年而足三年大壤自此以往施以智反及
州閭向氏大喜喻其為盜之言而不喻其為盜之道遂踰垣鑿
室手目所及亡不探也未及時以贓獲罪沒其先居之財向氏
以國氏之謀已也往而怨之國氏曰若為盜之道至此乎今將告若矣吾聞天
國氏曰嘻音熙哀痛之聲若失為盜之道至此乎今將告若矣吾聞天
有時地有利謂春秋冬夏也吾盜天地之時利雲雨之滂潤山澤
之產育以生吾禾殖吾稼築吾垣建吾舍陸產禽獸水產魚鱉皆天之所生豈吾之所有然
亡非盜也夫禾稼土木獸禽魚鱉吾盜天而亡殃天亡其施我公其心何往而有怨乎夫金玉珍寶穀帛財貨人之
所聚豈天之所與天尚不能與豈人所能聚若盜之而獲罪訴怨
哉人有其財我犯其私所以致咎向氏大惑以為國氏之重罔已也過東部先
生問焉東郭先生曰若一身庸非盜乎盜陰陽之和以成若生
載若刑況外物而非盜乎盜不相離也認而有之皆惑也國氏之盜公
道也故亡殃若之盜私心也故得罪公者對私之名无私者是
天者為公犯人者為私于理未理有公私者亦盜也一身不得有財物不得不聚
盜也復訴謫之非能去而無心者也公公私私天地之德生即天地
之一理身即天地之一物今所愛吝天地之間生身耳事無公私理無愛吝者也知天地之德者訴為
盜耶訴為不盜耶天地之德何耶自然而已何所歷其公私之名既廢盜與不盜理無差者也

黃帝篇

支道林曰稟生之眞謂之性浮性之極謂之和夫應理處順則所適常通任情背道則遇物斯滯

張云讀者亦嘆

許慎元曰亦不必便有此國明

黃帝即位十有五年。喜天下戴己。養正命。娛耳目。供鼻口。燋然肌本文作色。色奸黯音每諸書無此字昏然五情爽惑役心智未足以養性命祇足以焦形也。又十有五年。憂天下之不治。隨世而愛耳。竭聰明。進智力。營百姓。治祇足以亂神也。黃帝乃喟然讚曰。朕之過淫矣。淫當作深。養一已。其患如此。治萬物。其患如此。惟任而不養。縱而不治。則性命自全。天下自安也。於是放萬機。舍官寢。去直待。徹鐘懸。減厨膳。退而閑居大庭之館。齋心服形。心無欲則形自服矣。三月不親政事。晝寢而夢。將明至理不可以情求故寄之於夢。聖人無夢也。遊於華胥氏之國。華胥氏之國在弇州之西。台州之北。不知斯齊國幾千萬里。斯離也齊中也。蓋非舟車足力之所及。神游而已。其國無帥長。自然而已。其民無嗜欲。自然而已。不知樂生。不知惡死。故無夭殤。不知親己。不知疎己。不知愛己。不知憎己。不知背逆。不知向順。故無利害。都無所愛惜。都無所畏忌。入水不溺。入火不熱。斫撻音酌撻打也無傷痛。指擿音倜撻也無痒癢。周礼春時有痟首疾夏時有瘕疾痟乘空如履實。寢虛若處牀。雲霧不礙其視。雷霆不亂其聽。美惡不滑其心。山谷不躓其步。神行而已。至順者無物能逆也。黃帝既寤。亦寄之眠寤耳聖人無眠覺也。悟然自得。召天老力牧太山稽音鷄漢書云太山稽黃帝師也。○三人黃帝相也。告之曰。朕閒居三月。齋心服形。思有以養身治物之道。弗獲其術。身不可養物不可治而精思求之未可得。疲而睡。所夢若此。今知至道不可以情求矣。朕知之矣。而不能至理之又如此耳

唐荊川曰理无生死故無所乐悪理无愛憎故无所親疎理无逆順故无所利害也

陳碧虛曰此皆未有此事特設言耳

李九我曰既不食五谷豈復須吸風飲露哉蓋納約之貌不異于物耳

支道林曰大人合德陰陽順序昏明有度災害不生故道合二儀契均四時若子曰以道位天下者且鬼神

以告若矣不可以情求則不可以情告矣又二十有九年天下大治幾若華胥氏之國而帝登假百姓號之貳百餘年不輟列姑射山在海河州見山海經山上有神人焉疑寂故稱神人吸風飲露不食五穀心如淵泉形如處女蓋柔虛之極者其天姿自粹非養而不哀也不偎不愛不偎愛不愛謂或隱或見山海經曰北海之隅其水人居也字林而偎彷彿見不審者也仙聖為之臣仙壽考之跡也聖治世之名不畏不怒原慤為之使畏威也若此豈有君臣役使之哉尊卑長短各浔其分因吹而寄雅耳不施不惠而物自足不聚不飲而已無愆愆本文作寔去言反○愆寔之也陰陽常調日月常明四時常若風雨常均字育常時年穀常豐而土無札傷人無夭厉物無疵厲鬼無灵響焉列子師老商氏友伯高子進二子之道棄風而歸莊子曰列子御風而行令然善也五日而後反蓋神人御寇之也尹

支道林曰是非利害世間之常理在心之所念任口之所言而死矜吝于胸怀內外如二不循喻於已而不昷哉欣其一故聊寄笑焉

生聞之徒列子居數月不省舍因問音問請斬其術者十反而十不告尹生懟音墜怨也而請辭列子又不命尹生退數月意不已又往從之列子曰汝何去来之頻尹生曰曩童戴有請於子子不我告固有憾於子今復脫然是以又來列子曰曩吾以汝為達曩昔也今汝之鄙至此乎姬將告汝姬居也所學於夫子者矣自吾之事夫子友若人也夫子謂老商若人謂伯高三年之後心不敢念是非口不敢言利害始得夫子一眄而已实懐利害而不敢言此愚怨藏情者也故眄之而已五年之後心庶念是非口庶念利害庶當你更夫子始一解顏而笑七年之後從心之所念更無是非從口之所言庶無利害夫子始一引吾並席而坐夫心者何寂然而死意想也口者何默然而自吐納也若順心之極則无是非任口之理

表了九曰心冤同位此有故其宜耳九年之後橫去声下同縱故也心之所念橫口之所言亦不知我之是非利害與亦不知彼之是非利害與亦不知我之為我友為外進矣而後眼如耳耳如鼻鼻如口無不同也心疑形釋骨肉都融不覺形之所倚足之所履隨風東西猶木葉幹殼竟不知風乘我耶我乘風乎夫眼耳鼻口各有机知知也

終日念而非我我言若以死念為念死言為言未造於極也所謂死為而死不司今神疑形發无待於外則視聽不資眼耳鼻味不賴鼻口故為者如斯則披六臟七孔四肢百節塊然尸居同為一物則形奚所倚足奚所求師資之義將何所施故曰內外尽矣

女之片體將氣所不受汝之一節將地所不載用其情有其身則明骨不能相容一礼將無所寄豈二儀之所能覆載

王銍曰莊子連生篇亦有此語此是其一宗孝尚相傳之語却录一件大條貫

胡時化曰不深度謂只在面前至淺近而人不見也死端死始也度法紀統也言此即目前之法而却不知所始也藏隱而不知也如天子以我為隱也萬物之終始物之所

有也至人動止不以實有為閡者也郭象曰其心虛故能御群实也

不慄何笑曰天下樂推而不慄者也

氣之守也非智巧果敢之列無語女音汝魚當作吾

者皆物也上至聖人下至昆虫皆形声之物以形骸相視則無殊絶者也

何秀曰唯無心者獨遠耳夫奚足以至乎先是色而已何秀曰同是形色之物耳未足以相先

則物之造乎不形而止乎無所化夫得是而窮之

彼將處乎不深之度即形色而不求其終始者不失自然之正矣深當作遥

者為得為正焉尋形骸欵窮其發始者亦為淂至極之所乎

而藏乎無端之紀至理豈有隱藏扵任而不執故冥然無迹端崖不見

游乎萬物之所終始乘理而無心者則常與萬物並遊豈淂無終始之所乎

壹其性養其氣合其德以通乎物之所造氣壹德純者豈但自道而已扵物之所至皆使無閡

造物造化也

墜未嘗知也

卻宝曰此惜粗以明至理之又然也

然後適於群生焉夫若是者其天守全神無卻閒也物奚自入焉自然

之分不虧則形神全一憂患奚由而入也夫醉者之墜於車也雖疾不死骨節與人同而犯害與人異其神全也乘亦弗知也死生驚懼不入乎其胸是故逆遇音忤遇也物而不懼所知耳非自然無心也而況得全於天乎得全於天者自然無心委順至理也聖人藏於天故物莫之能傷也不聞性分之外故曰藏也列禦寇為伯昏無人射引之盈貫盡弦窮鏑措杯水其肘上手停審故發之鏑矢復沓矢去也箭鏑去復住沓杯水不傾方矢復寓箭方去未至的以復寄杯於時言敏建之矣也當是時也猶象木偶人形人也伯昏無人曰是射之射也忘其能盡射之理而不能不射然不以矜物也非不射之射也忘其而同乎射也當與登高山履危石臨百仞之淵背逡巡足二分

履危石臨百仞之淵

真德秀曰神氣不變者蓋憑充于內則神滿于內故遠近出深所在皆明故審去危之机而膽然自得也

垂謂足二分心垂王外在外揖禦寇而進之禦寇伏地汗流至踵伯昏無人曰夫至人者上闚青天下潛黃泉揮斤揮斤放縱也八極神氣不變今汝怵然有恂目之志爾於中也殆矣夫不能明至分故有懼而所喪者至矣若能射乎於是無人遂登高山履危石臨百仞之淵

若射之射也

子華之門

之因假糧荷畚（音本賁籠也）之子華之門徒皆世族也縞衣乘軒緩步闊袤也視顧見商丘開年老力弱面目黎黑衣冠不檢莫不眴（楊越之間凡人相輕侮以為眴無知謂之眴；耳目不相信也）之既而徘徊擯擯（擯音摈打也）拟挨（推也）扰（挑也）亡（音無）所不為商丘開常無慍容而諸客之技單（音盡也）憊（疲也）於戲笑遂與商丘開俱乘高臺於衆中漫言曰有能自投下者賞百金衆皆兢（音競）應商丘開以為信然遂先投下形若飛鳥（一本作楊循颺物飛息）於地骨無碨（音毀）氾氏之黨以為偶然未詎怪也因復指河曲之淫隈（水曲也）曰彼中有寶珠泳（潜行水中也）而得也商丘開復投而泳之既出果得珠鳥衆昉（昉始也）同疑子華之昉令豫肉食衣帛之次俄而氾氏之藏大火子華曰若能入火取錦者從所得多少賞若商丘開往無難色入火往還埃不漫身不焦氾氏之黨以為有道乃共謝之曰吾不知子之有道而誕子（誕欺也）吾不知子之神人而辱子子其愚我也敢問其道商丘開曰吾亦道雖吾之心亦不知所以雖然嘗一如此試與子言曩（カ）子二客之宿吾舍也聞饗氾氏之孰能使存者亡亡者存富者貧貧者富吾誠之無二心故不遠而来及来以子黨之言皆實也唯恐誠之之不至行之之不及不知形體之所措利害之所存也心一而已物亡迕者如斯而已今昉知子黨之誕我辱我內藏猜慮外於觀聽追幸昔日之不焦灼也怛然內熱惕然震悸矣水火堂復可近哉自此之後氾氏門徒路遇乞兒馬

子其聾我也
子其盲我也
意頗同前
之

支道林曰至誠之人可以感物動天地不止危險入水火火是名言

魚不柔馴者雄雌在前學尾成羣異類

醫弗敢辱也必下車而揖之宰我聞之以告仲尼仲尼曰汝弗知乎夫至信之人可以感物也動天地感鬼神橫六合而無逆者豈但履危險入水火而已哉商丘開信僞物猶不逆況彼我皆誠哉小子識之周宣王之牧正（養禽獸之長也）有役人梁鴦者能養野禽獸委食於園庭之內雖虎狼鵰鶡之類雜居不相搏噬也王慮其術終於其身令毛丘園（姓毛名丘園）傳之梁鴦曰鴦賤役也伊術以告爾懼王之譴隱於爾也且一言我養虎之法凡順之則喜逆之則怒此有血氣者之性也肰喜怒豈妄發哉皆遂之所犯也夫食虎者不敢以生物與之為其殺之之怒也不敢以全物與之為其碎之之怒也（恐因其用力之怒）時其飢飽達其怒心虎之與人異類而媚養己者順也故其殺之逆也肰則吾豈敢逆之使怒哉亦不順之使喜也夫喜之復也常喜皆不中也（不處中和勢極則反必然之數今吾心無逆順者也則鳥獸之視吾猶其儕也故游吾園者不思高林曠澤寢吾庭者不願深山幽谷理使然也顏回問乎仲尼曰吾嘗濟乎觴深之淵津人操舟若神吾問焉曰操舟可學耶曰可善游者可教也善游者數能（其數自能也言其道數必能不懼舟也）乃若夫沒人則未嘗見舟而謵操之者也（謵起也何秀曰能舊役之人也）吾問焉而不告敢問何謂也仲尼曰譫（譫音衣與諠同嘩聲也）吾與若玩其文也久矣而未達其實而固且道與能游者可教也輕水也（忘則無矜畏之心）迶若夫沒人之未嘗見舟也

此篇辭語多類莊子

忿怒之復也

之默曰見操舟之可學則是玩其文未悟沒者之自能則是未

至其實今且為汝之說也

舟也而謬操之也彼視淵若陵視舟之覆猶其車却也覆却萬物方陳乎前而不浔入其舍神明所居故謂之舍惡往而不暇所過皆閒暇也以恆恆音昏迷惛也巧一也而眚所於則重外也凡重外拯者拙矣孔子觀於呂梁懸水三十仞流沫三十黿鼉魚鼈之所不能游也見一丈夫游之以為有苦而欲死者也使弟子並流而拯之數百步而出被髮行歌而遊於塘行孔子從而問之曰呂梁懸水三十里黿鼉魚鼈所不能游向吾見子道之道當為蹈以為有苦而歌死者使弟子並流將拯子子出而被髮行歌吾出子為鬼也察子則人也請問蹈水有道乎曰亡吾無

道吾始乎故長乎性成乎命與齋俱入為汨古忽反涌波也而出者汨也偕出齋汨者水迴入湧出之貌從水道而不為私焉此吾所以道之也孔子曰何謂始乎故長乎性成乎命也吾生於陵而安於陵故也故猶素也任其真素則隨遇而安也長於水而安於水性也順性之理則物莫之逆也不知吾所以然而然命也仲尼適楚出於林中有痀僂音縷痀僂背曲疾也者承蜩猶拾也之也仲尼曰子巧乎有道耶曰我有道也五六月累垸音丸謂累丸二而不墜則失者錙銖累三而不墜則失者十一累五而不墜猶掇之也用手轉審則無所失者也吾處也若橛株駒槩本或作株吾執臂若槁木之枝雖天地之大萬物之多而唯蜩翼之知吾不及不側不以萬物易蜩之翼何為而不得遺彼故得此也孔

支道林曰曼三九而不墜用手之停當也故承調所失者不過錙銖之間耳所失在錙銖言所失之小心

亟當作極言出溺也

蹈水之道如此

支道林曰逢適大也謂大掖之衣儒服寬而長大修治也言修汝所用仁義之術反于自然之道然後可載斗言于身上也心動于內形動于外禽鳥猶覺人理豈可詐也

此都不覺有石大何物而能閔

子顧謂弟子曰用志不分乃疑於神其痟僂丈人之謂乎丈人曰汝逢衣徒也亦何知問是乎脩汝所以而後載言其上海上之人有好漚鳥者每旦之海上從漚鳥遊漚鳥之至者百住而不止其父曰吾聞漚鳥皆從汝遊汝取來吾玩之明日之海上漚鳥舞而不下也故曰至言去言至為無為齊智之所知則淺矣

言為都妄然後物無疑心限於智之所知則失之遠矣或有疑丈人假為形以獲蝉海童任和心而漚游二情相背而同不忤物丈立言之本各有攸趣似若乖互會歸不異者蓋丈人明乎心慮專一循能外不駭物況自然冥至形同於木石者乎至於海童誠心充於內垣蕩形於外雖未能利害兩忘情忘無消然輕羣異類亦無所多怪此二喻者蓋假近以徵遠借未以明本也

趙襄子率徒十萬狩於中山藉芿在下曰藉草不剪曰芿 牣林扇赫百里有一人後石壁中出隨烟燼上下衆謂鬼物火逼徐行而出若

之

王世貞曰此言因心以劑心因智以去智心智之累誠盡然所遺心智之踪犹存明乎至理非用心之所体急言之則有餘服者矣

無所經涉者襄子怪而留謂宿留而視之徐而察之形色七竅人也氣息音聲人也問奚道而處奚道而入火其人曰奚物而謂石奚物而謂丈襄子曰而嚮者之所出者石也而嚮之所入者火也其人曰不知也不知之極魏文侯問子夏曰彼何人哉故得如此魏文侯問子夏曰彼何人哉子夏曰以商所聞夫子之言和者大同於物物無得傷閑者游金石蹈水火皆乎也文侯曰吾子奚不為之子夏曰劑心去智商未之能雖然試語之奇暇矣文侯曰夫子奚不為之子夏曰夫子能之而能不為者也文侯大說說音悅天下有能之而能者有不能而強欲為之者有不為而自能者至於聖人亦何所為亦何所不為而亦何所不能俯仰同俗升降隨物奇功異迹未嘗甄顯為亦何所不為而亦何所不能俯仰同俗升降隨物奇功異迹未嘗甄顯脉中之絶妙處有神巫男曰覡女曰巫顏師古曰巫覡亦通用自齊来處於鄭命

無其文未

楊維禎曰此言實由文显道以事彰有道而無事猶有雌无雄今吾與汝雖深浅不同然俱在实位則無文相發矣故未尽我道之实也此言至人之唱來有感而後和者也

曰季咸知人死生存亡禍福壽夭期以歲月旬日如神鄭人見之皆避而走列子見之而心醉而歸以告壺丘子曰始吾以夫子之道為至矣則又有至焉者矣壺丘子曰吾與汝既其實而固得道與衆雌而無雄而又奚卵焉而以道與世抗必信矣故使人得而相汝無其一方以又信於世故可得而相也嘗試與来以予示之明日列子與之見壺子出而謂列子曰譆子之先生死矣弗活矣不以數旬矣吾見怪焉濕灰氣如濕灰焉列子入泣涕沾衿以告壺子壺子曰向吾示之以地文土塊然若也罪乎不誠不止罪或作萌萌然不動亦不自止與枯木同其不華死灰是殆見吾杜德幾也德幾不終故曰杜也嘗又與来明日又與之見壺子出而謂列子曰幸矣子之先生遇我也有瘳矣厥然灰或作全有生矣吾見杜權矣有用而無得故謂之杜權

黃震曰要識謂之至人其動也天其静也地其行也水流其湛

列子入告壺子壺子曰向吾以道示之以文也吾與之虚而委蛇不知所為委蛇而已因以為弟靡靡乎若流名實不入任自然而覆載則名利之端皆為棄物而機發於踵揳發不旋踵此為杜權是殆見吾善者幾也有善於彼彼迺見之明季咸之所見者浅矣嘗又與来明日又與之見壺子出而謂列子曰子之先生坐不齊或無坐字大抵無往不平又與之見壺子出而謂列子曰子之先生坐不齊或無坐字大抵無往不平混然一之以管窺天者莫見其崖故以不齊也吾無得而相焉試齊將復相之列子入告壺子壺子曰向吾示之以太冲莫朕是殆見吾衝氣幾也

鯢旋之潘為淵止水之潘為淵流水之潘為淵鯢大魚也桓盤桓也旋洞流也此言魚盤桓其水播泗而成深

泉流水之潘為淵瀏水湧出也水之潘為淵汩音擁河出央出水之潘為淵汧音牽水泉之流行

也淵嘿

王道坤曰此九水名至人用之則行舍之則雖波流九変治也

紲紜若居其極者常澹然自得水也從旁流水之潘為淵雍音擁河出央出還復入也

泊乎無之也
自失而走

也水之潘為淵肥水所出異為肥也水之潘為淵是為九淵焉嘗又與來明日又與之見壺子立未定壺子曰追之列子追之而不及反以報壺子曰已滅矣已失矣吾不及也壺子曰向吾示之以未始出吾宗雖進退同群而不深根寧極也吾與之虛而猗移無心以隨變也不知其誰何因以為波流故逃也變化頹靡世事波流則相者無所用其心自成之者也然後列子自以為未始學而歸三年不出為其妻爨食豨如食人忘貴於賤也於事無親無適無莫也彫琢復朴塊然獨以其形立忪然而封戎真不散也壹以是終子列子之齊中道而遇伯昏瞀人伯昏瞀人曰奚方而反曰吾驚焉驚吾食於十漿客之賣漿之家而五漿先饋饋餉也伯昏瞀人曰若是則汝俜為驚已曰夫內誠不解外自弥縫內不釋然也形諜成光舉動便辟成光以外鎮人心外以矜飾服物內實不足使人輕乎貴老使人輕而尊長之者由其形諜成光故也而鏊其所美惠美形動物則所患亂至也夫漿人特為食羹羹之貨無多餘之贏所貨者美介所利者盈餘而已其為利也薄其為權也輕而猶若是而況萬乘之主身勞于國而智盡於事所以不敢之齊彼將任我以事而效我以功吾是以驚推此類也則貨輕者望利簿任重者背功多伯昏瞀人曰善哉觀善乎汝知驚此者是保汝矣汝若默然不自顯惧適齊之與處此皆無所惧苟知此兼所在見保矣汝處已人將外之屨滿矣歸之果果衆之伯昏瞀人北面而立敦杖蹙之乎顙立有間不言而出竇本作賓導也者以告列子列子提屨徙跣而走暨乎門問曰先生既來曾不廢藥乎曰已矣吾固告汝曰人將保汝果

湯賓尹曰權輕利薄可无以求于人而皆敬已是高下大小无所失者

駱曰升曰廢置也曾无善言以嘗藥召乎

而本身又無謂也

李廷机曰老子之嘆、共不可告弟子之言謂其与之物者遊而無所執一条一樣机軸

保汝矣非汝能使人保汝順乎理以接物則物不保之背理而惑物求物不可不得而汝不能使人無汝保也任情而化則無惑無求乃不相求而馬用之惑哉汝用何術者莫汝告也彼所小言盡人毒也小言細巧易以惑人故為人毒害也莫覺莫悟乃惑物施惠如此乎惑緣出異先物施惠彼緣出而異者不因且必有感也搖也與汝游何相執也不能相成濟也楊朱南之沛老聃曰西遊於秦邀於郊至梁而遇老子老子中道仰天而嘆曰始以汝為可教今不可教也與至人遊而未能去其滓故曰不可教者也楊朱不答至舍進漱巾櫛脫屨戶外膝行而前曰向者夫子仰天而嘆曰始以汝為可教今不可教弟子欲請夫子辭行不開是以不敢今夫子閒矣請問其過老子曰而雖雖而盱盱而誰與居何所居处而張若此大白若辱盛德若不足與不

三默曰柔可常勝強則不勝此老子之論穆文熙曰自古以柔誇其強者視彼不已若之人則又以我先之為快若以此為強則又存強

物競則常虞卑而守約也執家也公執席妻帑擯舍者避席煬者避竈厚自藏異則物憚之也其反也舍者與之爭席矣楊朱過宋東之於逆旅逆旅人有妾二人其一人美其一人惡惡者貴而美者賤楊子問其故逆旅小子對曰其美者自美吾不知其美也其惡者自惡吾不知其惡也楊子曰弟子記之行賢而公自賢之行安往而不愛哉天下有常勝之道有不常勝之道常勝之道曰柔不常勝之道曰彊二者亦知而人未之知故上古之言彊先不已若者所勝在己下者耳柔先出於已者不與物競則先物不能加也出於已者至於若已則殆矣過危之也先出於已者亡所此勝一身若徒以此任天下若徒謂不勝而自

於我者又典我子我又不勝則危殆矣故曰先不已若者至于若已則殆矣以柔為尚者視世之人皆出于已之先而我常居其后在我者常弱常无較則何所危殆乎故曰先出于已者五所殆矣

張云童書作同

陳碧虛曰此一段言黃虞以前之人在德而不

勝不任而自任也子曰欲剛必以柔守之欲彊必以弱保之積於柔必剛積於弱必彊觀其所積以知禍福之鄉彊勝不若已至於弱已者剛柔勝出於已者其力不可量老聃曰兵彊則滅木彊則拆柔弱者生之徒堅彊者死之徒狀不必童而智童智不必童而狀童聖人取童智而遺童狀眾人近童狀而疏童智狀與我異者疏而畏之有七尺之骸手足之異戴髮含齒倚而趨者謂之人而人未必無獸心雖有獸心以狀而見親矣傳曰戴角分牙布爪仰飛伏走謂之禽獸而禽獸未必無人心雖有人心以狀而見疏矣庖犧氏女媧氏神農氏夏后氏蛇身人面牛首虎鼻此有非人之狀而有大聖之

又曰此一段言黃虞以后之人在相而不在德

德夏桀殷紂魯桓楚穆狀貌七竅皆同於人而有禽獸之心而衆人守一狀以求至智未可幾也黃帝與炎帝戰於板泉之野帥能羆狼豹貙虎為前驅鴟鴞鵬鴞鷹鳶為旗幟此以力使禽獸者也堯使夔典樂擊石拊石百獸率舞簫韶九成鳳凰來儀此以聲致禽獸者也然則禽獸之心奚為異人形音與人異而不知接之道焉聖人無所不知無所不通故滑引而使之焉禽獸之智有自然與人童者其齊欲攝生亦不假智於人也牝牡相偶母子相親避乎依險遠寒就溫居則有群行則有列下者居內壯者居外飲則擾食則鳴群大古之時則與人同處與人竝行帝王之時始驚駭散亂矣盡於末世隱伏逃竄以避患害今

東方朔氏之國其人數斛舍之語者蓋偏知之所得夫龜
辨之宗青絲毛羽之長連濡動皆鳴呼相聞各有語處該相制
蚷飛異於人但人不能解因謂禽獸之声無有音律是御無以
窮理備智則所通寓途
因事偏陵偶識一隅
顓音聲會而聚之訓而受之同於人民故先會鬼魅次達八
方人民未聚禽獸蟲蛾有足曰蟲無足曰蛾言血氣之類心智不殊遠也
神聖知其如此故其所教訓者無所遺逸焉宋有狙養狙公也公者
好養猿猴者同謂之狙公也愛狙養之成群能解狙之意狙亦得公之心損
其家口充狙之欲俄而匱焉將減其食恐衆狙之不馴於已也
先誑之曰與若芧栗朝三而暮四足乎衆狙皆起而怒俄而曰
與若朝四而暮三足乎衆狙皆伏而喜物之以能卽相寵皆猶

此也聖人以智籠群愚亦猶狙公之以智籠衆狙也為賈不虛
使其善怒哉紀消音紀名消或作消子為周宣王養鬬鷄十日而問鷄
可鬬已乎曰未也方虛驕而恃氣十日又問曰未也猶應嚮影
十日又問曰未也猶疾視而盛氣十日又問曰幾矣鷄雖有鳴
者已無變矣彼命敢而我不應反志勝負矣望之似木鷄矣其德全矣至全者更不似
血氣之類異鷄無敢應者反走耳德全者非但已無心乃使外物不
無敵於外全乎惠盎惠盎惠施之旋見宋康王康王蹀足謷言曰寡人
之所說者勇有力也不說為仁義者也客將何以教寡人惠盎
對曰臣有道於此使人雖勇刺之不入雖有力擊之弗中大王
獨無意邪宋王曰善此寡人之所欲聞也惠盎曰夫刺之不入

此言勇力不足尚而惠愛足尚也

夏約曰此言龍絡之術不可以

擊之不中此猶辱也臣有道於此使人雖有勇弗敢刺雖有力弗敢擊夫弗敢擊夫弗敢非無其志也未有愛利之心臣有道於此使天下丈夫女子莫不驩然皆欲愛利之此其賢於勇有力也四累之上也大王獨無意耶虞卿大夫十民之上故言四累也宋王曰此寡人之所欲得也益惠對曰孔墨是已孔丘墨翟無地而為君無官而為長天下丈夫女子莫不延頸舉踵而願安利之今大王萬乘之主也誠有其志則四境之內皆得其利矣其賢於孔墨也遠矣宋王無以應惠益趨而出宋王謂左右曰辨矣客之以說服寡人也

周穆王

周穆王名滿昭王子也時西極之國有化人來化幻大也入水火貫金石反山川移城邑乘虛不隊觸實不硋千變萬化不可窮極既已變物之形且又易人之慮飢使使人賓客其宿所知識穆王敬之若神事之若君推路寢以居之引三牲以進之遝女樂以娛之化人以為王之宮室卑陋而不可處王之廚饌腥螻而不可饗螻蛄吳也王之嬪御膻惡而不可親穆王逌為之改築土木之功赭赤色者音者惡白木也堊音惡也之色無遺巧焉五府周礼大府掌九貢九賦之貨賄王府掌金玉玩好內府主良貨賄外府主泉藏膳府主四時食物也為虛而臺始成其高千仞臨終南山名在京兆之上號曰中天之臺簡鄭衛之處子娥媚靡曼者施芳澤正蛾眉設笄珥

蘇屠曰此假說有此人

黃震曰娥妯妖好也靡曼柔弱也

凌約曰清都紫微天帝之所居也博紀云秦穆公疾不知人既寤曰我之帝所甚樂與百神游鈞天廣樂九奏萬舞不類三代之樂

芷若香草以滿之奏承雲六英雲門大咸九韶晨露以樂之承雲黃帝樂六莖帝嚳樂九韶舜樂晨露湯樂日月獻玉衣旦七薦王食言其珍異化人猶不舍焉然不得已而臨之若亡幾何謂王同游王執化人之袪袪衣袖也騰而上者中天迺止暨及化人之宮化人之宮構以金銀絡以珠玉出雲之上而不知下之據之若屯雲焉耳目所觀聽鼻口所納嘗皆非人間之有王實以為清都紫微鈞天廣樂帝之所居王俯而視之其宮榭若累塊積蘇樵也焉也人之慮王化人復謂王同游所及之處仰不見日月俯不見河海光影所照王目眩不能淂視音響所來王耳亂不能淂聽百骸六藏悸而不疑意迷精喪請化人求還化人移之移推也由也王若頹

胡時化曰慮之所居所將

支道林曰假說目不能所耳不能問意迷精喪以起下神游

焦竑曰變化不可窮極徐疾理亦无間欲以窮寧象悼未可測

李定祉曰此咸至君之言故趙毋樂而忘歸與穆天子遊巡往見西王母之形骸之外意

虛焉殯也既寢所坐猶嚮者之處侍衛猶嚮者之人視其前則酒未清肴未睎王問所從來左右曰王默存耳由此穆王自失者三月而復更問化人問其形不移之人化人曰吾與王神游也形奚動哉且襄之所居奚異王之宮游奚異王之圃王間恒常存也疑歟也彼之與此俱非真物意其常變化之極徐疾之間可盡模哉王大悅不恤國事不樂臣妾肆意遠游命駕八駿之乘右服騏古驥字通而左綠耳右騶赤驥而左白藥史記曰造父為穆王得驊騮赤驥白義之馬御以遊巡往見西王母樂而忘歸與穆天子傳畧同主車則造父為御離音泰音兩泰丙之御也除轡御子傳道善御也次車之乘右服渠黃而左踰輪左驂盜驪盜驪即尚古之駿名也踰輪者也而右山子柏天主車參百為

御奔戎為右馳驅千里至於巨蒐氏乃獻白鵠之血以飲王具牛馬之湩以洗王之足湩孔也以已所珍貴獻之至尊及二乘之人已飲而行遂宿於崑崙之丘以觀黃帝之宮別曰升崑崙之丘以觀黃帝之宮而封之以誌後世遂賓於西王母觴於瑤池之上西王母為王謹王和之其辭哀焉遝觀日之所入一日行萬里王乃歎曰於乎予一人不盈於德而諧於樂後世其追數吾過乎穆王幾神人哉能窮當身之樂猶百年乃徂知世事無常故肆其心也世以為登假焉

老成子學幻於尹文先生先生三年不告老成子請其過而求至屏左右而與之言曰昔老聃之徂西退尹文先生揖而進之於室屏左右而與之言曰昔老聃之徂西也顧而告予曰有生之氣有形之狀盡幻也造化之所始陰陽之所變者謂之生謂之化窈窕數達變因形移易不知幻之所從來

幻造物者其巧妙其功深固難窮難終因形者其巧顯其功淺故隨起隨滅知幻化之不異生死也始可與學幻矣吾與汝亦幻也奚須學哉身則是幻幻相與學也

老成子歸用尹文先生之言深思三月遂能存亡自在幻惑四時冬起雷夏造冰飛者走者飛終身不著其術故世莫傳焉曰用而百姓不知聖人之道也顯奇以駭一世常人之事耳

子列子曰善為化者其道窓庸其功同人取濟世安物而已故其功潛著而人莫知焉

五帝之德三王之功未又盡智勇之力成變化而成孰測之哉帝王之功德世為之名非所以為帝王也揖讓干戈果是所假之塗亦奚為而不假幻化哉但駭世之迹睡人耳目而已

西王母居崑崙山紀年云穆王十七年西征見西王母濵于昭宮

山海經曰流沙之濵赤水之后黑水之前大山名昆侖之丘有人宂處名曰西王母

支道林曰造物者非有心自然之妙耳

王世貞曰假物而為變革者與成形而推移故輒生輒沒

夫人深思一時猶得其道況不思而自得者乎天生又由理形又由生未有有生而無理有形而無生生之與形形之與理雖精粗不同而迭為宾主往復流迁未始暫停是以變動不居或聚或散撫之有倫則功潛而事

著修之失變則為作也　三曰得四曰喪五曰哀六曰樂七曰生八曰死此者八徵跡顯而變彰今四時之令或垂則三辰錯序雷水互用器物蒸燥則飛鍊雲沙以成氷推此類也陰陽之妙數極萬物之情狀則陶鑄群有與造化同功矣若夫偏達數術以氣候相引倪仰則一出一沒顧眄則飛走易形蓋之來者也

形所接也奚謂六候一曰正夢平居自夢二曰噩夢噩當為愕覺時遘之而夢五曰喜夢因喜悅而夢六曰懼而恐懼因思念四曰寤夢因思懼而夢此六者神所交也不識感變之所起者事至則惑其所由然則無所怛一體之虛消息皆通於天地應於物類人與陰陽通氣身與天地並形吉凶往復不得不相關通也故陰氣壯則夢涉大水陽氣壯則夢涉大火而燔焫陰陽俱壯則夢生殺甚飽則夢與甚饑則夢取是以浮虛為疾者則夢揚以沉實為疾者則夢溺藉帶而寢則夢蛇飛鳥衝髮則夢飛此以物類感非陰夢大將疾夢食飲酒者夢歌儛者哭此皆明夢或因事致

胡時化曰此以上皆明夢或因事致感或因情起念理自然也以下言真人先夢

感或造極相反即周禮六夢六義裡無妄然子列子曰神遇為夢形接為事故晝想夜夢神形所遇故神凝者想夢自消信覺不語信夢不達物化之往來者也夢為鳥而飛於天夢為魚而潛於淵此情化往復也古之真人其覺自忘其寢不夢幾虛語哉真人無往不忘乃當不眠伸夢之有此亦寓言以明怪也西極之南隅有國焉不知境界之所接名曰莽之國陰陽之氣所不交故寒暑不能侵損不知生死之先後不知親疏之所愛戚不識利害之所加不知君臣之上下不辨日月之光所不照故晝夜亡辨其民不食不衣而多眠五旬一覺以夢中所為者實覺之所見者也四海之齊謂中央之國即今四海之內跨河南北越岱東西萬有餘里其陰陽之審度故一寒一暑昏明之分察故一晝一夜其民有智有愚萬物滋殖才藝多方有君臣相臨禮法相持其所云為不可稱計一覺一寐

王世貞曰此亦咽覺夢不異若染各適一方則役天勤于晝而逸于夜尹氏榮于晝而辱于夜理勢不無未足相誇也

白新者夢得康而不知其処若今得之彼直真夢者矣室人曰

以為覺之所為者實夢之所見者妄東極之北隅有國曰阜落之國其土氣常燠日月餘光之照其土不生嘉苗其民食草根木實不知火食性剛悍彊弱相籍貴勝而不尚義多馳步少休息常覺而不眠周之尹氏大治產其下趣役者侵晨昏而不息有老役夫筋力竭矣而使之彌勤晝則呻呼呻音呻吟下同而即事夜則昏憊而熟寐精神荒散昔昔夢為國君居人民之上總一國之事游燕宮觀恣意所欲其樂無比覺則復役人有慰喻其勤者役夫曰人生百年晝夜各分分半也吾晝為僕虜苦則苦矣夜為人君其樂無比何所怨哉尹氏心營世事慮鍾家業心形俱疲夜亦昏憊而寐昔昔夢為人僕趨走伾役無不為也數罵杖撻無不至也眠中喫喫音詰呻吟徹旦不息焉尹氏病之以訪其友友曰若位足榮身資財有餘勝人遠矣夜夢為僕苦遠之復數之常也夫盛衰相乘樂極哀生故覺之所美夢或惡焉若欲覺夢無之豈可得耶尹氏聞其友言寬其役夫之程減己思慮之事疾並少間鄭人有新於野者遇駭鹿御御音訝迎也而擊之斃之恐人見之也遽而藏諸隍無水池也中覆之以蕉不勝其喜俄而遺其所藏之處遂以為夢焉順塗而誅其事傍人有聞者用其言而取之既歸告其室人曰若將是夢見新者之得鹿耶詎有新者耶今真得鹿是若之夢真耶夫曰吾據浔鹿伸用知彼夢我夢耶新者之歸不厭失鹿其夜真夢藏之之處又夢浔之之主爽旦案所浔之彼直真夢者矣室人曰

妄謂之夢真夢得度妄謂之字被真取若鹿而与若爭鹿室人又謂夢認人鹿無人得

斗言惟聖人為能辨妄夢也

夢而尋淂之遂訟而爭之歸之士師掌五禁之法者士師曰若初真淂鹿今據有鹿請二分之以聞鄭君鄭君曰嘻士師將復夢分人鹿乎訪之國將國相曰夢與不夢臣所不能辨也欲辨覺夢唯黄帝孔丘能辨之我且恂士師之言可也恂信也音旬因喜怒而迷惑猶不復辨覺夢之虚実況本無覺夢也宋陽里華子中年病忘朝取而夕忘夕與而朝忘在塗則亡行在室則忘坐今不識先後不識今闔室毒之謁史而卜之弗占謁巫而禱之弗禁謁醫而攻之弗已曾不儒生自媒能治之華子之妻子以居産之半請其方儒生曰此固非卦兆之所占非祈請之所禱非藥石之所攻吾試化其心變其慮庶幾其瘳乎於是試露之而求衣饑之而求食

幽之而求明先奪其攻已之物以試之儒生欣然告其子曰疾可已也然喜之方密傳也不以告人試屏右左獨與居室七日從之莫知其所施為也儒者之多方固非一塗所驗也而積年之疾一朝都除華子既悟迺大怒黜妻罰子操戈逐儒生宋人執而問其以華子曰曩吾忘也湯湯然不覺天地之有無今頓識既往數十年來之存亡得失哀樂好惡憂擾萬緒起矣吾恐將來之存亡得失哀樂好惡之亂吾心如此也須臾之忘可復得乎子貢聞而怪之以告孔子孔子曰此非汝所及乎顏回紀之秦人逢氏有子少而惠及壯而有迷罔之疾聞歌以為哭視白以為黒饗香以為朽月令白常芓以為若行非以為是意之所之天地四方水火寒

倪思曰按此理亦當是陽之所隸而顏紀顏回者欲寄沙堂子大賢耳

問歌詩句正是迷罔之疾

耆無不倒錯者焉楊氏告其父曰魯之君子多術藝將能已乎
汝奚不訪焉其父之魯過陳遇老聃因告其子之證老聃曰汝
庸知汝子之迷乎今天下之人皆惑於是非皆於利害同疾者
多固莫有覺者且一身之迷不足傾一家一家之迷不足傾一
鄉一鄉之迷不足傾一國一國之迷不足傾天下天下盡迷孰
傾之哉向使天下之人其心盡如汝子汝則反迷矣哀樂聲色
臭味是非訛能正之且吾之言未又非迷而況魯之君子迷之
鄭者爲能解人之迷哉榮汝之糧不若遄歸也（榮棄也此章明是非之理未可全定皆衆人相傾以成辨爭也）燕人生於燕長於楚及老而還本國過晉國者同行詣（者）之指城曰此燕國之城其人愀然變容指社曰此若里之社乃喟然而嘆指舍曰此若先人之廬乃消然而泣指壠曰此若先人之冢其人哭不自禁同行者啞然大笑曰子昔詒（紿音待）若此晉國耳其人大慙及至燕真見燕國之城社真見先人之廬冢悲心更微（此章明情有一至哀樂既過則向之所感皆無故疾者也）

仲尼篇

仲尼閒居子貢入侍而有憂色子貢不敢問出告顏回顏回援琴而歌孔子聞之果召回入問曰若奚獨樂回也夫子奚獨憂回昨孔子曰先言爾志曰吾昔聞之夫子曰樂天知命故不憂回昨（以）樂也孔子愀然有間曰有是言哉汝之意失矣此吾昔日之言爾請以今言爲正也（昔日之言因事而興今之所明盡其極也）汝徒知樂天知命之

丘潛曰文氣頗倒似非常品

亢倉曰魯之君子盛稱仁義明言是非故曰述之動者也

雒景淳曰所以不敢問者將舉明至理推起余於大賢狀旨微言乃宣耳玉世貞曰回不言歌宣問故弦歌以激發夫子之言也

王螯曰詩書孔梁治世之具聖人因而用之以救一時之弊耳夫其道則無盡于理也

吳高曰此以為愛者將謂下義張本故先有此言耳

老坤曰都無所知則能樂天下之樂

無窮未知樂天知命有愛之大也今若其實修一身任窮達知去来之非我亡變亂于心慮爾之所謂樂天知命之無憂也

曩吾修詩書正禮樂將以治天下遺来世非但倫一身治魯國而已而魯之君臣日失其序仁義無衰情性無薄此道不行一國與當年其如天下與来世矣吾始知詩書禮樂無救於治亂而未知所以革之之方此樂天知命者之所憂雖然吾得之矣

夫樂而知者非古人之謂所樂知也無樂無知是真樂真知故無所不樂無所不知無所不為詩書禮樂何棄之有革之何為若欲以詩書易治術者豈救弊之道即而不去為而不恃物自全矣顏回北面拜手曰回亦得之矣出告子貢子貢茫然自失歸家歸家淫思七日不

知天下之知而我无心者也

蘇曆曰此顏回之辭夫聖人既無所棄用之豈亦无所用棄用之豈亦无所用事而生耳故俯仰萬我左接世務皆形迹之事耳宜絕而反報者固泊然而不動耳

回踢之高下于此可見

寢不食以至骨立發憤思道忘眠食也顏回重往喻之乃反孔門弦歌誦書終身不輟既悟至理則亡餘事陳大夫聘魯杜見叔孫氏叔孫曰吾國有聖人曰非孔丘耶曰是也何以知其聖乎叔孫氏曰吾嘗聞之顏回曰孔丘能廢心而用形陳大夫曰吾國亦有聖人子弗知乎曰聖人孰謂曰老聃之弟子有亢倉子（音庚桑名楚）者得聃之道能以耳視而目聽魯侯聞之大驚使上卿厚禮而致之亢倉子應聘而至魯侯卑辭請問之亢倉子曰傳之者妄我能視聽不用耳目不能易耳目之用魯侯曰此增異耳其道奈何寡人終顧聞之亢倉子曰我體合於心心合於氣合於神神合於無其有介然之形唯狀之音雖遠在八荒之外近在眉睫之內

来干我者我又知之乃不知是我七孔四肢之所覺心腹六臟之所知其自知而已矣會侯大悅他日以告仲尼仲尼笑而不答商大宰（商宋國也宋都商丘故以名焉大宰官名）見孔子曰聖者歟孔子曰聖則丘何敢然則丘博學多識者也商大宰曰三王聖者歟孔子曰三王善任智勇者聖則丘不知曰五帝聖者歟孔子曰五帝善任仁義者聖則丘弗知曰三皇聖者歟孔子曰三皇善任因時者聖則丘弗知商大宰大駭曰然則孰者為聖孔子動容有間曰西方之人有聖者焉不治而不亂不言而自信不化而自行蕩蕩乎民無能名焉丘疑其為聖弗知真為聖歟真不聖歟商大宰嘿然心計曰孔丘欺我哉子夏問孔子曰顏回之為人

唐荊川曰孔丘之博學多識若干戈旌旗之揖讓義農之簡朴此皆聖人因世立務之能

許慎元曰此非當識所及故以為其問也

聖心不自聖有知此

陳碧虛曰辨而不能納火斷忠信之實勇而不能恢仁恕之道雖而不能同有常知光之義此皆滯于一方也

奚若子曰回之仁賢於丘也曰子貢之為人奚若子曰賜之辨賢於丘也（曰子路之為人奚若子曰由之勇賢于丘也曰子人奚若子曰師之莊賢于丘也猶務在）夏避席而問曰然則四子者何為事夫子曰居吾語汝夫由能仁而不能反（反變也）賜能辨而不能訥由能勇而不能怯師能莊而不能同兼四子之有以易吾弗許也（四子各有一行之極設使兼而有之求變易吾之道非所許）此其所以事吾而不貳（貳疑貳也）也子列子既師壺丘子林日損之師友伯昏瞀人迹居南部往處者日數而不及猶不及盡也雖然子列子亦微焉（列子亦自不知其數也）朝七相與辨無不聞師徒相与聞於遠近而與南部子連牆二十年不相見者（道存則門之視廢也）門之徒役以為子列子與南部子有敵不相通請相遇於道目若

有自楚来者問子列子曰先生與南郭子奚敵子列子曰南郭子貌充心虛耳無聞目無見口無言心無知形無倘徉將奚為借徃閱弟子四十人同行見南郭子果若欺魆為而不可與接顧視子列子形神不相偶而不可與群南郭子俄而指子列子之弟子未行者與言偶在未行非有貴賤之位遇惑而應非有心於物也衍衍然專直而在雄者子列子之徒駭之反舍咸有疑色子列子曰浔意者無言進知者亦無言窮理躰極故言意兼忘用無言為言亦言無知為知亦無言與不知亦言知亦無所不言亦無所不知亦無所知如斯而已汝奚妄駭哉子列子

李九我曰此行也六復間便欺魆七人也

充猶全也心虛則形全矣故耳不惑較目不淄色口不釋言心不用知內外寧定則形無震動也

雖然試與汝

學也上章云列子三年之後心不敢念是非口不敢言利害始孥乘風之道三年之後心更念是非口更言利害老商始浔老商一眄而已五年之後心更念是非從口之所言更一鮮顏而笑七年之後從心之所念更無是非從口之所言更無利害夫子始一引吾竝席而坐九年之後橫心之所念橫口之所言亦不知我之是非利害欤亦不知彼之是非利害欤外內進進音盡矣而後眼如耳耳如鼻匕如口口無不同心疑形釋骨肉都融不覺形之所倚足之所履而已則理無所隱矣初子列子好游壺丘子曰禦寇好游游何所好列子曰游之樂所玩無故人之游也觀其所變游乎游乎未有能辨其游者壺丘子曰禦寇之游固

知之主也至人之心豁去動念即物而言而非我言即物而知而非我知故終日不言而無玄默之稱終日用知而無役慮之名故浔无所不言无所不言也

朱之審曰此見其尸居則自同上水見於接物則若有是非所以驚

胡時化曰大抵無言者有言之宗也無知者有

李九我曰聒矣竝坐似若保形非降之情夫至人之心座事而感以外物少多為度豈定于一方哉

錢福曰人雖七人之形而天地之理備矣故首員是方取像二儀鼻隆口窓化像山谷肥内連於乘盈脇属于川　温蒸同于炎火氣息不異風雨内視諸色豈有一物不備復于朝野考后備所見

與人同與而曰固與人異欤凡所見亦恒見其變玩彼物之無故不知我亦無故彼之与我與化俱往務外游不知務内觀外游者求備於物内觀者取足於身游之至也求備於物游之不至也於是列子終身不出自以為不知游既聞至言則廢其游觀不出者非自罷於至也於是列子終身不出自以為不知游既聞至言則廢其游觀不出者非自罷於

門庭壺立子曰游其至乎句者誰列子之言游也未間游之以至故重叙也　至游者不知所適至觀者不知所眠物七皆游矣物七皆觀矣忘游故能忘觀故能遇物而觀是我之所謂游也故曰游其至矣乎

摯曰子之術微矣吾有疾子能已乎文子所病之證龍叔曰吾鄉荅不以為榮譽不以為辱得而不喜失而弗愛視生如死視富如貧視人

恩荊川曰夫人所以愛制于物者以志有羨慾

阿望齡曰志有美惡有利害苟能以萬殊為一貫其視万物豈亦有無之異故天子所不得臣諸侯不得友妻子不能得親僕隷不能得伸也

如豕無生不齊則視萬物皆無好惡貧賤視吾如人忘彼我也處吾之家如逆旅之舍不有其家視吾之鄉如戎蛮之國天下為一九州衆疾醫賞不能勸刑罰不能威盛衰利害不能易衰樂不能移固不可事國君交親友御妻子制僕隷此奚疾哉宅方能已之乎文摯乃命龍叔背明而立文摯自後向明而望之既而曰嘻吾見子之心矣方寸之地虚矣幾聖人也子心六孔流通一孔不達今以聖智為疾者或由此乎非吾淺術所能已也無所由而常生者道也由生而生故雖終而不亡常也由生而亡不幸也有所由而常死者亦道也由死而死故雖未終而自忘者亦常由死而生幸也故無用而生謂之道用而死謂之常有所用而死者亦謂之道用

支道林曰忘懷任運通亦兩窮亦窮其死此此聖人之道者也

陳碧虛曰役志求全貴身賤物適害就利務內役外雖之于死亟由生不幸也

道而得死者亦謂之常季梁之死楊朱望其門而歌隨梧之死將耶者先睹秋毫耳將聾者先聞蚋飛口將瘂者先辨淄澠鼻將窒者先竄焦朽體將僵者先驅犀伕（犀伕盲奔逸僵仆也如顏淵知東野之御馬將奔也）心將迷者先識是非（目耳口鼻身心斗六者常得中和之道則不可渝變居冗極之擊莫不傾盡故物之契又先始於盈滿然後之于翫缺矣窮上反下極盛又哀自然之數是以聖人居中履和視目之所見聽耳之所聞任躰之所觸順心之所適故智周萬物終身全具者也）故物不至者則不反（反）之圃澤多賢東里多才圃澤之侵有伯豐子者行過東里遇鄧析鄧析顧其徒而笑曰為若舞彼者（彼世所謂相朝調為舞弄也）其徒曰所頗知也（知猶聞也）鄧析謂伯豐子曰汝知養養之義乎受人養而不能自養者恆有求於人人之所求者不過貨與力貨力者不過是與非是非者不過可與不可可與不可者不過順與逆順逆者不過己與物己物者不過公與私公私者不過義與不義義不義者不過人之所惡也惡人之所惡者人亦惡之惡人之所惡者人亦惡之則人之所惡者不過己己之所惡者不過物物之所惡者不過逆逆之所惡者不過不義不義之所惡者不過私私之所惡者不過公公之所惡者不過己己之所惡者不過物物之所惡者不過逆逆之所惡者不過不義不義之所惡者不過人人之所惡者不過與與之所惡者不過是是之所惡者不過可可之所惡者不過順順

曰女之力何如公儀伯曰臣之力能折春蚓之股堪秋蟬之翼
堪猶勝也王作色曰吾之力者能裂犀兕之革曳九牛之尾猶憾其
弱女折春蚓之股堪秋蟬之翼而力聞天下何也公儀伯長息
退席曰善哉王之問也臣敢以實對臣之師有商丘子者力無
敵于天下而六親不知以未嘗用其力故也臣以處事之乃告
臣曰人欲見其所不見視人所不窺欲得其所不得脩人所不
為人每攻其所難我獨為其所易故學聽者先見興新孝聽者先聞撞鐘夫有
易於內者無難於外無難故名不出其一家猶言至功玄故其名不彰也
今臣之名聞於諸侯是臣遠師之教顯臣之能者也然則臣之
名不以負其力者也猶免于矜以能用其力者也不猶愈於負

唐荊川曰以至衆之道術物七無字對故其功不顯

施仁曰古人有言曰善觀察秋毫善聽聞雷霆亦此之謂也

吳默曰公子牟文侯子作書四篇號曰道家下伐淳中山以邑

子牟因以中山公子牟也

陳碧虛曰彼給而不守言才辯而不合理行而無家儒墨刑名亂行而無定家好怪而妄言愛訐與而虛誕其辭

其力者乎矜持顯用中山公子牟者魏國之賢公子也好與賢人游
不恤國事而悅趙人公孫龍公子牟公孫龍似在列子后而今稍之恐後人所增益以廣書義
樂正子輿之徒笑公子牟曰子何笑牟之悅公孫龍也子輿曰
公孫龍之為人也行無師孝無爰俟給而不中才辯而不合理也漫衍
而無家好怪而妄言欲惑人之心屈人之口與韓檀等肆之韓檀人姓名其
眉其業公子牟變容曰何子狀公孫龍之過欺請聞其實不平
其言故形於色罪狀龍也子輿曰吾笑龍之詒孔穿孔子之孫詒欺也
太過故書其實驗也
言善射者能令後鏃中前栝發七相及矢失相屬前失造準而
無絕落後矢之括猶銜弦視之若一焉箭相連屬無絕落處前箭後所奏者猶銜弦視
而後箭之如一物之相連也孔穿駭之龍曰此未其妙者逢蒙之弟

支循林曰箭前行勢極堅著而不衰所謂強弩之末勢不穿魯縞者也

陸西星曰夫物之所以斷絕者又有不均之處處七皆均則不中斷故髮雖細而浮秤重物勢至均故也

范無隱曰此申前段之意

子曰鴻超怒其妻而怖之引烏號之弓綦衛綦國之竹晉均曰衛之箭射其目矢来注眸子而眶不睫本作挾日瞬也矢隧地而塵不揚。是豈智者之言欤公孚曰智者之言固非愚者之所曉汉此言戲子輿後鏃中前括鈞後於前矢注眸子而眶不睫盡矢之勢也子輿曰子龍之徒焉得不飾其顙吾又言其尤者。何疑焉樂正子輿曰子龍之徒焉得不飾其顙吾又言其尤者。龍誑魏王曰有意不心有指不至有物不盡有影不移。夫影因光而生光苟不移則影更生也夫萬物潜変莫不如此而感者未悟故借喻於影惠子曰飛馬之影未嘗動也髮引千鈞白馬非馬孤犢未嘗有母。不詳此義其負類反倫不可勝言也皆也類同也公孚曰子不論至言而以為尤也尤其在乎矣夫無意則心同無指則皆至。忘指故無所不至也盡物者常有常有盡物之心既物不盡而心更帶

部子玄云既疾疢之办又忽牢之辞故遂吐鄙之漫言也

陸西星云大抵道治于物者則治名滅矣治名既滅則兔不盡而皆謂其有在物上物不盡在兔下

李廷机曰兔罝也夫紙使万物咸得其極者不范其自然之性也若以識知制物之性豈順天有影不移者說在改也影改而更生非向之影墨髮引千鈞勢也影不移說在改為也髮引千鈞勢至等也以其至等之故七不絕絕則由於不等所以命形也白者所以命色也非命形也尋此等語如何可改而猶不歷然孤犢未嘗有母非孤犢也此語近于卻不可辨樂正子輿曰子以公孫龍之鳴皆條也設令發於條竅子亦將承之公孫牟默然良久告退曰請待餘日更謁子論既忿氣方盛而不可理諭故遜辞告退也堯治天下五十年不知天下治欤不治與不知億兆之頤戴已欤不頤戴已欤顧問左右左右不知問外朝外朝不知問在野在野不知堯遁微服游於康衢聞兒童謡曰立我烝民莫非尔極不識不知順帝之則堯喜問曰誰教尔為此言童兒曰我聞之大夫問大夫

之道歟

蘇濬曰順之而動故若水也而不藏故若鏡也應而不唱故若嚮也

陳碧虛曰后世又復以今世為

大夫曰古詩也堯還宮召舜因禪以天下功成身退舜不辭而受之。
關尹喜曰在己無居形物其著其動若水其靜若鑑其應若響故其道若物者也物自遠道乙不遠物善若道者亦不用耳亦不用目亦不用心欲若道而用視聽形智以求之弗富矣瞻之在前忽然在後用之弥滿六虛廢之莫知其所道豈有前後多少歲隨所求而應之亦非有心者所能遠亦非無心者所能淂近唯默而得之而性成之者得之知而忘情能而不為真知真能也發無知何能情發不能何能為聚塊也積塵也雖無為而非理也

湯問篇

殷湯問於夏革曰古初有物乎夏革曰古初無物今悉得物後之人將謂今之無物可乎殷湯曰然則物無先後乎夏革曰物之終始初無極已始或為終終或為始悉知其紀然猶自物之外自事之先朕所不知也殷湯曰然則上下八方有極盡乎革曰不知也湯固問革曰無則無極有則有盡朕何以知之然無極之外復無乙極無盡之中復無乙盡或若將謂無極之外更有無極無盡之中復有無盡故重明無極復無乙極無盡復無乙盡也朕以是知其無極無盡也而不知其有極有盡也湯又問曰四海之外奚有革曰猶齐州也湯曰汝奚以實之革曰朕東行至營人民猶是也問豳之西復是也問營之東復猶營也西行至豳人民猶是也問豳之西復猶豳也朕以是知四海四荒四極之不異是也故大小相含無

右出一則古今如循環矣設今后人謂今亦无物則不可矣

林疑猷曰既謂之無何淂有外既謂之及何淂有中所謂無乙極無乙極乃真極真尽矣

唐荆川曰九卷八伙七戍六蛮

調之四海紙竹北户西王母日本謂之四荒東表遠西刻国南之鉄北究果謂之四極

呂吉甫曰乾坤含化陽之无極庶物流形代謝相因不止于一生不止于一形故不窮也

窮極也含萬物者亦如含天地含萬物也故不窮含天地也故無極朕亦焉知天地之表不有大天地者乎亦吾所不知也夫事可以理推不可以氣數故信其心智所及知而不有知所不知之有極者乎膚識也識其耳目所聞見而不知視聽之有限者俗士也之於達人聖心智之所滞玄悟智外之玅理豁視聽之所閡遠浮物外之寄形苦夫拘情慮于有方之境循局步于六合之間者將謂寫載尽於三墳五典偏藏窮于四海九州爲知大虚之遼廓巨細之無垠天地爲一宅萬物爲遊塵皆拘短見故不止于一形於當年昧然而俱終故列子闡無内之至言以豁心智之所滞披無外之宏以開視聽之所閡便希風者不爺矜伐之自釋束鮮故剗所儒墨指斥大方豈真好奇尚異而徒爲誇大哉悲夫輔周既護識於世論吾子亦独以何兌之

郤子玄曰陰陽失度三辰盈縮是使天地之間不又形体駢賤也女媧神人故能練五色之精以和陰陽使貼

然則天地亦物也物有不足故昔者女媧氏練五色石以補汝者不知桎梏之自解故剗所儒墨指斥大方豈真好奇尚異而徒爲誇大哉悲夫輔周既護識於世論吾子亦独以何兌之

其顓斷鼇之足以立四極其後共工氏與顓頊爭爲帝怒而觸不周之山折天柱絶地維故天傾西北日月星辰就焉地不滿

度愼序不及以器質相補也

東南故百川水潦歸焉爾雅又問物有巨細乎有修短乎有高卑乎

陳碧虚曰絶其無底者言峯深之極耳上句云云无極限而不可盡實使无底亦无所閡

乎華曰渤海之東不知幾億萬里有大壑焉實維無底之谷其下無底名曰歸墟八統九野之水天漢之流莫不注之而無增無減焉其中有五山焉一曰岱輿二曰員嶠三曰方壺四曰瀛洲五曰蓬萊其山高下周旋三萬里其頂平處九千里之山之間相去七萬里以爲鄰居焉上臺觀皆金玉其上禽獸皆純縞珠玕之樹皆叢生華實皆有滋味食之皆不老不死所居之人皆仙聖之種一日一夕飛相往来者不可數焉而五山之根無所連著常隨潮波上下往還不得暫峙焉仙聖毒毒病也之訴之於帝帝怒流於西極失群聖之居乃命禺彊与隅同使巨鼇十

林独曰史記云方丈瀛洲蓬萊此三神仙在渤海中蓋常有至者諸仙人及不死之藥皆在焉

未全望之如雲
欲到即引而去
終莫能至

五芝首而戴之迭為三番（音翻更代也）六萬歲一交焉五山始峙而
龍伯之國有大人舉足不盈數步而暨五山之所一釣而連六
鼇合負而趨歸其國灼其骨以數焉於是岱輿員嶠二山流于
北極沉於大海仙聖之播遷者（巨億計）帝憑怒（憑大也）侵減龍伯
之國使阨侵小龍伯之民使短至伏羲神農時其國人猶數十
丈後中州以東四十萬里浮焦僥國人長一尺五寸東北極
有人名曰諍（東海之外有小人名曰諍人）人長九尺刑之南有宜靈（本名也）者
以五百歲為春五百歲為秋上古有大椿者以八千歲為春八
千歲為秋朽壤之上有菌芝者（菌糞上之芝也）朝生暮死（生於朝死於晦
夏之月有蚷蚋者（謂蟣蝨蚊蚋小飛蟲也）因雨而生見陽而死終髮北

陳詳道曰此段已出莊子逍遙篇

支遁林曰奇見異聞衆之所疑禹益堅豈真空言竭怪以駭一世蓋明天有此物以遣執守者之固陋除視聽者之壅耳矣堅未聞亦古博物者也

之北（莊子云窮髮）有溟海（水黑色謂溟海）者天池也有魚焉其廣數千里其
長稱焉其名為鯤（昆鯨魚）有鳥焉其名為鵬（翼若垂天之雲其體
稱焉世豈知有此物哉大禹行而見之伯益知而名之夷堅聞
而志之江浦之間生麼蟲（字書云麼小水也）其名曰焦螟群飛而集於蚊
睫弗相觸也栖宿去來蚊弗覺也離朱子羽方晝拭眥（在詰反目際也）
揚眉而望之弗見其形（離朱黃帝時明目人能百步望秋毫之末予羽未聞）
夜耳傾首而聽之弗聞其聲唯黃帝與容成子居空峒之上同
齊三月心死形廢（所謂心同死灰形若祜木）徐以神視（神者侵然內照而已不假于耳）
徐以氣聽（氣者任其自然而不資外用也）然聞之若雷霆之
見之若嵩山之阿徐以氣嗅（嗅許救反）之若嵩山之阿徐以氣嚌（嚌才細反）其名為撥（碧樹而冬生實冊而味酸食

陳碧虛曰以有形滯于神明之

境嵩山未足喻其巨以有声涉于空寂之域雷霆之音未足以喻其大也

林疑徒曰憑上湯問巨細修短之說豈智所能辨哉

其皮汁已憤厥之疾氣疾也　齊州珍之渡淮而北而化為枳焉鸜鵒似狐獸也　踰汶則死矣地氣然也雖然形氣異也性鈞已無相易已生皆全已分皆足已吾何以識其巨細何以識其脩短何以識其同異哉萬品萬形萬性萬情各安所適任而不執則性鈞全足不願相易也

鴳不踰濟貉音鶴善睡獸也

大形王至二山方七百里高萬仞本在冀州之南河陽之北北山愚公者年且九十面山而居懲山北之塞出入之迂也聚室而謀曰吾與汝畢力平險指通豫南達於漢陰可乎雜然相許其妻敵疑曰以君之力曾不能損魁父之丘如太行王屋何且焉置土石雜曰投諸渤海之尾隱土之北遂率子孫荷擔者三夫即石窶壤箕畚音本籠也運於渤海之尾鄰人京城氏之

嬰荼也跳音調哳也

嬰妻有遺婦男女七歲或跳往助之寒暑易節始一反焉河曲智叟笑而止之俗謂之痴齒謂之耐俗謂之智者未及非愚也曰甚矣汝之不惠以殘年餘力曾不能毀山之一毛其如土石何北山愚公長息曰汝心之固固不可徹曾不若嬰妻弱子雖我之死有子存焉子又生孫子又有孫子子又有子子又生子子又有孫子之孫匕無窮匱也而山不加增何苦而不平河曲智叟亡以應孤其理而服其志也操蛇之神聞之懼其不已也告之於帝匕感其誠感愚公之至心也命夸蛾氏二子夸蛾氏傳記折

唐荊川曰大抵人期功千旦夕者開歲暮而致歎取美于當年者在身后而長悲此破俗出之常心一達之恒情也至于大人以天地為一劄

雕斷焉夸父不量力欲追日影遂之於隅谷之際渴欲得飲赴河渭河渭不足將走北飲大澤未至道渴而死棄其杖尸膏肉所

管仲代為瞬息忙杯以造事君心而為功在我之與在彼在命之

其形一本作異形

殊別吳知其先后故北山之愚叟懲妻之孤足以哂沛曲之智唯一世之惑悠悠之徒可不察哉

浸生鄧林弥廣數千里焉大禹曰六合之間四海之内照之以日月經之以星辰紀之以四時要之以大歲神靈所生其物其形或夭或壽唯聖人能通其道聖人順天地之道因萬物之性任其所適通其施順使辟異各得其方夭壽咸盡其分也夏革曰然則亦有不待神靈而生不待陰陽而形不待日月而明夫生者自生形者自形明者自爾固无所因假也不待五穀而食不待繒而天不待將迎而壽自天者不由禍害不由接養自壽者不由接養不待五穀而食不待繒纊而衣不待舟車而行其道自然自然者都無所假也非聖人之所通也自此以上皆夏革所告殷湯也禹之治水土也迷而失塗謬之一國將絶限之外者非用心之速故寄濱此海之北不知距齊州幾千萬里其國名曰終北不知際畔之所齊限無風雨霜露不生鳥獸蟲魚草木之類

礼厲役妣也

四方悉平周以喬陟喬高曲也又云三山襲陟璞云重襲陟也○山之重壟也當國之中有山山名壺領狀若甕甕擔重貌甕甕謂瓦餅也頂有口狀若員環名曰滋穴有水湧出名曰神瀆臭過蘭椒味過醪醴一源分為四埒注水下流曰埒水經營一國亡悉偏士氣和亡札厲人性婉而後物不競不爭柔心而弱骨不驕不忌長幼儕居不君不臣男女雜游不媒不聘緣水而居不耕不嫁士氣温適不織不衣百年而死不夭不病其民孳息也阜盛亡數有喜樂亡哀老哀嘗其俗好聲相攜而迭謹終日不輟音饑倦則飲神瀆力志和平過則醉經旬乃醒沐浴神瀆膚色脂澤香氣經旬乃歇周穆王北遊過其國三年忘歸既反周室慕其國慽然自失不進酒肉不

召嬪御者數月。乃復管仲勉齊桓公因遊遂口俱之其國幾尅
準隰朋諫曰君舍齊國之廣人民之衆山川之觀蘊物之阜禮
儀之盛車服之美妖靡盈庭忠良滿朝肆咤則徒卒百萬肆疑作宅
視撝則諸侯從命視疑作指亦爰羨於彼而棄睿國之社稷後我虎
之國乎此仲父之耄柔伊從之桓公乃止以隰朋之言告管仲
仲曰此固非朋之所及也臣恐彼國之不可知之也齊國之富
奚恣隰朋之言奚顧南國之人祝祝者斷絶其髮也漢書云越
一本作衣被恐悞髮而裸謂不以衣北國之人鞮音末方信俗人帕頭
人斷髮文身以避蛟龍之害故呂越之用舟作鞮又燕翔之東馬湧作抹是也帕頭撮頭也帕又
之于水陸之征不假筭於賢智巾而裹中國之人冠冕而裳九土所資或農或商或田
或漁如冬裘夏葛水舟陸車默而浮之性而成之越之東有輸

管一悳曰隰朋之知極于齊国豈知彼国之巨儒故管仲駭之也
蘇潛曰夫方士被恐悞髮而裸蔽之也
一本作衣
北國之人鞮音末方信俗人帕頭是也帕頭撮頭也帕又作抹
巾而裹中國之人冠冕而裳
悳隰朋之言奚顧南國之人祝祝者斷絶其髮也漢書云越人斷髮文身以避蛟龍之害
所資自然而能作韜又
故呂越之用舟燕翔之東馬湧之于水陸之征不假筭於賢智
管一悳曰隰朋之知極于齊国豈知彼国之巨儒故管仲駭之也
悳到曰治水者須防決塞蚩在夷貊相似如一筭之於水不學之于禹也
此小児之亦曰
抹希覓曰髮盖微脆而至不絶乳子不能決也而小児笑曰訛為汝多智乎均天下之至理也

者至均故也今所以絶者猶輕重相傾有不均故也

連於形物亦然連屬也屬於器也均髮均懸輕重而髮絶髮不均也均也其絶也莫絶人以為不然皆有知其然者也虞何楚人以善鈎聞于国以獨爾絲為綸芒鍼為鈎荊篠為竿剖粒為餌引盈車之魚於百仞之淵汩流之中綸不絶鈎不伸竿不撓楚王聞而異之召問其故虞何曰臣聞先大夫之言蒲且子之弋也弱弓纖繳乘風振之連雙鴈於青雲之際用心專動手均也臣因其事放而學鈎五年始盡其道當臣之臨河持竿心無雜慮唯魚之念投綸沈鈎手無輕重物莫能亂魚見臣之鈎餌猶沈埃聚沫吞之不疑所以能以弱制強以輕致重也楚王曰善魯公扈趙齊嬰二人有疾同請扁鵲治之既同愈謂公扈齊嬰曰汝曩之所疾自外而干腑臓者固藥石之所已今有偕生之疾與體

大王治国誠能若此則天下可運於一掌将亦奚事哉

王世貞曰此借鈎弋以起下治国之言

焦竑曰二子易心秉其不識故剖心易慮反異為同

偕長今為汝攻之何如二人曰願先聞其驗扁鵲謂公扈曰汝志彊而氣弱故足於謀而寡於斷齊嬰志弱而氣彊故少於慮投以神藥既悟如初對上迷也二人舜歸齊嬰也於是公扈反齊嬰之室而有其妻子妻子弗識齊嬰亦反公扈之室而有其妻子妻子亦弗識二室因相與訟求辨於扁鵲扁鵲辨其所由訟乃止瓠巴鼓瑟而鳥舞魚躍瓠巴古善鼓瑟人也師文聞之棄家後師襄遊柱指鈎絃三年不成章師文鄭国樂師亦古之善琴也也按指調絃三年不

能成曲　師襄曰子可以歸矣師文舍其琴嘆曰文非弦之不能鉤
非章之不能成文所存者不在弦所志者不在聲內不淨於心
外不應於氣故不敢發手而動弦且小假之遺弦聲然後能以
盡聲弦之用也觀其後無幾何復見師襄曰子之琴何如師文曰淨之矣淨其琴之
章請嘗試之於是當春而叩商弦以召南呂涼風忽至草木成
實淨秋氣故成實及秋而叩角弦以激夾鐘溫風徐迴草木發榮當夏
而叩羽弦以召黃鐘霜雪交下川池暴沍淨冬氣故凝陰水凍及冬而叩
徵以激蕤賓陽光熾烈堅冰立散淨夏氣故消釋此一時彈琴
言其所感將終將終者彈琴之緣煩變四時可知且歎并
非終也　命宮而總四弦則景風翔慶雲
浮甘露降澧泉涌師襄乃撫心高踊曰微矣子之彈也雖師曠之清

之大風至而雨隨之三奏之製帷幕破俎豆飛廚雁左右皆奔走平公恐大哭國大旱赤地三年

逆旅逆

陸西星云六國時有雍門子名周善今又善哭以憂哭于孟嘗君

角卿衍之吹律齊人為燕昭王師居稷下號談天衍著書四十九篇又有終始五十六篇也方有地漢而窓不
徵以激雜賓陽光熾烈堅冰立散淨夏氣故消釋此一時彈琴
故緣煩變四時可知且歎并
非終也　命宮而總四弦則景風翔慶雲
浮甘露降澧泉涌師襄乃撫心高踊曰微矣子之彈也雖師曠之清
奏青弗止餞於郊衢撫節悲歌聲振林木響遏行雲薛譚乃謝
求反終身不敢言歸秦青顧謂其友曰昔韓娥韓國善歌者也東之齊
匱糧過雍音邕地名杜門鬻歌假食既去而餘音繞梁三日
不絕左右以其人弗去過旅人辱之韓娥因曼聲哀哭曼聲長引也
一里一本作十里老幼悲愁垂涕相對三日不食遽而追之娥還復
為曼聲長歌一里老幼喜躍抃舞弗能自禁忘向之悲也乃厚
賄發之發猶遣也故雍門之人至今善歌哭放娥之遺聲伯牙善鼓

善哉峩峩兮若泰山志在高山鍾子期曰善哉洋洋兮若江河伯牙所念鍾子期必得之伯牙遊於泰山之陰卒逢暴雨止於巖下心悲乃援琴而鼓初為霖雨之操更造崩山之音曲每奏鍾子期輒窮其趣伯牙乃舍琴而歎曰善哉善哉子之聽夫志想象猶吾心也（言心閒舍已無異）吾亦何逃聲哉（逃藏也鍾期已得其心則聽已無異）吾亦何逃聲哉（逃藏也鍾期已得其心則之所）反還未及中國其聲也）周穆王西巡狩越崑崙不至弇山（日入

道有獻工人名偃師穆王薦之（薦當作進也）問曰若有何能偃師曰臣唯命所試然臣已有所造願王先觀之穆王曰日以俱來（日謂別日）吾與若俱觀之翌日偃師謁見王王薦之曰若與偕來者何人耶對曰臣之所造能倡（倡者）穆王驚視之趣步俯仰信人也（巧夫

鎮其頤則歌合律捧其手則舞應節千變萬化唯意所適王以為實人也與盛姬內御並觀之技將終倡者瞬其目而招王之左右侍妾王大怒立欲誅偃師大懾（偃師）立剖散倡者以示王皆傳會革木膠漆白黑丹青之所為王諦料之內則肝膽心肺脾腎腸胃外則筋骨支節皮毛齒髮皆假物也而無不畢具者合會復如初見（如向者之始見王也）王試廢其心則口不能言廢其肝則目不能視廢其腎則足不能步穆王始悅而嘆曰人之巧乃可與造化者同功乎詔貳車載之以歸夫班輸之雲梯墨翟之飛鳶禽滑釐（滑音骨釐墨翟弟子也）聞偃師之巧以告二子二子終身不敢語藝而時執規矩芽蝇古之時射者

（穆天子傳云盛姬穆王之美人）

（陳詩道曰生皆以机關相使去其机關之主則不能相制術亦如人有五藏有病皆外應七孔與四肢也）

（李九我曰班輸作雲梯可以攻庳仰攻果子作木鳶飛三日不集）

許應元曰力字頗精叙亦皆同與下章皆寓言然語勢晉晚近之文也

彀弓而斃伏鳥下弟子名飛衛學射於甘蠅而巧過其師紀昌者又學射於飛衛飛衛曰爾先學不瞬而后可言射矣紀昌歸偃臥其妻之機下以目承牽挺（牽挺机踐）二年之后錐錐末倒眥而不瞬也以告飛衛飛衛曰未也亞學視而後可視小如大視微如著而后告我昌以氂懸虱於牖南面而望之旬日之間浸大也三年之后如車輪焉以觀餘物皆丘山也乃以燕角之弧朔而大焉以彊弓勁矢射之貫虱之心而懸不絕以告飛衛飛衛高蹈拊膺曰汝得之矣紀昌既盡衛之術計天下之敵已者一人而已乃謀殺飛衛相遇於野二人交射中路矢鋒相觸而墜於地而塵不揚飛衛之矢先窮紀昌遺一矢既發飛衛飛衛以棘刺之端杆

姚覓曰視風如輪則餘物稱此而大焉以彊弓勁矢貫之心言其用手之妙也

楊維禎曰筆裹皆須柔軟三接而后成器為弓治者調筋角和金鐵亦然故掌者及先攻其所易然后能成其所難也

之而無差焉於是二子泣而投弓相拜為父子誓不得告術於人造父之師曰泰豆氏（泰豆氏見諸雜書記）造父之始從習御也執禮甚卑泰豆三年不告造父執禮愈謹乃告之曰古詩言良弓之子必先為箕良冶之子必先為裘汝先觀吾趣趣行也趣如吾然後六轡可持六馬可御造父曰唯命所從泰豆乃立木為釜僅可容足計步而置餓之而行趣走往還無跌失也造父學之三日盡其巧泰豆歎曰子何其敏也（敏疾也捷速也）夫之捷乎御也亦如此也曩汝之行得之於足應之於心推於轡銜之際而急緩乎唇吻之和正度乎胸臆之中而執節乎掌握之間內得于中心而外合於馬志

安矣

插畫善術体

王世貞曰夫行之所賤容足而已足外无餘而人孰敢踐者此

是故能進退屢縄而旋曲中規矩取道致遠而氣有餘誠得其術也得之於術應之於心則不以目視不以策驅心閑躰正六轡不亂而二十四蹄所投無差迴旋進退莫不中節與和鳴之聲相應也然後輿輪之外可使無餘轍馬蹄之外可使無餘地未嘗覺山谷之險原隰之夷視之一也吾術窮矣汝其識之魏黑卵以睚嫌殺丘卹童睚嫌私恨丘卹童之子來卅謀報父之讐卅氣甚猛形甚露計粗而食順風即進止有常數遲疾有常度勢盡其刼非但施之于身乃可行之于物維六轡之于馬足之甲謂之有道不患而卹童不知故輸死不悔常膽氣而体羸虚不能學兵器也恥假力於人誓而趙雒怒不能稱兵以報之手劒以屠黑卵悍志絕衆力抗百夫筋骨皮肉非入類也延頸承刃披胸受矢鎧鎧上音苦下音鎧摧座而體無蔽捽負其材力視來卅之友申他曰子處心積慮將誰雒敵也敵音寇主而須捕曰敵自食曰鵄

卅猶雒敵也敵音寇主而須捕曰敵自食曰鵄外不外死用之地不可謂然也

此言三劒不同知此

矣黑卵之易子過矣將奚謀焉來卅曰吾聞衛孔周其祖得殷帝之寶劒一童子服之却三軍之衆奚不請焉來卅遂適衛見孔周執僕御之禮請先納妻子後言所欲孔周曰吾有三劒唯子所擇皆不能殺人且先言其狀一曰含光視之不可運之不知有其所觸也泯然無際經物而物不覺二曰承影將旦昧爽之交日夕昏明之際北面而察之淡焉若有物存莫識其狀其所觸也窈窈然肖聲經物而物不疾也三曰宵練方晝則見影而不見光嘗日月同色也方夜見光而不見形言其照夜其觸物也驚然而過隨過隨合覺疾而不血刃焉此

三寶傳之十三世矣而無施於事不能害物匣而藏之未嘗啟封來
支道林曰以其可執可見故言其下者
丹曰雖然吾又請其下者孔周乃歸其妻子與齊七日晏陰之
閭踈而授其下劒來丹再拜受之以歸來丹遂執劒從黑卯時
黑卯之醉偃於牖下自頸至腰三斬之黑卯不覺來丹以黑卯
之死趣而退遇黑卯之子於門擊之三下如投虛黑卯之子方
笑曰汝何魚而三招予來丹知劒之不能殺人也歎而歸黑卯
既醒怒其妻曰醉而露我使我嗌音益喉上也疾而腰急其子曰疇昔
來丹之來遇我於門三招我亦使我体疾而支彊彼其敲我弐
唐荊川曰鋸鋙尤劒也河南曰及帚取其皮毛瀛洲多積石名為布名曰火浣其劒長尺有咫音止八寸曰咫
周穆王大征西戎西戎獻鋸鋙之劒火浣之布異物志云新調國有火州有木
焦竑曰命者及分之期素定之分也雖此事未驗而此理則已然
陳眉公曰呂太伯之后賢而讓位築其室而耕后封于延陵故號曰延陵季子
火浣之布浣之又投於大布則火色垢則布色出火而振之皓
然凝乎雪此周書所云皇子以為無此物傳之者妄蕭叔曰皇子果
於自信果於誣理哉此一章斷後而說切王刃火浣布者明上之所載皆事實之言因此一物無虛妄者

力命篇

力謂命曰若之功奚若我哉汝奚功於物而欲比朕力曰壽夭
窮達貴賤貧富我力之所能也命曰彭祖之智不出乎舜之上
而壽八百顏回之才不出衆人之下而壽十八仲尼之德不出
諸侯之下而困於陳蔡殷紂之行不出三仁之上而居君位季
札無爵於吳而恒專有齊國鮑叔終於首陽季氏富於展禽若
是女力之所能柰何壽彼而夭此窮聖而達逸賤賢而貴愚貪

善而富惡耶力曰若如若言我固無功於物而物若此耶此則若之所制耶命曰既謂之命柰何有制之者耶朕直而推之曲而任之自壽自夭自窮自達自責自賤自富自貧不知所以然而然若命也

又曰此言万物皆有命則智力无施

豈可以制也朕豈能識之哉北宮子謂西門子曰朕與子竝世也而人子庸竝行也而人子敬竝貌也而人子貴竝農也而人子富竝商也而人子誠竝仕也而人子貴竝農也而言也而人子庸竝行也而人子敬竝貌也而人子貴竝農也而人子富竝商也而人子誠竝仕也而人子貴竝農也而人子富竝商也而人子誠竝仕也而人子貴竝農也而人子富竝商也而人子誠竝仕

北宮子以德厚自慊皆不識夫固然之理矣西門子曰先生止
戒音戎叔音菽爾雅云戎叔胥之在菽即胡豆也管子云昏桓公北伐山戎冬忽及戎菽布之天下郑玄云即大豆也
孝廷機曰未一川人二人相友甚咸同處於齊管鮑事公子糾鮑叔牙事公子小白齊公族多寵嫡庶並行齊僖公母弟夷仲生二公孫無知僖公愛之令礼秩同於太子國人懼亂管仲與召忽奉公子糾奔魯糾襄公之次弟鮑叔奉公子小白奔莒小白糾之次弟既而公孫無知作亂襄公立絀無知秩服遂弑襄公而自立国人尋
取結只在三個也
子上幹旋精神栽倍
齊告魯曰子糾兄弟勿忍加誅殺請殺之否忽管之
自殺管仲請囚也
[illegible]也鮑淑而心檢之不然和戚魯鬼量之
[illegible]

莫予不敢復言開理而服北宮子既歸衣其短褐有狐貉之温進其蓬室若廣廈之荃秉其畢輅若文軒之餘
栽有稻粱之味庇其蓬室若廣廈之荃秉其畢輅若文軒之餘終身遁然自得貌如此不知榮辱之在彼也在我也更端先生聞之曰北宮子之寐久矣一言而能悟易恒也哉管鮑吾鮑叔牙並讀
子小白齊公族多寵嫡庶並行齊僖公母弟夷仲生二公孫無知僖公愛之令礼秩同於太子國人懼亂管仲與召忽奉公子糾奔魯召忽奉公子糾奔魯糾襄公之次弟鮑叔奉公子小白奔莒小白糾之次弟既而公孫無知作亂襄公立絀無知秩服遂弑襄公而自立国人尋
管夷吾與小白戰於莒道射中小白帶鉤

小白既立小白即桓公也僭賢殺子糾召忽死之管夷吾被囚鮑叔薦
桓公曰管夷吾非能可以治國桓公曰我佚也願殺之鮑叔牙曰
吾聞賢君無私怨且人能為其主亦又能為人君知欲霸王非
夷吾其弗可矣必舍之遂召管仲管歸之齊鮑叔牙郊迎釋其
囚桓公禮之鮑叔親迎管仲于堂阜而脫其桎梏于齊郊而見桓公也而位於高國之上鮑
叔牙以身下之齊人洩也
歎曰吾少窮困時嘗與鮑叔賈分財多自與鮑叔不以我為貪
知我貧也吾嘗為鮑叔謀事而大窮困鮑叔不以我為愚知時
有利不利也吾嘗三仕三見逐於君鮑叔不以我為不肖知我
不遭時也吾嘗三戰三北吾鮑叔不以我為怯知我有老母也

陸西星曰莒子
友謂鮑叔有亏
所以甘稱管鮑
之交至今不替
也

公子糾敗召忽死之吾幽囚受辱鮑叔不以我為無恥知我不
羞小節而恥名不顯於天下也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鮑叔也此
蓋小節而恥名不顯於天下也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鮑叔也此
世稱管鮑善交者小白善用能者然實無善交實無用能也實
無善交實無用能者非更有善交更有能善能用也此明理無
非但管鮑
桓公而已召忽非能死不得不死鮑叔非能舉賢不得不舉小
善交用能
白非能讎甲不得不用此皆冥冥中自相驅使非人理所制也及管夷吾有病小白問
之曰仲父之病疾矣可不諱云至於大病則寡人惡乎屬國而
可夷吾曰公誰欲與小白曰鮑叔牙可曰不可其為人潔善士
廉
也其於不己若者不比之人欲以己善齊物也一聞人之過終身不忘
不能棄善
假錄善使之理國上且鉤乎君下且逆乎民又引君令其道不弘道尚不弘則道

林希逸曰愧其道之不及圣於其民之不思已故舍无棄人也

民而不能納其得罪於君也將弗久矣小白曰然則訑可對曰勿已
則隰朋可非君默而可也其為人也上忘而下不叛君高而自忘則愧不憂下之離散
也其於不己若者以德分人謂之聖人化之使合道而不宰割也
不若黃帝而哀不已若者以賢臨人未有得人者也求備於人
以降
知其於國有不聞也其於家有不見也道行則不賴聞見故曰
不聲不聲不弛成功
隰朋可若有聞見則事鍾於己而羣生無所措手足故遺之可矣智足以知道故僅可耳

是前之中与子
產正時列子及
孫卿刀云子產
殺鄧析擾左傳
昭公二十年子

執政作竹刑竹刑簡法鄭國用之數難子產之治子產屈之子產執
而戮之俄而誅之此傳云子產誅鄧析而用其竹刑子產卒後一十年而鄧析死也、

陸西星曰萬于文諡鮑叔布弓所以世稱管鮑之交至今不替也

公子糾敗召忽死之吾幽囚受辱鮑叔不以我為無恥知我不
羞小節而恥名不顯於天下也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鮑叔也此
蓋小節而恥名不顯於天下也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鮑叔也此

胡時化曰言病之甚不可依啼而不言也

世稱管鮑善交者小白善用能者然實無善交實無用能也實
無善交實無用能者非更有善交更有能善能用也此明理無
非但管鮑桓公而已召忽非能死不得不死鮑叔非能舉賢不得不舉小
白非能讐不得不用此皆冥中自相驅使非人理所制也及管夷吾有病小白問
之曰仲父之病疾矣可不諱云至於大病則寡人惡乎屬國而
可夷吾曰公誰欲歟小白曰鮑叔牙可曰不可其為人潔善士廉
也其於不己若者不比之人歟以己善齊物也一聞人之過終身不忘
不能棄善使之理國上且鉤乎君下且逆乎民又引君令其道不弘道尚不弘則違

林希逸曰愧其道之不及圣於其民之不遇已故能无棄人也

未有不得人者

薄之於始

鄧子玄曰析音錫鄧析著書二篇鄭人也与子產並時列子及孫卿刁云子產殺鄧析按左傳昭公二十年子

民而不能納其得罪於君也非浮弗久矣小白曰然則就可對曰勿已
則隰朋可非君默而可也其為人也上忘而下不叛君高而自忘則慢不憂下之離散慢
以財分人謂之賢人既以與人已愈有已以賢臨人未有得人者也求備於人
不與也則物所與物升降與物又歸其於國有不聞也其於家有
不見也勿已則隰朋可然則管夷吾非薄鮑叔也不得不薄非
厚隰朋也不得不厚厚之於始或薄之於終或厚之於終薄
之於始來弗由我也皆天理也鄧析操兩可之說設無窮之辭當子產
執政作竹刑竹刑簡法鄭國用之數難子產之治子產屈之子產執
而戮之俄而誅之此傳云子產誅鄧析左傳云駟顓殺鄧析而用其竹刑子產卒後一十年而鄧析死也

不可以生不可以死或死或生有矣

可以生而不生天罰也

產李定公九年駟顑殺鄧析而用其竹刑則非子產所殺也

汪道坤曰自然泰再生耳自然泰再未又由人德与智力故曰天福自然死耳自然窮耳未又由凶虐与愚弱故亦曰天福

然則子產非能用竹刑不得不用鄧析非能屈子產不得不誅也可以生而生天福也可以死而死天福也可以死而不死天罰也可以生可以死得生得死有天存焉非我皆命也智之所無柰何故曰窈然無際天道自會漠然無分天道自運天地不能犯天地雖大不能違自然也聖智不能逆聖神雖妙不能違時運也鬼魅不能欺鬼魅雖妖不能訹其正也自然者默之成之默無平之寧之平寧無所施為將之迎之功无道喪似若將迎楊朱之友曰季梁得疾七日大漸其子環而泣之請醫季梁謂楊朱曰吾子不肖如此之甚汝奚不為我歌以曉之楊朱歌曰天其曷識人胡能覺匪祐自天匪擘由人我乎汝乎其弗知乎醫乎

蘇濬曰死生壽夭有命存焉吾世人不知謂藥之所主愈以故逐如太異生兒死故設為禍朱季之論即莊子之言

施仁曰死生之分修短之期咸定于无為天理之所制矣但愚昧者之所惑哀哲者之所悟也

此正見由于命

巫乎其知之乎其子弗曉終謁三醫一曰矯氏二曰俞氏三曰盧氏診其所疾知民謂季梁曰汝寒温失節虛實妄度病由饑飽色欲精慮煩敝非天非鬼雖漸可攻也季梁曰衆醫也巫辱之俞氏曰女始則胎氣不足乳漣竹用反有餘病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来漸矣弗可已也季梁曰良醫也且食之盧氏曰汝疾不由天亦不由人亦不由鬼稟生受形既有制之者矣亦有知之者藥石其如汝何季梁曰神醫也重賕遣之俄而季梁疾自瘳生非貴之所能存身非愛之所能厚生亦非賤之所能厚輕之或不生賤之或不薄愛之或不死愛之或不薄此自生自死自厚自薄或貴之而生

曰自長非所憚自短非所損等之所亡若何

許由元曰夫順天理而无心者則鬼神不能犯人事不能干若迎天意料倚伏知順以去陰就利而遠害此方与造物為上對用智之精巧者耳未能使吉凶不生禍福盡忘也

或賤之而死或愛之而厚或輕之而薄此似順也非順也此亦自生自死自厚自薄雖能語文王老聃語関尹曰天之所惡誰知其故孰誰也言誰能知天意禍利害不如其已楊朱人也意耶其唯聖人也言聖人亦不知天意也

楊朱問曰有人於此年兄弟也才兄弟也貌兄弟也而壽夭父子也貴賤父子也名譽父子也愛憎父子也吾惑之將以告若不知所以然而然命也自然之理固不可以智知今昏昏昧昧紛紛若若隨所為隨所不為日去日来說誰知其故皆命也夫信命者無壽夭信理者无是非信心者无順逆信性者亡安危則謂之都亡所信都亡所不信真矣惷矣奚為奚不為黃帝之書云至人居若死動若去奚訣奚哀奚樂奚為奚不為黃帝之書云至人居若死動若

句句明言非見道者不能詮此

施化曰物往亦往物来亦来任物出入故莫有礙

凌約曰此下五段摸出此等名貌態狀字以形容人情世未亦莊子所謂徑庚桄然之類

墨衆音眉歎單至音戰至嘽喧音瞻壹慭慭音徽歎陵許謂好陵雌所音霍酗厚音鈎儇繆忻音雲鞙硜音聲棘

械亦不知所以居亦不知所以不居亦不知所以動亦不知所以不動亦不知所以衆人之觀易其情貌亦不謂衆人之不觀不易其情貌獨往獨来獨出獨入孰能礙之墨胡音骨方言墨家江淮之間謂之无賴

廣雅云墨音日呆作與自此二十人智巧才行兩兩相背而能相與和同終年者各任其真性故也單至嘽喧寬志志也窮年不相知情自以智之深也巧佞愚直嬖所便辟四人相與游於世胥如志也窮年不相知情自以巧之微也豫忻忻体態貌情露無所隱蔽讒惔音棘惔急也謂語急而乞乞疾也急生相背也或作棘卜皆非也陵許為才之得也眠娗眠娗慢誕委謂誕勇敢怯疑四人相與游於世

眠娗音勉銛謹詼音督妥

胥如志也窮年不相適發謫謂責其过也發謂吹其惡也自以行無哀也多偶謂多與人相和諧也偶偕也自專謂自相擅不與衆同也乘權謂乘用權勢也孤立孤独自立四人相與游於世胥如志也窮年不相顧恥自以時之適也此衆態得戔失之言而理实无幾也

蘇濬曰世有幾也其貌不一而咸之於適命所歸也侗侗姑危反戔成者侗成也初非成也侗侗敗者侗敗也初非敗也故迷生於侗惑其以成敗而不識亦侗之除昧然際祐会也言寘昧雜分耳則不駭動止非我則信命非智所識也

又曰禍福豈消內外皆理之玄定者也見其卒起因謂外至見其漸者因謂內成

外禍不喜內福隨時動隨時止智不能知也信命者於彼無二心於彼我而有二者不若捐目鑿耳背坡面隍亦不墜仆也故曰死生自命也貧窮自時也怨天折者不能命者也當死不懼在窮不戚知命安時也其

其少智之人無明用智計之不量利害不料慶賞不度人情浮亦中上亦中

不如任自然也

吕氏曰用云自全者非用心之所能自敗者非行失之所致也

又曰稜当作棧晏子春秋及諸書皆作棧重謂編木為之棧上銀反

使多智之人量利害料虛實不度人情浮亦中上亦中量與不量料與不料度與不度奚以異唯亡所量亡所不量則全而亡喪亦非知全亦非知喪自全也自亡也自喪也齊景公遊於牛山北臨其國城而流涕曰美哉國乎鬱鬱茫茫音干羊茂盛之貌若何滴流蕩去此國而死乎使古無死者寡人將去斯而之何史孔揖進對曰使古無死者君之賜弧食惡肉可食駑馬稜車可乘也且據地而泣曰臣願君之賜弧食惡肉可食駑馬稜車可得而乘也且猶不欲死而況吾君乎晏子獨笑於旁公雪涕而顧晏子曰寡人之游悲孔與據皆從寡人而泣子之獨笑何也晏子對曰使賢者常守之則太公桓公將相守之使有勇者而常守之則莊公靈公將常守之矣數君者將守之吾君方將被

簑笠而立乎畝畝之中唯事之恤行假念死乎 行假當作何假則吾君又安得此位而立焉以其迭處之迭去之至於君也而獨為之流涕是不仁也見不仁之君見誦諫之臣臣見此二者臣之所為獨竊笑矣景公慙焉罰罰二臣者各二觴焉魏人有東門吳者其子死而不憂其相室曰公之愛子天下無有今子死不憂何也東門吳曰吾嘗無子無子之時不憂今子死乃與嚮無子同臣奚憂焉農夫趨時商趨利工追術仕逐勢勢使然也然農有水旱商有得失工有成敗仕有遇否命使然也 自然真運也

楊朱篇

楊朱遊於魯舍於孟氏孟氏問曰人而已矣以名為已以名為已也

李九我曰夫士為无已故情无已也

龍景淳曰古欲之所使不容已也

二世貞曰夫名者因偽以求真假虛以招實矯性而行之有為而為之者豈得乎勤爰之弊耶

又曰益著不以為名名自生者實名也為名以招利而世莫知者為名也為名則得利者也

王鏊曰讀列子言不重美惡於已

志合言從道行國覇死之後管氏而已田氏之相齊者為當時既富矣奚不已焉曰為貴既貴矣奚不已焉曰為生既死矣奚益於子孫曰名乃苦其身燋其心乘其名者澤及宗族利燕鄉黨況子孫乎凡為名者必蕉萃斯貪為名者又讓讓斯賤曰管仲之相齊也君淫亦淫君奢亦奢今不絕若實名貪偽名當曰實無名無實名者偽而已矣 不為則不足以招利

昔者堯舜偽以天下讓許由善卷而不失天下享祚百年為實之迹因事而生致偽者也 偽也伯夷叔齊實以孤竹讓而終亡其由堯舜之迹而聖人無偽也

國餓死於首陽之山實偽之辨如此其省也楊朱曰百年壽之

書与諫古人詩一般羅大經尝云古人好詩在人如何看在人把做甚么思量流心不在絵雲霄意俱遠野色更无山隔断天光真墨氷相通楽意相関禽対語生香不断擲文花共句只把做景物看甚事亦俗有可玩索処六抵若詩要胸次珍識活絡読此書亦当唐荊川曰生実軽来死是長往是世俗当談而云死後軽往幸云見之何以字誤也此書大旨自以為存亡進退栄偶偶爾慎耳目之観聴惜身意之是非徒失當年之至楽不能自肆於一時重囚繋桔手械生之暫来知死之軽往故従心而動不違自然所好當身之娯非所以為善不後性而游不逆萬物所好死者亦亡一時之中爾則人之生也奚為哉奚楽哉為美厚爾為聲色爾而美厚後不可常厭足聲色不可常玩聞乃復為刑賞之所禁勧名法之所進退遑遑爾競一時之虚誉規死後之餘

後之名非所取也故不為形所及為悪不近形者名誉先後年命多少非所量也楊朱曰萬物所異者生也所同者死也生則有賢愚貴賤是所異也死則均腐臭腐消滅亦非所能也故生非所生死非所死賢非所賢愚非所愚貴非所貴賤非所賤皆自然耳非自然耳同帰於十年亦死百年亦死仁聖齊死齊賢齊愚齊貴齊賤皆自然耳非亦死凶愚亦死生則堯舜死則腐骨生則桀紂死則腐骨骨腐均一矣訳知其異且趣當生奚遑死後此誡計後者之惑也夫不謀其前不慮其後无懲當今者徳之至也楊朱曰伯夷非亡欲矜貞之郵以故寡宗少宗系也清貞之誤善之若此楊朱曰原亡欲矜貞之郵以故寡宗清貞之誤善之若此楊朱曰原

復形気轉還神生死変化未始絶滅也

顧湄曰此芊字太露筋骨似非所以聖訓之意

王世貞曰此誣伯夷褒計之言去欲有所以祈楊不得不寄責于高勝者耳

聰

憲寧於曾子責殖於衛寧貪也殖貨殖原憲之寧猶生子貢之殖累身然則寧亦不可殖亦不可其可焉在曰可在樂生可在逸身故善樂生者不殖楊朱曰古語有之生相憐死相捐此語至矣相憐之道非唯情也勤能使逸饑能使飽寒能使温窮能使達也相捐之道非不能哀也不令珠玉不服文錦不陳犧牲不設明器也晏平仲問養生於管夷吾管夷吾曰肆而已勿壅勿閼晏平仲曰其目奈何夷吾曰悠耳之所欲聽悠目之所欲視悠鼻之所欲向悠口之所欲言悠躰之所欲安悠意之所欲行夫耳之所欲聞者音聲而不得聽謂之閼聰目之所欲見者美色而不得視謂之閼明鼻之所欲向者椒蘭而不得臭謂之閼顫口之所欲道者是非而不得言謂之閼智躰之所欲安者美厚而不得從謂之閼適意之所欲為者放逸而不得行謂之閼往一日一月一年十年吾所謂養拘此廢虐之主錄而不舍戚戚然以至九生百年千年萬年非吾所謂養管夷吾曰吾既告子養生矣送死奈何晏平仲曰送死略矣將何以告焉管夷吾曰吾固欲聞之平仲曰既竭豈在我哉焚之亦可沈之亦可瘞之亦可衣薪而棄諸溝壑亦可衮衣繡裳而納諸石槨亦可惟所遇焉管夷吾顧謂鮑叔黃子曰生死之道吾二人進之矣子產相鄭專國之政三年善者服其化惡者畏其禁鄭國以治諸侯憚之而有兄曰公孫朝有弟曰公孫穆朝好酒穆

元此諸闕棄官之主去侯官之主懋之以俟死

錢福曰任情極性寧攻盡娼雖近期俱年且得盡養生之樂也

露之亦可

胡時化曰借名拘礼内怀干矜惧爱誉以至死者長年还期非所貴也

王鏊曰晏嬰墨者也自以勤俭治身動遵法度非速生死之分所以事此二賢以明治身者唯取其奢儉之異也

又曰此言朝之安于酒

又曰此言朝之荒于色

好色朝之室也聚酒積麴成封墨門百步糟漿之氣逆於人鼻方其荒於酒也不知世道之安危人理之悔吝室內之有無九族之親疏存亡之哀樂也雖水火兵刃交於前弗知也穆之後庭比房數十皆擇雅齒媛婧者以盈之方其耽於色也舁親昵狎交游逃於後庭以晝足夜三月一出意猶未慊卿有處子之姊姣廣雅云好也者又賄而招之媒而逃之弗獲而後已子產日夜以為戚密造鄧析而謀之曰僑聞治身以及家治家以及国此言自於近至於遠也僑為國則治矣而家則亂矣其道迷邪將奚方以救二子子其詔之鄧析曰吾怪之久矣未敢先言子奚不時其治也喻以性命之重誘以禮義之尊乎子產用鄧析之言因間以謁其兄弟而告之曰人之所以貴於禽獸者智慮智慮之所將者礼義礼義則名位至矣若觸情而動肻人皆嗜慾則性命危矣子納僑之言則朝自悔而夕食祿矣朝穆曰吾知之久矣擇之亦久矣竟事行多端溪好而為之耳豈待若言而後識之哉先生之難遇而死之易及以難遇之生俟易及之死可孰念哉而欲尊礼義以夸人矯情性以招名吾以此為弗若死矣為欲盡一生之觀窮當年之樂惟患腹溢而不得恣口之欲力憊而不得肆情於色不遑憂名聲之愧性命之危也且我以治國之能夸物欲以說辞亂我之心榮祿喜我之意不亦鄙而可憐哉我又欲與若別之別之猶亦也夫善治外者物未必治而身必善治內

李定机曰此有規諷朝穆躭于酒色之意

姚寬曰不知真人則不能治国治国者偶耳此一篇辭又大迂捉柳杭不似君子之音氣然其言欲去自拘束者之累故有过逸之言者耳

者物未及治而性交逸以若之治外其法可蹔行于一國未合於人心以我之治内可推之於天下君臣之道息矣五常歎以人術而喻之若反以彼術而教我哉子產忙然無以應之他日以告鄧析曰子與真人居而不知也歎謂子智者乎鄭國之治偶耳非子之功也衛端木叔者子貢之世也藉其先貲家累万金不治世故放意所好其生民之所欲為人意之所欲玩者無不為也無不玩也墻屋臺榭園囿池沼飲食車服轂樂嬪御擬齊楚之君焉至其情所欲好耳所欲聽目所欲視口所欲嘗雖殊方偏國非齊士之所產育者無不畢致之猶藩牆之物也及其游也錐山川險阻塗迂脩遠無不畢履之猶人之行咫步也

孫大授曰達于理者知万物之无常財貨之蹔聚之非我之功也且畫奉养之宜散之非我之過也且明物不常聚若斯人者豈名言所劝礼法所拘者

賓客在庭者日百住廚厨之火不絶煙火堂廡之上不絶聲樂奉養之餘先散之宗族宗族之餘遂散之邑里邑里之餘乃散之一國行年六十氣幹將衰其家事都散其庫藏珍寶車服妾媵一年之中盡焉不為子孫畜財及其病也無藥石之儲及其死也無疼埋之資一國之人受其施者相與賦而藏之及其子孫之財焉禽骨釐墨子弟子也聞之曰端木叔狂人也辱其祖矣段干生聞之曰端木叔達人也德過其祖矣其所行也其所為也衆意所驚而誠理所取衛之君子多以理教自持固未足以得此人之心也孟孫陽問楊子曰有人於此貴生愛身以蘄不死可乎曰理無不死以蘄久生可乎曰理無久生生非貴之所能

鄧子玄曰一生之經歷如此而已或好或惡或安或危如循環之无穷若以為果耶則重本之物无所復欣若以為者耶則切己之患不可再經故生弥久而愛弥積也

存身非愛之所能厚且久生奚為設合九生亦非所願五情好惡古猶今也四躰安危古猶今也世事苦樂古猶今也變易治亂古猶今也既聞之矣既更之矣百年猶厭其況久生之苦也乎孟孫陽曰若然速亡愈於久生則賤鋒蹈鋒賤一刃入湯火得所志矣楊子曰不然既生則廢而任之寃其所之以放於盡制不在我則無所顧以待終耳　將死則廢而任之寃其所欲以俟於死但當肆其情恋無不廢無不任何處遑速於其間乎楊朱曰伯成子高不以一毫利物舍國而隱耕大禹不以一身自利一躰偏枯古之人損一毫利天下不與也悉天下奉一身不取也人人不損一毫人人不利天下天下治矣禽子問楊朱曰去子躰之一毛以濟一世汝為之乎楊子曰世固非一毛之所濟禽子曰假濟為之乎楊子弗應禽子出語孟孫陽孟孫陽曰子不達夫子之心吾請言之有侵若肌膚獲萬金者若為之乎曰為之孟孫陽曰有斷若一節得一國子為之乎禽子默然有間孟孫陽曰一毛微於肌膚肌膚於微一節省矣然則積一毛以成肌膚積肌膚以成一節一毛固一體萬分中之一物奈何輕之乎禽子曰吾不能酬以答子然則以子之言問老聃關尹則子言當矣而賤物也以吾言問大禹墨翟則吾言當矣禹翟之教忘己而濟物也孟孫陽因顧謂其徒說他事楊朱曰天下之美歸之舜紂然而舜耕於河陽陶於雷澤四躰不得壑安口腹不

范仁曰疑楊子貢禹太过故發此問也

曹刺川曰世以徇世之務名於身后故引數聖人而稱說之歸之禁紂然其實至人不过

尽乎日所当為此而已身后之名非所計也文字太露根骨

胡時化曰楊朱謂四圣雖美之所帰皆以至終同帰于死其說似誕然其実身後之名雖是非之辨及歌汉之希魯以圖之將有仲子之廉季札之讓苦堀其身以欺世盜名者

姿厚父母之所不愛弟妹之所不親行年三十不告告上曰告陞下曰語而娶及受堯之禪年已長智已衰南坳不才禪位於禹戚戚然以至於死此天人窮毒者也（系緜古本及治水土績用不就禹父名）殛諸羽山禹纂業事雖惟度土功子產不字過門不入身体偏枯手足胼胝及受舜禪卑宮室美絺冕戚戚然以至於死此天人之憂苦者也武王既終成王幼弱周公攝天子之政邵公不悅四國流言居東三年誅兄放弟僅免其身戚戚然以至于死此天人之危懼者也孔子明帝王之道應時君之聘伐樹於宋削迹於衛窮於商周圍於陳蔡受屈於季氏見辱于陽虎戚戚然以至於死此天民之遑遽者也凡彼四聖者生無一日之歡

死有萬世之名名者固非實之所取也雖稱之弗知雖賞之不知與株堀無以異矣（覩形即事憂危之迹美矣求諸方寸未有不嬰弗其心者也將明至理之言又事善惡之極以相對偶者也）徒籍累世之資居南面之尊智足以距諫威足以震海內恣耳目之所娛窮意慮之所為慊慊然以至於死此天民之逸蕩者也紛亦籍累世之資居南面之尊威無不行至無不從肆情於瓊宮縱欲於長夜不以禮義自苦慊慊然以至於誅此天民之放縱者也彼二凶也生有從欵之歡死被愚暴之名實者固非民之所與也雖毀之不知雖稱之弗知此與株堀奚以異矣彼四聖雖美之所歸皆以至終同歸於死矣彼二凶雖惡之所歸樂以至終同歸於死矣楊朱見梁王言治天下

如運諸掌梁王曰先生有一妻一妾而不能治三畝之園而不能芸而言治天下如運諸掌何也對曰君見其牧羊者乎百羊而群使五尺童子荷箠而隨之欲東而東欲西而西使堯牽一前矣且臣聞之吞舟之魚不游枝流云千鈞之牛制於三尺之童子弭耳而下之曾不如但係之蒼榛於山林亦是此意大抵天下事易簡則整捷煩難則童蹄也胡時化曰大意見人不及舌于為名身臧之後喜亦不知毀亦不知彼汝心為善以自苦其身未有不消滅於數百年之后也

舜荷則其音疏也將治大者不治細成大功者不成小此之謂矣楊朱曰太古之事臧矣詭誌之哉三皇之事若存若亡五帝之事或存或廢千不識一當身之事或聞或見萬不識一目前之事或有或無一太古至於今日羊者皮牙不足以供守衛貶膚不足以自捍禦趨走不足以逃利害無毛羽以禦寒暑又將資物以為養性任智而不恃力故智無不消臧但遲速之間耳以遲速而致惑奔競以焦苦其神形要死後數百年中餘名豈足潤枯骨何生之樂哉楊朱曰人肖天地之類懷五常之性有生之最靈者人也人之所貴存我為貴力之所賤侵物為賤然身非我有也既生不得不全之物非我有也既有不得不去之身固生之主物亦養之主雖全生身不可有其身雖不去物不可有其物有其身雖橫私天下之物其唯聖人乎（知身不可私物不可有者唯聖人可也）公天下之身公天下之物其唯至人矣此之謂至至

洪丙曰四事姑
盡人情若能上
察先生云秀淸
名利閑乃見小
歌寔蓋謂此也

呂祖謙曰人生
之有富貴情欲
之所由生君臣
上下之道以衣
食而相維也使
無富貴則情慾
可減半矣使无
衣食之累則君
臣不淂以相使
矣此又自古以
來所有之語
子夷曰无也貧賤
不分富貴此
意

著也楊朱曰生民之不淂休息為四事故一為壽二為名三為
位四為貨有此四者畏鬼畏人畏威畏刑此謂之遁人也可殺
可活制命在外（全則不係于己）不淂命何羨壽不矜貴何羨名不要勢
何羨位不貪富何羨貨此之謂順民也天下無對制命在內（外物
不能）所制故語有之曰人不婚宦情欵失半人不衣息君臣遁息周
之所由以性之恒啜菽飲水自以味之極諺曰田父可坐殺晨出夜入自以性之恒啜菽飲水自以味之極
肥肉麤厚筋節嵁急（筋節急也或作權膁上音權下區
位反睽醜筋急貌膁音區位切）一朝處
以采毛綈幕鷹粱肉蘭橘心宿体煩內熱生病矣商鞅之君與
田父佯地則亦不盈一時而橫矣（言句所安習者皆不
可卒改易況自慊乎）故野人
之所安野人之所美謂天下無過者昔者宋國有田夫嘗衣縕

（此言甚言人
皆改吾食炙不
知有人世柴粟
之事則人人無
不足者念頭說
息則處處皆安
此語却有味）

程楷曰喻中生
喻奇中出奇
無慮之性

纊（纊麤貫謂分麻絮麻絮衣也）韜僅以過冬暨春東作自縣於日下
耕而食鑿井而飲帝力於我何有日入而息其
知天下之有廣廈隩室綿繡狐貉顧謂其妻曰負日之暄人莫
知者以獻吾君將有重賞里之富妻告之曰昔人有美戎菽甘
采芠萍子者對鄉豪稱之鄉豪取而嘗之蜇於口慘於腹（慘
痛也）衆哂而怨之其人大慙子此類也陽朱曰豐屋美服厚味姣
色有此四者何求於外有此而求外者無厭之性侈陽之蠹也
非但累下身乃侵損正氣忠不足以安君適足以危身義不足以利物適足
以害生安上不由於忠而忠名臧焉利物不由於義而義名絕
焉君臣皆安物我無利古之遁也（莊子曰去名者無憂老子曰
名者實之賓而悠悠者趨名不已名固不可去名固不可賓邪

憂苦

今有名則尊榮無名則卑辱尊榮則逸樂卑辱則憂苦狹性者也逸樂順性者也斯實之所係矣名胡可去名胡可實但惡夫守名而累實守名而累實將恤危亡之不救豈徒逸樂憂苦之間哉

說符篇

子列子學於壺丘子林壺丘子林曰子知持後則可言持身矣後其身而先列子曰願聞持後曰顧若影則知之列子顧而觀影形枉而影曲形直則影正然則枉直隨形而不在影屈伸任物而不在我此之謂持後而處先關尹謂子列子曰言美則響美言惡則響惡身長則影長身短則影短名也者響身也者影也美惡

茅坤曰符驗也言事故無方倚伏相推言而驗之者抑乎變通之会胡時化曰物莫能與爭故常語處先此語似壺子答而不終旨列子一浮持后之義因而自釋之壺子又以為

解故不復容列子也

報應警之影嚮理無差焉故曰慎爾言將有和之慎爾行將有隨之所謂出其言善于里應之行乎邇見乎遠是故聖人見出以知入觀往以知來此其所以先知之理也度在身稽在人人愛我我又愛之人惡我我必惡之禮度在身考驗由人愛惡從之物不負已湯武愛天下故王桀紂惡天下既亡此所稽也稽度皆明而不道也譬之出不由門行不由徑也而後道不明者則出可以由户行不從徑也是求利不亦難乎嘗觀之神農有炎之德稽之虞夏商周之書考諸治士賢人之言所以存亡廢興而非由此道者未之有也自古迄今無不符驗嚴恢曰所為問道者為富問猶孝也今得珠亦富矣安用道子列子曰桀紂唯重利而輕道是以亡幸哉余未汝語也人而無義唯食而已義者宜也得理之宜者物不能奪也

黃震曰言見言出則嚮入形往則影來明根立之理不異于此也而物所未悟愛惡從之故曰先知之耳

鄧子玄曰錄詩外傳云驟共也

呂氏春秋云角試角力也此言人重利而輕道唯食而已尔犹禽獸飽食而相攻角力以求勝也

是鷄狗也彊食靡角勝者為制是禽獸也以力求勝非人道也為鷄狗禽獸矣而欲人之尊已不可得已豈欲人之尊已道在則自尊已人不尊已則危辱及之矣列子學射中矣請於關尹子尹子曰子知子之所以中乎列子曰弗知也關尹子曰未可雖中而未知所以中故曰未知也退而習之三年又以報關尹子尹子曰子知子之所以中乎列子曰知之矣關尹子曰可矣守而勿失也守而勿失守即心平体正内求諸已得所以中之道非獨射也為國與身亦皆如之故聖人不察存亡而察其所以然列子曰色盛者驕力盛者奮未可以語道也色力是常人所矜也故不班白語道矣而況行之乎色言之猶未能得而況行之乎故自奮則人莫之告人莫之告則孤而無輔矣賢者任人故年老而不衰智盡而不亂故治國之難在於知賢而不在自賢宋人有為其君以玉為楮葉者三年而成鋒殺芒柯毫末繁澤亂之楮葉中而不可別也此人遂以巧食宋國子列子聞之曰使天地之生物三年而成一葉則物之有葉者寡矣故聖人恃道化而不恃智巧子列子窮容貌有飢色客有言之鄭子陽者曰列禦寇蓋有道之士也居君之國而窮君無乃為不好士乎鄭子陽即令官遺之粟子列子出見使者再拜而辭使者去列子入其妻望之而拊心曰妾聞為有道者之妻子皆得佚樂今有饑色君遇而遺先生食先生不受豈不命也哉子列子笑謂之曰君非自知我也以人之言而遺我粟至其罪我也又且以人之言此吾

唐荊川曰驕奢者雖告而不改則有心物之心耳目自塞誰其相之

林希逸曰自賢者即上所謂孤而无輔知賢則智者為之謀能者為之使物无棄才則国易治也

又曰此明用巧能不足以贍物因道而化則无

不周

好孝之與好兵所尚不同

支道林曰应机則是失会則非

所以不受也其卒民果作亂（一作）而殺子陽魯施氏有二子其一好學其一好兵好學者以術干齊侯齊侯納之為諸公子之傅好兵者之楚以法干楚王王悅之以為軍正祿富其家爵榮其親施氏之鄰人孟氏同有二子所業亦同而窘於貧羙施氏之有（有富有也）因往請進趨之方二子以實（告）孟氏孟氏之一子之秦以術干秦王秦王曰當今諸侯力爭所務兵食而已若用仁義治吾國是滅亡之道遂宮而放之其一子之衛以法干衛侯衛侯曰吾弱國也而攝乎大國之間大國吾爭之小國吾撫之是求安之道若賴兵權滅亡可待矣若全汝歸之適於他國為吾之患不輕矣遂刖之而還諸鄙既反孟氏之父子卬胸而讓施氏施氏曰凡得時者昌失時者亡子道與吾同而功與吾異矣時者也非行之謬也且天下理無常是事無常非先之所用今或棄之今之所棄後或用之此用與不用無定是非也投隙抵時應事無方屬乎智上苟不足（一本无不字）使君博如孔丘術如呂尚焉往而不窮哉孟氏父子舍然無慍容曰吾知之矣子勿重言晉文公出會欲伐衛公子鉏仰天而笑公問何笑曰臣笑鄰之人有送其妻適私家者道見桑犗（婦）而與言然顧視其妻亦有招之者矣臣竊笑此也公寤其言乃止引師而還未至而有伐其北鄙者矣夫我之所行人亦行之而欲聘己之志謂物不生心感於彼此之情也晉國嘗盜有

不然雖有仁義礼法之術而智不適時則動而失會者矣

蘇濬曰二子之所以窮不以其不博與術以其不適時之宜

殘一作賊

化

陳詳道曰此見盜不可以伺察盡而可以道德矣

又曰此正言化盜之方

百無遺一焉晉侯大喜告趙文子曰吾得一人而一國次之不得其死焉俄而群盜謀曰吾君恃伺察而得盜盜不盡矣且郤雍又殘賊殺之晉侯聞而大駭立召文子而告之曰果如子言郤雍死矣然取盜何方文子曰周諺有言察見淵魚者不祥智料隱匿者有殃此答所以致也且君欲無盜莫若舉賢而任之使教明於上化行於下民有恥心則何盜之為於是用隨會知政而群盜奔秦焉

孔子自衛反魯意駕乎河梁而觀焉有懸水三十仞圜流九十里魚鼈弗能居有一丈夫方將厲之涉水也孔子使人並涯止之曰此懸水三十仞圜流九十里魚鼈弗能居也意者難可以濟乎丈夫不以錯意遂度而出孔子問之曰巧乎有道術乎所以能入而出者何也丈夫對曰始吾之入也先以忠信及吾之出也又從以忠信忠信錯吾軀於波流而吾不敢用私所以能入而復出者以此也孔子謂弟子曰二三子識之水且猶可以忠信誠身親之而況人乎黃帝篇中已有此章而小不同所明亦無以異故不復釋其義也

白公問孔子曰人可與微言乎孔子不應白公問曰若以石投水何如孔子曰人之善沒者能取石之投水則沒若以水投水何如孔子曰渝渭之合易牙嘗而知之復為善味者所別也白公曰人固不可與微言乎孔子曰何為不可唯知言之謂者乎夫知言之謂者不以言

錯作措下同

人一作只

焦竑曰白公楚平公之孫大子建之子也其父為費無極所潛出奔鄭鄭人殺之勝欲令尹子西司馬子期伐鄭許而未行晉伐鄭子西子期方救鄭勝怒曰鄭人在此雖不遂矣故殺子西子期故問孔子孔子知之故不應微言猶密謀

也

至為無為

言也言則無微隱爭魚者濡逐獸者趨非樂之也自然之勢自應如此故至言去言物理自成夫浅知之所爭者末矣白公不得已遂死於浴室不知言之所謂逐便作亂故及于難趙襄子使子新穉穆子攻翟穆子襄子家臣新穉狗也翟鮮翼勝之取左人中人使遽人求謁之遽傳也謁之也襄子方食而有憂色左右曰一朝而兩城下此人之所喜也今君吝憂色何也襄子曰夫江河之大也不過三日有大小飄風暴雨不終朝日中不須臾勢盛者又退也今趙氏之德行無所施於積無積德而有重功不可不戒懼也一朝而兩城下亡其及我哉孔子聞之曰趙氏其昌乎夫憂者所以為昌也喜者所以為亡也勝非其難者也賢主以此持勝故其福及後世齊楚吳越皆嘗勝矣然卒取亡焉不達乎持勝

錢福曰此見勝敵不誰而誰于持勝所以惧其驕心也

持之其難者也

紫坤曰劫力也招拳也孔力能拳門閎而力名不聞者

胡時化曰公輸班善為攻器墨子設守能却之為般所服而不稱知命者不有其能也

此所謂禍福相倚也

也唯有道之主為能持勝孔子之劝能拓國門之關而不肯以力聞墨子為守攻公輸般服而不肯以兵知故善持勝者以強為弱衆人有好仁義者三世不懈家無故黑牛生白犢以問孔子孔子曰此吉祥也以薦上帝居一年其父無故而盲其牛又復生白犢其父又復令其子問孔子孔子曰前問之而失明又何問乎父曰聖人之言先忤後合其事未究姑復問之其子又復問孔子孔子曰吉祥也復教以祭其子歸致命其父曰行孔子之言也居一年其子又無故而盲其後楚攻宋圍其城民易子而食之析骸而炊之丁壯者皆乘城而戰死者大半此人以父子有疾皆免及圍解而疾俱復宋有闔千者以技干宋元君

而使見其技以雙枝長倍其身躍其跬並趨並馳弄七劍迭而
躍之五劍常在空中元君大驚立賜金帛又有闌子又能擲戲
者如今之絶倫者聞之復以干元君元君大怒曰昔有異技於寡人
者謂先僑人技無庸遍偵寡人有歡心故賜金帛彼又聞此而進復
望吾嘗狗而擬戮之經月延放秦穆公謂伯樂曰子之年長矣
子姓有可使求馬者乎伯樂對曰良馬可形容筋骨相也良馬者可
以形骨相求若滅若亡若失若此者絶塵弭轍臣之子
取也天下之馬者若滅若亡若失若此者絶塵弭轍臣之子
皆下才也可告以良馬不可告以天下之馬也臣有所與共擔
纏薪采者有九方皐此其於馬非臣之下也穆公見之使行求
馬三月而反報曰已得之矣在沙丘穆公曰何馬也對曰牝而
黃使人往取之牡而驪穆公不悅召伯樂而謂之曰敗矣子所
使求馬者色物牝牡尚弗能知又何馬之能知也伯樂喟然太
息曰一至於此乎是乃其所以千萬臣而無數者也若皐之所
觀天機也天機形骨之表所以使得之于心不顯其見得其精而忘其粗在其內而
忘其外見其所見不見其所不見視其所視而遺其所不
視所不應視者若皐之相馬乃有貴乎馬者也言皐之此術豈止于相馬而已
神明所冯又有貴于馬者言其妙也
相馬者言其妙也
國柔何詹何對曰臣明於治身而不明於治國也楚莊王曰寡
人冯奉宗廟社稷願學所以守之詹何曰臣未嘗聞身治而國亂
者也又未嘗聞身亂而國治者也故本在身不敢對以末楚王

詹何善隱士

穆文熙曰天下之絶倫者不於形骨毛色中求故髣髴拘惚若存若亡雖冯知也請見之

黃帝曰言其相馬之妙乃知此冯以勝臣千萬而不可量

古德秀曰精內謂天机粗外謂牝牡毛色所見者惟天机也所不見毛色牝牡也視所視視者不忘其所視

呂祖謙曰說出相国一段如圖

曰善狐丘丈人謂孫叔敖曰人有三怨子知之乎孫叔敖曰何謂也對曰爵高者人妬之官大者主惡之祿厚者怨逮之孫叔敖曰吾爵益高吾志益下吾官益大吾心益小吾祿益厚吾施益博以是免於三怨可乎孫叔敖疾將死戒其子曰王必封我矣吾不受也為我死王則封汝汝又無受利地楚越之間有寢丘者此地不利而名甚惡楚人鬼而越人機音幾祥也又音畿信鬼神與機祥可長有者唯此也孫叔敖死王果以美地封其子子辭而不受請寢丘與之至今不失牛缺者上地之大儒也下之邯鄲遇盜於耦沙之中盡取其衣裝車牛步而去視之歡然無憂忿之色盜追而問其故曰君子不以所養害其所養盜曰嘻賢矣夫既

焦竑曰與之至今不失漢高請何亦云子孫无令勢家所奪即此類也

又曰果讓所以弭此三怨之方

而相謂曰以彼之賢往見趙君使以我為又因殺之不如殺之乘相與追而殺之燕人聞之聚族相戒曰遇盜莫如上地之牛缺也皆受教俄而其弟適秦至關下果遇盜意其兄之戒因與盜力爭既而不如又追而以卑辭請物盜怒曰吾活汝弘矣而追吾不已迺將著焉既為盜矣仁將奚在遂殺之又傍害其黨四五人焉虞氏者梁之富人也家充殷盛錢帛無量財貨無訾言不可度量也登高樓臨大路設樂陳酒繫博樓上俠客相隨而行樓上博者射明璆張中友兩榆魚而笑飛鳶適際其窩鳧而中之俠客相與謂虞氏富樂之日久矣而常有輕易人之志吾不侵犯之而乃辱我以腐鳧此而不報無以立慙於天下請與若

王褒曰既活人而又追之以非以德報德之道也

黃震曰擊打也如今双陸基也韋昭博奕論云設木而擊之是也

錢福曰九成爭能取中皆曰射亦曰投

瞿景淳曰驕奢之致討敗不以一釜粟氏死心于陵物而家破者亦由謀慮之行不素著故也

黃震曰死一也或仁成或取義仁厉欲以醜后世仁即義耶抑傷勇耶

真浔秀曰此段似戰戰時風声気習聶政之姒智氏之豫皆杜若之輩者

姚寬曰此死出于過激者非正也

焦竑曰此章屢轉譬喻以為問答令神家答話亦有此風

王陽明曰心不可兩用術不可多岐多岐分心不徒孝術為太

黃震曰此段譬喻曲說從小以至大從物以及人從粗以及精緩而不聚婉而不露含蓄許多妙机此列子直筆

凌約曰心都子

等戮力志率徒屬又滅其家為其倫皆許諾至期日之夜聚衆執兵以攻虞氏大滅其家東方有人焉曰妻旌目將有適也而餓於道孤父之盜曰仁見而下壺飡水飯也以餔之妻旌目三人而後能視曰子何為者也曰我孤父之人丘也妻旌目曰譆汝非盜邪胡為而食我吾義不食子之食也兩手據地而歐之不出喀喀然遂伏而死孤父之人則盜矣而食非盜也以人之盜因謂食為盜而不敢食是失名實者也柱厲叔事莒敖公自為不知已者居海上夏日則食菱芡冬日則食橡栗莒敖公有難柱厲叔辭其友而往死之其友曰子自以為不知已故去今往死之是知與不知無辨也柱厲叔曰不然自以為不知故去今死是果不知我也吾將死之以醜後世之人主不知其臣者也凡知則死之不知則弗死此直道而行者也柱厲叔可謂義士矣

以忘其身者也楊朱曰利出者實及怨往者害來發於此而應於外者唯請是故賢者慎所出善著則吉應惡積則尚臻楊子楊子之鄰人亡羊既率其黨又請楊子之豎追之楊子曰嘻亡一羊何追者之衆鄰人曰多岐路既反問獲羊乎曰亡之矣曰奚亡之曰岐路之中又有岐焉吾不知所之所以反也楊子戚然變容不言者移時不笑者竟日門人怪之請曰羊賤畜又非夫子之有而損言笑者何哉楊子不答門人不獲所命弟子孟孫陽出以告心都子心都子他日與孟孫陽偕入而問曰昔有昆弟三人游齊魯之間同師而學進仁義之道而歸其父曰仁義之道

之問與子貢異
齊之問語脉同

若何伯曰仁義使我身名並全彼三術相反而同出
於仁義使我身名俱滅仁義使我殺身以成名。
仲曰仁義使我殺身以成仁叔曰仁義使我殺身
有殺身以害仁
出而異名曰以
所遇之時異而
為之士異所處
之地異故也汎
其初意則理一
分殊異途同歸
彼李泗及溺者
是徒知李之未
流遠其初失其
本矣
姚寬曰從未善
于里公者其設
為問答採机索
意於言語之外
子貢責齊之問
知夫子不為
君子心都子三
術之問悟以羊

阮求生以害仁
既求生以害仁
既殺身以成仁叔曰仁義使我殺身而後名。仲曰仁義使我殺身名並全彼三術相反而同出
錢福曰仁義同
出而異名曰以
所遇之時異而
為之士異所處
之地異故也汎
其初意則理一
分殊異途同歸
彼李泗及溺者
是徒知李之未
流遠其初失其
本矣
姚寬曰從未善
于里公者其設
為問答採机索
意於言語之外
子貢責齊之問
知夫子不為
君子心都子三
術之問悟以羊

於儒訣是訣非耶楊子曰人有濵河而居者習於水勇於淵操
之地異故也汎
其初意則理一
分殊異途同歸
彼李泗及溺者
是徒知李之未
流遠其初失其
本矣
姚寬曰從未善
于里公者其設
為問答採机索
意於言語之外
子貢責齊之問
知夫子不為
君子心都子三
術之問悟以羊

舟鬻渡利供百口。粟糧饒學者成徒而溺死幾半。本學泅不學
之地異故也汎
其初意則理一
分殊異途同歸
彼李泗及溺者
是徒知李之未
流遠其初失其
本矣
姚寬曰從未善
于里公者其設
為問答採机索
意於言語之外
子貢責齊之問
知夫子不為
君子心都子三
術之問悟以羊

溺而利害如此若以為訣是訣非心都子嘿然而出。孟孫陽詒
之地異故也汎
其初意則理一
分殊異途同歸
彼李泗及溺者
是徒知李之未
流遠其初失其
本矣
姚寬曰從未善
于里公者其設
為問答採机索
意於言語之外
子貢責齊之問
知夫子不為
君子心都子三
術之問悟以羊

之曰何吾子問之迂夫子答之僻吾惑愈甚。心都子曰大道以
之地異故也汎
其初意則理一
分殊異途同歸
彼李泗及溺者
是徒知李之未
流遠其初失其
本矣
姚寬曰從未善
于里公者其設
為問答採机索
意於言語之外
子貢責齊之問
知夫子不為
君子心都子三
術之問悟以羊

多岐亡羊學者以多方喪生學非本不同非本不一而末異若
之地異故也汎
其初意則理一
分殊異途同歸
彼李泗及溺者
是徒知李之未
流遠其初失其
本矣
姚寬曰從未善
于里公者其設
為問答採机索
意於言語之外
子貢責齊之問
知夫子不為
君子心都子三
術之問悟以羊

是唯歸同反一為亡得喪子長先生之門習先生之道而不達
之地異故也汎
其初意則理一
分殊異途同歸
彼李泗及溺者
是徒知李之未
流遠其初失其
本矣
姚寬曰從未善
于里公者其設
為問答採机索
意於言語之外
子貢責齊之問
知夫子不為
君子心都子三
術之問悟以羊

先生之說也衰弊楊朱之弟曰布衣素衣衣素之衣去声而出天雨解
之地異故也汎
其初意則理一
分殊異途同歸
彼李泗及溺者
是徒知李之未
流遠其初失其
本矣
姚寬曰從未善
于里公者其設
為問答採机索
意於言語之外
子貢責齊之問
知夫子不為
君子心都子三
術之問悟以羊

素衣緇衣而反其狗不知迎而吠之楊布怒將朴之楊朱曰子
之地異故也汎
其初意則理一
分殊異途同歸
彼李泗及溺者
是徒知李之未
流遠其初失其
本矣
姚寬曰從未善
于里公者其設
為問答採机索
意於言語之外
子貢責齊之問
知夫子不為
君子心都子三
術之問悟以羊

楊朱曰行善不以為名而名後之名不與利期而利歸之利不
之地異故也汎
其初意則理一
分殊異途同歸
彼李泗及溺者
是徒知李之未
流遠其初失其
本矣
姚寬曰從未善
于里公者其設
為問答採机索
意於言語之外
子貢責齊之問
知夫子不為
君子心都子三
術之問悟以羊

與爭期而爭及之故君子必慎為善在智則人與之說在力則
之地異故也汎
其初意則理一
分殊異途同歸
彼李泗及溺者
是徒知李之未
流遠其初失其
本矣
姚寬曰從未善
于里公者其設
為問答採机索
意於言語之外
子貢責齊之問
知夫子不為
君子心都子三
術之問悟以羊

君使人受之不捷而言者死燕君甚怒其使者將加誅焉。幸臣
之地異故也汎
其初意則理一
分殊異途同歸
彼李泗及溺者
是徒知李之未
流遠其初失其
本矣
姚寬曰從未善
于里公者其設
為問答採机索
意於言語之外
子貢責齊之問
知夫子不為
君子心都子三
術之問悟以羊

諫曰人所憂者莫急乎死。彼自喪其生安
之地異故也汎
其初意則理一
分殊異途同歸
彼李泗及溺者
是徒知李之未
流遠其初失其
本矣
姚寬曰從未善
于里公者其設
為問答採机索
意於言語之外
子貢責齊之問
知夫子不為
君子心都子三
術之問悟以羊

能令君不死也乃不誅有齋子亦欲學其道聞言者之死乃撫
之地異故也汎
其初意則理一
分殊異途同歸
彼李泗及溺者
是徒知李之未
流遠其初失其
本矣
姚寬曰從未善
于里公者其設
為問答採机索
意於言語之外
子貢責齊之問
知夫子不為
君子心都子三
術之問悟以羊

膺而恨富子聞而笑之曰夫所欲學不死其人已死而猶恨之
之地異故也汎
其初意則理一
分殊異途同歸
彼李泗及溺者
是徒知李之未
流遠其初失其
本矣
姚寬曰從未善
于里公者其設
為問答採机索
意於言語之外
子貢責齊之問
知夫子不為
君子心都子三
術之問悟以羊

是不知所以為學胡子曰富子之言非也凡人有術不能行者
之地異故也汎
其初意則理一
分殊異途同歸
彼李泗及溺者
是徒知李之未
流遠其初失其
本矣
姚寬曰從未善
于里公者其設
為問答採机索
意於言語之外
子貢責齊之問
知夫子不為
君子心都子三
術之問悟以羊

有矣能行而無其術者亦有矣衛人有善數者臨死以訣喻其
之地異故也汎
其初意則理一
分殊異途同歸
彼李泗及溺者
是徒知李之未
流遠其初失其
本矣
姚寬曰從未善
于里公者其設
為問答採机索
意於言語之外
子貢責齊之問
知夫子不為
君子心都子三
術之問悟以羊

之不可言傳也

無利矣子亦猶是也嚮者使汝徇白而往黑而來豈能無怪哉

唐荊川曰此篇明己身變異則外物所不違故有是非之交不內求諸己而厚積于人亦犹楊布服異而怪狗之失也

子其子志其言而不能行也他人問之以其父所言告之問者。
用其言而行其術與其父無差焉若然死者奚為不能言生術
哉邶鄘之民以正月之旦獻鴈於簡子簡子大悅厚賞之客問
其故簡子曰正旦放生示有恩也客曰民知君之欲放之競而
捕之死者衆矣君如欲生之不若禁民勿捕捕而放之恩過不
相補矣簡子曰然齊田氏祖於庭食客千人中坐有獻魚鴈者
田氏視之乃歎曰天之於民厚矣殖五穀生魚鳥以為之用衆
客和之如響鮑氏之子年十二預於次進曰不知君言天地萬
物並生類也類無貴賤徒以小大智力而相制迭相食非相為
而生之人取可食者而食之豈天本為人生之且蚊蚋嗜膚虎

狼食肉非天本為蚊蚋生人虎狼生肉者哉齊有貧者常乞於
城市城市患其亟也衆竟莫之禁遂適田氏之廐役馬醫作役而
假食廐中人戲之曰役馬醫而食不以辱乎乞兒曰天下之辱
莫過於乞乞猶不辱豈辱馬醫哉宋人有游於道得人遺契者
遺棄歸而藏之密數其齒刻處似嗑告鄰人曰吾富可待矣假空名以
如執遺棄以求富也人有枯梧樹者其鄰父言梧之樹不祥其鄰人遽
而伐之鄰人因請以為薪為樵爨之具其人乃不悅曰鄰人之父徒
欲為新而教吾伐之也嗔我鄰若此其險豈可哉人有亡鈇者
也鈇鉞意其鄰之子觀其行步竊鈇也顏色竊鈇也言語竊鈇也
作動態度無為而不竊鈇也俄而抑其谷而得其鈇也他日復見

其從德秀曰此一論其切近人情今世騃此失者甚衆如孤出湖中之故魚鱉有一日而賣數次者

又曰同生是類但自貴而自賤

王維禎曰此言世情之難明喻亦甚美

立濳曰此章依諺言疑心生暗鬼也其浔世情之徵

荀子

勸學篇

君子曰學不可以已青出之藍而青於藍氷水為之而寒於水

此喻人之學則才過其本性

木直中繩輮以為輪其曲中規雖有槁暴不復挺者輮使之然也

輮柔揉槁枯暴乾挺直也

故木受繩則直金就礪則利君子博學而日參省乎已則知明而行無過矣故不登高山不知

許国曰勧學者見學之在人不可已金用汝作碼

從吾 焦竑 校正

青陽 翁正春 參閱

蘭嶼 朱之蕃 圈點

程景淳曰心有所昏頭傷而不知所以制之即此是也

其鄰人之子動作態度无似竊鈇者白公勝慮亂罷而立倒杖

策錣馬策端有利鋒上貫顱錣杖末鋒血流至地而弗知也鄭人聞之曰頭之忘將何不忘哉意之所屬者其行足顛株塗頭抵植木而不自知也昔齊人有欲金者清旦衣冠而之市適鬻金者之所因攫其金而去吏捕得之問曰人皆在焉子攫人之金何

見人金

對曰取金之時不見人徒見金

錢穀曰引此詩以喻當學之意

問之大也于越夷貊之子生而同聲長而異俗教使之然也詩曰嗟爾君子無恒安息靖共爾位好是正直神之聽之介爾景福

神莫大於化道福莫長於無禍為學則化道故神莫大焉修吾身則自無禍故福莫長焉吾嘗終日而思矣不如須臾之所學也吾嘗跂足而望矣不如登高之博見也登高而招臂非加長也而見者遠順風而呼聲非

客曉丰

非加疾也而聞者彰假輿馬者非利足也而致千里假舟楫者非善水也而絕江河君子生非異也善假於物也南方有鳥焉

正意

名曰蒙鳩以羽為巢而編之以髮繫之以葦苕風至苕折卵破

二民皆离

子死巢非不完也所繫者然也西方有木焉名曰射干莖長四寸生於高山之上而臨百仞之淵木莖非能長也所立者然也

蓬生麻中不扶而直蘭槐之根是為芷其漸之滫君子不近庶人不服其質非不美也所漸者然也

蘭槐香草也其根是為芷滫漬也染也滫溺也言

槐雖香草浸漬於溺中則可惡也故君子居必擇鄉遊必就士所以防邪僻而近中正也物類之起必有所始榮辱之來必象其德肉腐出蟲

魚枯生蟲怠慢忘身禍災乃作彊自取柱柔自取束凡物彊則以為柱而任勞柔則見束而約急皆其自取也邪穢在身怨之所構構結也言亦所自取也施薪若一

火就燥也平地若一水就濕也草木疇生禽獸群焉物各從其類也疇與儔同類是也是故質的張而弓矢至焉林木茂而斧斤至焉

樹成蔭而衆鳥息醯酸而蚋聚焉酳有德則衆慕之者衆故言有召禍也行

高似孫曰此喻修身在假於學生非異言與衆同也議論大醇小疵

葛道開曰人不知學問而置身有猶坐井之

龜下四字

天之高也不臨深谿不知地之厚也不聞先王之遺言不知學問之大也于越夷貊之子生而同聲長而異俗教使之然也詩曰嗟爾君子無恒安息靖共爾位好是正直神之聽之介爾景福

神莫大於化道福莫長於無禍為學則化道故神莫大焉修吾身則自無禍故福莫長焉吾嘗終日而思矣不如須臾之所學也吾嘗跂足而望矣不如登

客曉丰

高之博見也登高而招臂非加長也而見者遠順風而呼聲非

非加疾也而聞者彰假輿馬者非利足也而致千里假舟楫者

非善水也而絕江河君子生非異也善假於物也南方有鳥焉

正意

名曰蒙鳩以羽為巢而編之以髮繫之以葦苕風至苕折卵破

二民皆离

子死巢非不完也所繫者然也西方有木焉名曰射干莖長四寸生於高山之上而臨百仞之淵木莖非能長也所立者然也

蓬生麻中不扶而直蘭槐之根是為芷其漸之滫君子不近庶人不服其質非不美也所漸者然也

蘭槐香草也其根是為芷滫漬也染也滫溺也言

槐雖香草浸漬於溺中則可惡也故君子居必擇鄉遊必就士所以防邪僻而近中正也物類之起必有所始榮辱之來必象其德肉腐出蟲

魚枯生蟲怠慢忘身禍災乃作彊自取柱柔自取束凡物彊則以為柱而任勞柔則見束而約急皆其自取也邪穢在身怨之所構構結也言亦所自取也施薪若一

火就燥也平地若一水就濕也草木疇生禽獸群焉物各從其類也疇與儔同類是也是故質的張而弓矢至焉林木茂而斧斤至焉

樹成蔭而衆鳥息醯酸而蚋聚焉酳有德則衆慕之者衆故言有召禍也行

尼說注客謂孟嘗君曰鵕鸘巢于高木之顛大風至則折卵破何也所托然也義曾曰鵕槐香草也其根是為芷白並二名曰芷陶弘景云離騷所謂蘭芷也言雖香草浸漬于溺中則可惡也

張之象曰易乾卦同聲相應同氣相求水流濕火就燥雲從龍風從虎則各從其類也

有招辱也君子慎其所立乎禍福如此不可不慎所立所立即謂學也積土成山風雨興焉積水成淵蛟龍生焉積善成德而神自得聖心備焉神明也故不積蹞步無以至千里不積小流無以成江河騏驥一躍不能十步駑馬十駕言駑馬十駕引車則一及騏驥之一躍據下云駑馬十駕則亦及之此亦當同疑脫一句功在不舍鍥而舍之朽木不折鍥而不舍金石可鏤言立功在于不舍鍥舍與捨同鍥刻也蟺無爪牙之利筋骨之彊上食埃土下飲黃泉用心一也蟹六跪而二螯非蛇蟺之穴無所寄托者用心躁也蛇足也是故無賞賞之志者無昭昭之明無惛惛之事者無赫之功行衢道者不至事兩君者不容目不兩視而明耳不兩聽而聰騰蛇無足而飛梧鼠五技而窮梧鼠當作鼫鼠傳寫誤以為梧耳技才能也言技雖能多而不能如騰蛇專一謂窮五技能飛不能上至能緣不能窮木能遊不能度谷能穴不能掩身能走而又不能鷙人

詩曰鳲鳩在桑其子七兮淑人君子其儀一兮心如結兮故君子結於一也昔者匏巴鼓瑟而流魚出聽匏巴古之善鼓瑟者流魚中流之魚也列子曰匏巴鼓琴而鳥舞魚躍也伯牙鼓琴而六馬仰秣伯牙亦古之善鼓瑟者故聲無小而不聞行無隱而不形王在山而榮潤生珠而岸不枯為善不積邪安有不聞者乎學惡始惡乎終曰其數則始乎誦經終乎讀禮其義則始乎為士終乎為聖人真積力久則入學至乎沒而後止也故學數有終若其義則不可須臾舍也舍則禽獸也故書政事之紀也詩中穀之所止也禮者法之大分類之綱紀也故學至乎禮而止矣夫是之謂道德之極禮之敬文也禮有

禮儀一分

為之人也

趙堙曰書所以紀政事詩謂采章所以節音生乎中而止不使流堙也春秋傳

積土成山風雨興焉積水成淵蛟龍生焉積善成德而神自得聖心備焉神明也

頹充曰言精學而遠大可成易曰順德積小以高大此之謂也

趙堙曰用心堅固專一之義

騰

曰中声已降一降之後不容弹服時級之文也樂之中和也中和謂使人得中和悅也詩書之博也博謂廣記矣礼所以為典也土風鳥獸草木及政事也春秋之微也微謂褒貶沮勸微而顯志而晦之謂也在天地之間者畢矣君子之學也入乎耳著乎心布乎四體形乎動靜入乎耳著乎心也四躰謂有威儀潤身也形乎動靜謂知所措履也端而言蝡而動一可以為法則端當謂端莊蝡微動也或端莊而言微蠢微動一皆可為法則小人之學也入乎耳出乎口口耳之間則四寸耳曷足以美七尺之軀哉古之學者為己今之學者為人君子之學也以美其身小人之學也以為禽犢故不問而告謂之傲傲噪也問一而告二謂之贅贅即諸字謂以言強贊助之也傲非也贅非也君子如嚮矣嚮與響同謂應教也學莫便乎近其人其人謂禮樂法而不說有大法而不曲說也詩書故而不切詩書但論先王故事而不委曲

李釜曰以為禽犢以為饋獻之物也

耳則未世窮年不免為陋儒而已

切近乎人春秋約而不速文義隱約褒貶難明不能使人速曉其事方其人之習君子之說則尊以徧矣周於世矣當其習說之時則尊高而徧周於世事矣故曰學莫便乎近其人學之大經莫速乎好近賢人若無其人則降礼為次之上不能好其人下不能降禮安持將學雜識志順詩書而已將原先王本仁義則禮正其經紾繆蹊徑也言所成所出者在於礼也若挈裘領詘五指而頓之順者不可勝數也言礼亦為人之綱領絜舉也詘與屈同頓挈也順者不可勝數言礼皆順也不道禮憲以詩書為之道言說也憲標表也辟猶指河也猶以戈舂黍也猶以錐飡壺也不可以浔之矣故隆禮雖末明法士也不隆禮雖察辨散儒也散謂不自檢束問楷者勿告也何子平春曰此謂楷與若同惡也問楷道至而后接之謂所問非礼義也告楷者勿聽也有爭氣者李于麟曰散謂不以不材木為散木

說楷者勿問也有爭氣者

申時行曰佳言格論層見疊出如太牢之悅口夜明之奪目不當以文論也

百發一失不足謂善射千里蹞步不至不足謂善御

許国曰礼楽詩書之數皆以貫通之又擇賢人而

勿與辨也故又由其道至然后接之非其道則避之道不至則不接故可言道之致致極也故未可與言而言謂之傲可與言而不與之言謂之隱不觀顏色而言謂之瞽故君子不傲不隱不瞽謹順其身詩曰匪交匪紓天子所予此之謂也倫類不通仁義不一不足謂善學倫類而長也一云仁義謂造次不離也術不能亂也或善否其善者學也者固學一之也一出焉一入焉塗巷之人也塗盈也全之盡之然後學者也君子知夫不全不粹不足以為美也故誦數以貫之使習礼樂詩書之數以穿貫之也思索以通之思索謂求其意也為其人以處之為擇賢人而處之也除其室者以待

養之使目非是無欲見也使耳非是無欲聞也使口非是無欲言也使心非是無欲慮也及至其致好之也目好之五色耳好之五聲口好之五味心利之有天下致極也謂不學極恣其欲不可禁也心好之有天下之富是故權利不能傾也群衆不能移也天下不能蕩也生乎由是死乎由是夫是之謂德操死生又由於學是乃德之操行德操然后能定能定然后能應能應夫是之謂成人內自定而外應物乃為成就之人也天見其明地見其光君子貴其全也見顯也明謂日月光謂水火金玉謂顯其日月之明而地顯其水火

金玉之光君子則貴其德之全也

脩身篇

見善脩然必以自存也脩然整飭貌言見善又自整飭使存於身也見不善愀然必

黃道開曰脩然自存愀然自省介然自好茵然自惡修身之大槩

姜寶由先辨善惡師友之所在而又獨去其害已者則益也大矣

以自省也。愀然憂惧貌自省自省其過也善在身又以自好也不善在身也茵然自惡也故非我而當者吾師也是我而當者吾友也諂諛我而當者吾賊也故君子隆師而親友又以致惡其賊好善無厭受諫而能誡雖欲無進得乎哉小人反是致亂而惡人之非已也。致不肖而欲人之賢已也心如虎狼行如禽獸而又怨人之賊已也諂諛者親諫諍者疎脩正為笑至忠為賊雖欲無滅亡得乎哉詩曰喻喻翌言亦孔之哀謀之其臧則具是依此之謂也徧善之度以治氣養生則後彭祖之不臧則具是依此之謂也脩身自名則配堯禹。徧讀為辨辨別善之法即謂礼也言若用礼治氣養生則壽不及於彭祖若以脩身自為名號則配堯禹不朽矣宜於時通利於處窮禮信是也

孚奎曰此言礼之不可不由見脩身當以礼治躬

凡用血氣志意知慮由禮則治通不由禮則悖亂提慢提慢緩也飲食衣服動靜居處由禮則和節不由禮則觸陋生疾容貌態度進退趨行由禮則雅。不由禮則夷陋固僻遠庸衆而野。夷倍也故人無禮則不生事無禮則不成國家無禮則不寧詩曰禮儀卒度笑語卒獲此之謂也。以善先人者謂之導以不善和人者謂之諛以不善和人者謂之諛是非非之順以不善先人者謂之導是非是非謂之知。能辨是為是非為非謂之智也非是是非謂之愚。以是為非以非為是謂之愚也傷良曰讒害良曰賊。是謂是非謂非曰直竊貨曰盜匿行曰詐。易言曰誕趣舍無定謂之無常保利棄義謂之至賤多聞曰博少聞曰淺多見曰閑。閑習也能習其事則不迫遽少見曰陋難進曰偍。偍訓舒緩也易

霍絡曰以礼義盡曰修身便是治氣養心之術彭祖也錢穀曰詩曰漸車惟裳言智慮深則近險詖故一之以易良

忌曰湍少而理曰治多而亂曰耗少謂舉其要而有條理謂之治耗者虛竭也凡物多而易耗也治氣養心之術言以礼脩身是亦治氣養心之術不又如彭祖也 無氣剛彊則柔之以調和知慮漸深則一之以易良勇膽猛戾則輔之以道順貧利則抗之以高志卑謂謙下溫亦自卑下如地之下溫然也凡志而不淫欲而不獲高而不墜行而中止皆謂之過謙恭而無礼者重遲寬緩也去過恭則及机事貧利則有淫也故皆抗之高志也 庸衆駕散則刦之以師友駕謂才下如駕馬者也散不拘檢者也刦奪去也言以師友去其舊性也 怠慢僄棄則炤之以災禍僄輕也謂自輕其身也炤之以災禍謂以災禍炤燭使之知惧也 愚款端慤則合之以禮樂通之以思索款誠疑也愚款端慤憂無閒色故曰合之以礼樂也 凡治氣養心之術莫徑由禮莫要得師莫神一皆脩身之術在於其所短也

呂補曰君子固窮又曰君子素其位而行

好便捷速也神、明也一好好謂好善不好惡也 夫是之謂治氣養心之術也志意脩則騎富貴矣道義重則輕王公矣內省則外物輕矣傳曰君子役物小人役於物此之謂也身勞而心愉為之利少而義多為之事亂君而通不如事窮君而順焉窮君小國迫脅之君也言事大國暴亂之君遠迫而通不如事窮君而順焉窮君小國迫脅之君也言事大國暴亂之君遠迫而折損也閱賣也謂損所閱賣之物價也賈音古故良農不為水旱不耕良賈不為折閱不市士君子不為貧窮怠乎道體恭敬而心不順禮而行困窮也 忠信術禮義而情愛人術法也 橫行天下雖困四夷人莫不貴橫行不順禮而行困窮也言邪至皆貴也 勞苦之事則爭先饒樂之事則能讓端慤誠信拘守而詳拘守謂守而勿失詳謂審於事也 橫行天下雖困四夷人莫不任橫行體倨固而心執詐術順墨而精雜汙倨傲也固固術也謂固窮 橫天下雖達四

方人莫不賤勞苦之事則偷懦轉脫饒樂之事則佞兌而不曲
辟遠而不慤謂平辟背棄遠慤不能端慤程役而不録程功役勞役飭捡束也
不檢束言不
拘守而詳之也橫行天下雖達四方人莫不棄行而僥異非清
淖也供恭也蓋當為敬此行自當恭敬非謂清於泥淖中饒之然而之也偶視而先俯非
恐懼也偶視對視貌然夫士欲獨脩其身即獨善其身不以得罪於比俗
之人也夫驥一日而千里駑馬十駕則亦及之矣將以駑鈍
逐無極數則折骨絕筋終身不可以相及也將有所止之則千
里雖遠亦或遲或速或先或後胡為乎其不可以相及也不識
步道者將以貯無窮遂無極與意亦有止之數遠所行夫堅白同異
有厚無厚之察非不察也然而君子不辨止之也止而不為倚魁之

李十蘚曰此言
各之不已則可
以齊聖賢可以
配天地陸行
而千里平地丘
山矣

行非不難也然而君子不行止之也倚魁謂偏倚作怪之行故學曰遲彼
止而待我我行而就之則亦或遲或速或先或後胡為其不可
以同至也故頓步不休跛鱉千里累土不輟丘山崇成厥其源
開其竇江河可竭一進一退一左一右六驥不致言不齊故不能致遠路也彼
人之才性之相懸也豈若跛鱉之與六驥足哉然而跛鱉致之
六驥不致是無他故焉或為之或不為之耳道雖通不行不至
事雖小不為不成其為人也多暇曰者其出入不遠矣出入謂道路所至
也好法而行士也篤志而體君子也齊明而不竭聖人也齊無偏頗
也不竭不窮也成湯齊聖謂廣淵也人無法則倀倀然有法而不志其義則渠渠
然倀倀無所適貌言不知所措貌渠渠不覺大然之貌志識也不識其義調但拘守文字而已依乎法而又深

黃適開曰此言偷身不可以無禮而禮不可以無師

其類然後溫溫深知統類濕之有潤澤之貌舉數君子之難故屢言之也禮者所以正身也師者所以正禮也禮然而然則是情安禮也師云而云則是知若師也情安禮知若師則是聖人也情安礼言不違師則與聖人無異言之效如此故非禮是無法也非師是無師也非師是不以師為師不是師法而好自用譬之是猶以盲辯色以聾辨聲也舍亂妄無為也故學者禮礼或為躰詩曰不識不知順帝之則此之謂也端慤順弟則可謂善法也夫師以身為正儀而貴自安者也效師之礼法以為正儀如性之所安斯為貴也小者矣弟與悌同加好學遽敏焉則有鈞無上可以為君子者矣既好學遽敏求又有均平之心而無上人之意則可以為君子矣或曰有鈞無上四字衍耳偷懦憚事無廉恥而嗜乎飲食則可謂愚小者矣偷偷安苟且事皆謂懦弱勞苦之人也加惕悍而不順險賊而不弟焉惕升激切謂旅蕩亡悍也則可謂不詳少者矣雖陋刑戮可也老老而壯者歸焉老老謂以老為尊敬之也不窮窮而通者積焉窮者則覽而容之不迫蹙以苛改謂惠恤鰥寡窮匱也積埳委曲則鳳凰不至竭澤涸魚則蛟龍不游又況乎無報而賢不肖一焉行乎冥冥謂行事不求人之知施乎無報謂施不務報如此則貪不肖同慕而歸之也人有此三行雖有大過天其不遂乎若不幸而胥過天亦祐之矣此固不宜有大災也君子之求利也略其遠思也早其避辱也惧其行道理也勇君子貧窮而志廣富貴而體恭安燕而血氣不惰勞勌而容貌不枯怒不過奪喜不過予予錫予也君子貧窮而志廣隆仁也富貴而體恭殺拂也安燕而血氣不惰柬

張之象曰老老謂以老為老而尊敬之也孟子曰伯夷太公二老者天下之大老也是天下之父毋也其父歸之其子焉往

勞勩而容貌不拮。好交也。

高似孫曰申徒狄恨道不行塗憤而負石自沈於河繆詩外傳曰申徒狄將自投于河崔加闕而止之不從礼也

理也。東方簡同言東擇事理昕宜而不踰。驕逸故雖燕安而自不至于怠惰也。怒不過奪。喜不過予。二句謂以公而滅私法勝私也。故賞罰浮中乎理也。書曰無有作好遵王之道無有作惡遵王之路。此言君子之能以公勝私欲也。

不苟篇

君子行不貴苟難。說不貴察。名不貴苟傳。惟其當之為貴。貢

石而赴河是行之難為者也。而申徒狄能之。申徒狄恨道不行發憤而負石自沉

然而君子不貴者。非禮義之中也。山淵平。天地比。天無實

上空虛者尺皆天也是天地長親比相隨無天高地下之殊也

在高山則天亦高在深淵則天亦下故曰天地比地去天遠近

皆相似是說之難持者也。而惠施鄧析能精

山澤平也。齊秦襲。襲合也秦在西齊在東相去甚遠居以之

之。鄧析好刑名辯而可之說設無窮之詞數難子產為政子產執而殺之。然而君子不貴者。非禮

義之中也。盜跖吟口名聲若日月與舜禹俱傳而不息。然而君

子不貴者。非礼義之中也。吟口吟咏在口故君子行不貴苟難。唯其當

之為貴。詩曰。物其有矣。維其時矣。此之謂也。君子易知而難狎

易懼而難脅。畏患而不避義死欲利而不為所非。交親而不比

言辨而不辭。湯之乎其有以殊於世也。君子能亦好。不能亦好。

小人能亦醜。不能亦醜。君子能則寬容易直以開道人。不能則

恭敬縛絀以畢事乎人。縛弁樽同絀弁黜同謂自樽黜貶損也小人能則佞傲僻

是以有口也。鈞有須。卯有毛。胎卵之生以有毛羽雛伏鵠卵之不為鷇則生類於鵠也毛氣成毛羽氣成羽已著矣故曰卵有毛也。是說之難持者也。而惠施鄧析能精

之。鄧析好刑名辯而可之說設無窮之詞數難子產為政子產執而殺之。然而君子不貴者。非禮

義之中也。盜跖吟口名聲若日月與舜禹俱傳而不息。然而君

子不貴者。非礼義之中也。吟口吟咏在口故君子行不貴苟難。唯其當

之為貴。詩曰。物其有矣。維其時矣。此之謂也。君子易知而難狎

易懼而難脅。畏患而不避義死欲利而不為所非。交親而不比

言辨而不辭。湯之乎其有以殊於世也。君子能亦好。不能亦好。

小人能亦醜。不能亦醜。君子能則寬容易直以開道人。不能則

恭敬縛絀以畢事乎人。縛弁樽同絀弁黜同謂自樽黜貶損也小人能則佞傲僻

說不貴苟察名不貴苟傳

何孟春曰異端雖說故曰難持

許国曰君子小人之異大較如此

過下有惡字

遠以驕溢人。溢溺不法則如嫉怨誹以傾覆人故曰君子能則人告之是君子小人之分也君子寬而不優慮而不劌劌傷也但有廉隅不能勝雖堅彊而不暴柔而不流恭敬謹慎而容不至於孤介也夫是之謂至文詩曰溫溫恭人維德之基此之謂矣君子崇人之德揚人之善非諂諛也正義直指舉人之過非毀疵也言已之光矣擬於舜禹參於天地非誇誕也與時屈伸柔從若浦葦非攝怯也浦葦所以為席可卷者也剛強彊毅靡所不信非驕暴信謂為伸以義變應知當宜故也以義隨變而應其所知當如此曲直也詩曰左之左之君子宜之右之右之君子有之此言君子之能以義屈伸變應也君子小人之反也

君子大心則天而道小心則畏義而節天而道謂合於天而順道知則明通而類類謂知總類也愚則端慤而法愚謂無机智也法謂守法度也見由則恭而止由用也止礼也恭而否礼見閉則敬而理憂則靜而理此言憂喜皆當其理也通則文而明謂有文章而彰明也窮則約而詮謂隱約而詳明其道也小人則不然大心則慢而暴小心則淫而傾以邪陋事人也知則攫盜而漸漸進也謂貪利而不知止者也愚則毒賊而亂毒害人也見由則忽而倨忽忘也言喜於忽傲也見閉則怨而險怨恨而險陋賊也喜則淫而暴淫放也窮則困而怨困苦也

姜皐曰輕而翻言小人之輕喜輕佻如小鳥之翻飛

黃帝問曰莊子天下篇惠施以此為大觀于天下而曉辨黃帝之辨而和與之如何有毛鷄三足卵有天下大可以為羊馬有卵子丁有尾云云

則輕而翻輕謂輕佻失據翻小飛也憂則挫而攝通則驕而傾窮則棄而僞此之謂也君子治治非治亂也局謂

頌充曰楚詞云安土以身之寇ㇾ受物之汶ㇾ者乎意並此同

耶曰禮義之謂治非禮義之謂亂故君子者治礼義者非治非礼義者也然而國亂將不治與曰國亂而治之者非紊亂而治之之謂也去亂而被之以治紊據也據舊亂而治之也人汗而脩之者人有汙穢之行將脩為善也非紊汙而脩之之謂也去治而易之以脩故去亂而非治亂也去汙而非脩汙也治之為名猶曰君子為治而不為亂為脩而不為汙矣治之名猶如此君子孳孳其辯而同焉者合索脩整也善其言謂不煩襍善其事也外物不能害矣致極也極其誠則唯仁之為守唯義之為行誠心守仁則而類焉者應矣故焉嗚而焉應之非知也其勢也然故新浴者振衣新沐者彈其冠人之情也其誰能以已之僬僬受人之掝掝者哉僬ㇾ明察之貌掝ㇾ惑也當為惑ㇾ謂僭ㇾ也君子養心莫善於誠致誠則無他事矣

形則神神則化矣誠心行義則理理則明明則能變矣變化代興謂之天德既去變化舊質謂之變言始於變終于化也猶天道陰陽運行則為化春生冬洁則為變也天不言而人推高焉地不言而人推厚焉四時不言而百姓期焉天地二句言天地有至德百姓期謂知其時候夫此有常以至其誠者也君子至德嘿然而喻未施而親不怒而威君子有至德所以嘿然不言而人自喻其意夫此順命以慎其獨者也善之為道者不誠則不獨無至誠則不能慎其獨故其德不能慎其獨也不獨則不形不能形見於外不形則雖作於心見於色出於言民猶若未從也雖從又疑若如也無至誠雖出令民如未從者雖獨使之從亦又至疑天地為大矣不誠則不能化萬物聖人為智矣不誠則不能化萬民父子為親矣不誠則疎君上為尊矣不誠則

康誥曰所以順命如此者由慎其獨謂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至誠不欺故人亦不遠也

又曰淡〻并呑之貌事任也謂斷決任事于外也

姜寶曰如此之謂傷国傷国者斷喪其元气而未至于亡也

又曰辨理也委曲倭汲于理也

甲甲謂不為夫誠者君子之所守而政事之本也唯所居以其在下所尊夫君所止也唯其所止至也愈厭而好新是傷國一厭足也一占反不好脩政其類至所以有啖啖常欲人之有是傷國三邪者在内中而又好以權謀傾覆之人斷事其外若是權輕名辱社稷必危是傷國者也

大國之王也不隆本行不敦舊法而好訴故故事變也若是則夫朝廷群臣亦從而成俗不隆禮義而好傾覆也以不隆義禮而成倍朝廷群臣之俗者若是則衆庶百姓亦從而成倍不隆禮而好貪國矣

君臣上下之俗莫不若是則地雖廣權必輕人雖衆兵必弱刑雖繁令不下通夫是之謂危國是傷國者也儒者為之不然

又將曲辯朝廷又將隆禮義而審貴賤若是則士大夫莫不貴節死制者也節中義制職分百官則將齊其制度重其官秩若是則百吏莫不畏法而尊繩矣扶祿也其制取百官以將齊其制度重其官秩使有付也厚重其秩祿使不貪也

市譏而不征質律禁止而不偏質律質劑也可以為法故曰質律也禁止而不偏謂禁止姦人不偏聽也周礼小宰聽買賣以質劑司農云質則平市價今之月平是也

而無詐矣百工將時斬伐佻其期日而利其巧任如是則百工莫不忠信而不楛矣時斬伐即周礼中冬月斬陽木仲春月斬陰木是也佻謂徭同緩也謂不迫促也巧任巧者之任不迫促則巧者之任巧矣景公之時晏子春秋曰景公之時晏子請發粟公不許當為路寢之臺今吏重其積慶其塗佻其日而不與三年臺成而民敗自利矣楛謂器用不牢固也晏子請發粟公不許當為路寢之臺今吏重其積慶其塗佻其日而不與三年臺成而民敗自利矣楛謂器用不牢固也晏子食彼佻亦與此同者也

野之稅省力而寡能矣士大夫務節死制然而兵勁力而寡能矣士大夫務節死制然而兵勁然而當為然後

申時行曰鄭康成云兩書一丸同而別之長曰質短曰劑省今之券書也左氏傳曰趙簡子為政鄉鄙為政董逋逃由質要或曰質正也

呂補曰此倡寒欲上使乎君遊民是乎食彼能亦與此同者也

朴而力作不發他能也

百吏畏法脩

繩然后知國常不亂商賈敦慤無詐則商旅安貨通財而國求
給矣百工忠信而不楛則器用之便而財不匱矣農夫朴力而
寡能則上不失天時下不失地利中得人和而百事不廢是之
謂政行風俗美以守則固以征則彊居則有名動則有功此儒
之所謂曲辯也

君道篇

有亂君無亂國有治人無治法昇之淡非亡也而昇不世中禹
之法猶存而夏不世王故法不能獨立類不能自行得其人則
存失其人則亡法者治之端也君子者法之原也故有君子則
法雖具失先後之施矣不能應事之變是以亂矣不知法之義

馬理曰所求之物皆給凡也

姜寶曰世之論治者又曰變法守以為治不知法者治之具人存則政舉人亡則政息要之法非不存也云是而人非耳

博下一有傳字

而正法之數者雖博臨事必亂故明主急得其人而闇主急得
其法急得其人則身佚而國治功大而名美上可以王下可以
霸不急得其人而急得其勢則身勞而國亂功廢而名辱社稷
及危故君人者勞於索之而休於使之書曰惟文王敬忌一人
以擇此之謂也合符節別勢券者所以為信也上好權謀則臣
下百吏誕詐之人乘是而後欺探籌投鉤者所以為公也上好
曲私則臣下百吏乘是而後偏衡石稱縣者所以為平也上好
傾覆則臣下百吏乘是而後險斗斛敦槩者所以為嘖也上好
貪利則臣下百吏乘是而後倳豐取刻與以無度取於民故械
數者治之流也非治之源也君子者治之源也官人守數君子

顧充曰莊子胠篋篇亦足此音但詞有陊易之不同

趙瑾曰义倫即易文音思甚高文字甚佳可為君鑑

李子麟曰音脈曲盡文机甚巧何亟春曰敘倫文富而蔽令人有正本溯源之

思 申時行曰自古聖王不罰而化不怒而威其來已無為霑足以為民表故也後世之君不知反本溯源以施詐求信以私偽求公以傾心淡實以貪利諛兼藏身不怒而求民之喻也難以哀矣 許國曰古色蒼然

養源源清則流清源濁則流濁故上好禮義尚賢使能無貪利之心則下亦將爭讓致忠信而謹於臣乎矣知是則雖在小民不待符節別埶而信不待探籌校鉤而公不待衡石稱懸而平不待斗斛敦槩而情故賞不用而人勸罰不用而人服有司不勞而事理政令不煩而俗美百姓莫敢不順上之法象上之志勤上之事而安樂之矣故籍斂忘費事業忘勞慈難忘危城郭不待飾而固兵刃不待陵而勁敵國不待服而詘四海之民不待令而一夫是之謂至平詩曰王猷允塞徹方既來虎乳狗不遠遊不忘其親也小人憂忘其身內忘其親外忘其君則是人也而曾狗彘之不若矣凡鬬者又自以為是而以人為非也

李塗曰此言鬬之忘身忘君忘親者愚非智害而无利辱而无榮

已誠是也人誠非也則是已君子而人小人也以君子與小人相賊害也憂以忘身內以忘親上以忘君豈不過甚矣哉是人也所謂以孤父之戈鑿牛矢也將以為智耶則愚莫大焉將以為榮耶則辱莫大焉將以為安耶則危莫大焉人之有鬬何哉我欲屬之狂惑疾病耶則不可聖王又誅之屬 托也 我欲屬之鳥鼠禽獸耶則不可其形體又人而好惡多同 視其形體則又人也其好惡好鬬為與耳 人之有鬬何哉我甚醜之有狗彘之爭者 狗彘勇于求食賈盜勇于求利賈音古 有小人之勇者有士君子之勇者爭飲食無恥不知是非不辟死傷不畏衆彊悍悍然惟利飲食之見是狗彘之勇也 辟讀為避

又曰此言勇有數者不同鬬者之勇無乃狗彘盜小人之勇而非士君子之勇也

悍、愛敖之貌　為事利　爭貨財無辭讓果敢而振猛貪而利悍

鐵崖曰浮陽魚此莊如鮒於水上說陽也莊子惠子游于濠梁之上儵魚出遊從容浮陽之義

悍然惟利之見是貪盜之勇也　振動也戾竹苜也　輕死而忝是小人之勇也　義之所在不顧於權不顧其利舉國而與之不為改視重死持義而不撓是士君子之勇也　雖重愛其死而執節持義不撓曲以苟生也儒行曰愛其死以有待也

儵魚者浮陽之魚也　儵鮂魚名　胠於沙而思水則無及矣　胠見入不倫以訓曰此言榮辱之大分見祛其中雖未及皆是其蔽其大分如此　猶魚也　自知者不怨人知命者不怨天怨人者窮怨天者無志　有志之士但自修身過慎不遇皆歸之天故不怨天也　失同　桂於患而欲謹則無益矣　此見入不

又曰此言榮辱之大分安危利災之常體先義而後利者榮先利而後義者辱　榮者常通辱者常窮通者常制　制於人窮者常制於人　受制于人是榮辱之大分也　材慤者常安利蕩悍者常危害　材性慤慤此解見修身篇　安利者常樂易危害者常憂險者常壽長憂險者常夭折　是安危利災之常體也　夭天生烝民有所以取之　言天生衆民其君臣上下職業皆有取之之道非其道而敗之也　志意致脩德行致厚知慮致明　致極也言如此是乃天子之所以取天下也　致法令舉措時聽斷公上則能順乎天子之命下能保百姓是諸侯之所以取國家也　志行脩臨官治上則能順上下以取天下也　致法令舉措時聽斷公上則能順乎天子之命下能保則能保職是士大夫之所以取田邑也　脩法則度量刑辨圖籍摸寫土地之形籍謂書其戶之數　不知其義謹守其數慎不敢損益也　若制所然父子相傳以持王公　世仰云則所以保持王公言王公賴之所以為治也是故三代雖亡治法猶存是官人百吏之所以取秩祿也　孝悌

又曰此言天子之所以取天下諸侯之所以取國家士大夫之所以取田邑庶人之所以取祿埶所取不同而其為榮則一

曲禮曰此言安危利害之常体皆系於大率如此

又曰榮辱之分大致如此

又曰此言君子小人同一好辱惡辱好利惡害之心而其所以重道則不同是以君子常榮而無辱小人常辱而無榮

許國曰君子注厝之當所以付榮小人注厝之過所以付辱

愿愨軥録疾力。以敦比其事業而不敢怠傲是庶人之所以取煖衣飽食長生久視以免於刑戮也軥與拘同録謂白撿束也疾力者謂速力而作也敦厚也比親也言不敢怠惰也餬邪說文敖言為倚事。倚事者謂為怪異之事陶誕突盜陶當為掏掏之貌突陵突不順也或曰陶當為逃逃匿其情也突義再詳者也惕悍憍泰惕與蕩同以偷生反偷於亂世之間是姦人之所以取危辱死刑也其慮之不深。其擇之不謹。其定取舍楛僈是其所以危也。小人所以危必由于計慮之失也楛惡也謂不堅固材性知能。君子小人一也。好榮惡辱好利惡害是君子小人之所同也若其所以求之之道則異矣小人也者疾為詭而欲人之信已也疾為詭而欲人之親已也貪戾之行而欲人之若已也。慮之難知也。行之難行也。持之難立也。成則必得其所好必遇其所惡焉雖傾奸詐滔天有必禍無福也故君子者信矣而亦欲人之信已也忠矣而亦欲人之親已也慮之易知也。行之易安也。持之亦易立也。成則必得其所好必遇其所惡焉是故窮則不隱通則大明身死而名彌白。小人莫不延頸舉踵而願曰知慮材性固有似賢人也。夫不知其與已無以異也。則君子注厝之當而小人注措之過也。住措謂所注意錯履也故熟察小人之知能足以知有其餘可以為君子之所為也。辟之越人安越。楚人安楚。君子安雅。雅王也有養德者謂之雅。是非知能材性然也。是注厝習俗之節異也。習俗謂士風習俗也節謂有理以限制之也仁義德行常安術也。然而未必不危也汙漫盜突常

危術也然而未必不安也（優當為慢與汙字同豪）故曰君子道其常而小人道其恠（道語也恠為非常之事取吐以自比也）凡人有所同好饑而欲食寒而欲煖勞而欲息（息安也好利也）是人之所生而有也是無待者也是禹桀之所同也可以為堯舜可以為桀跖者也是禹桀之所同也為堯禹則常安榮為桀跖亦常危辱為堯禹則常倫佚（說逸也）為工匠農賈則常煩勞然而人多為此而寡為彼何也曰陋也（言人不為彼堯禹而為此桀跖由于

錢谷曰言古之善治天下者如有不順其治者則刑之所由加厚之所由招也

性之固習者也）堯禹者非生而具者也夫起於變故成乎脩之為待事而後脩者也（變故患難事故也）大寇至則使之持危城則必畔遇敵處戰則必北（北敗走也北者乖背之名故以敗走為北也）勞苦煩辱則必離（離與罹奔同霍馬猶隳馬也離散之後則上下易位若泰項然）故賞要刑罰勢詐之為道也（傭徒鬻賣之道也）不足以合大眾美國家故古之人蓋而不道也故厚音以先之明禮義以道之致忠信以愛之賞賢便能以次之爵服慶賞以申之時其事輕其任（事作業任任力役）以調齊長養之如保赤子政令以定風俗以一有離不順其上則百姓莫不咨怨莫不毒孽（毒害也孽謂妖孽祆阨也）者祆不祥（歹至也）然後刑於是起矣是大刑之所加也（辱訽大焉將以為利耶則大刑加焉苟

離ㄎ重明之貌

不狂惑憩陋誰睹是而不改也哉然後百姓曉然知脩上之法
象上之志而安樂之於是有能化善脩身正行積禮義尊道德
於是像之中更有能自修德者百姓莫不貴敬莫不親譽然後賞於是起矣是
高爵豐祿之所加也榮執大焉將以爲害耶則高爵豐祿以持
養之 持此以養之 生民之厲執不碩之 唯雕焉懲責爵重賞於其前
縣明刑大辱於其後雖欲無化淂乎哉故民歸之如流水所存
者神所爲者化 存至也言所至之處民之如神凡所施爲民從皆化之也 而順暴悍勇力之
厲爲之化而愿 順從也謂好從暴悍勇力之人皆化而愿慤也 旁辟曲私之厲爲之化
而公 旁偏頗也 辟讀爲辟邪紆牧繚之厲爲之化而調 於調奏於糾謂好
掠美者也繚謂繚繞言委曲也四者謂副陋之人聆彼犯則調和之者也 夫是之謂大化 一至大化
皆化

李筌曰此言以德兼人者

也至一極也 詩曰王猷允塞徐方既來此之謂也 凡兼人者三術有
以德兼人者有以力兼人者有以富兼人者 以德兼人者彼貴我名穀貴我
德行欲爲我民故辟門除塗以迎吾入 辟與闢同 因其民襲其
處而百姓皆安 皆安言不驚擾也 故浡地而權彌重兼人而兵愈強是以德兼人者也非貴我穀
立法施令莫不順比 比親附也施令則民親也 是
名也非美我德行也彼畏我威劫我勢 言爲我勢所劫也 故民雖有離
心不敢有畔慮若是則戎甲命衆奉養必賞 言奉養戎甲必煩費賞也賞謂費也 是故浡地而權彌重兼人而兵愈強是以力兼人者也非貴我
穀名也非美我德行也用貧求富用饑求飽虛腹張口來歸我
食若是則又發夫掌窌之粟以食之 地藏曰窌掌主食廩之官 委之財貨

以富之良有司以接之（立温良之有司以慰接之俱其畔去也）已畜三年然後民可信也（已過也過一歲之後至于三年然後所歸之民可信）是故得地而權弥輕兼人而國愈貧是以富兼人者貧古今一也兼弃易能也堅疑之難（疑定也堅固定而也為難）孰能弃宋而不能疑也故魏奪之趙能弃晉而不能疑也故田單奪之齊之土地方數百里完全富具而趙趙不能疑也故秦奪之故能弃之而不能疑則必奪不能弃之又不能疑其人則必亡能疑之則必能弃之矣得之則疑無弃無彊（浡其地則無有彊而不可無并者也）古者湯以薄（薄與亳同）武王以鴻（鴻與鎬同）皆百里之地天下為一諸侯為臣無他故焉能疑之也故疑以禮疑民以政禮

修而士服政平而民安夫是之謂大疑以守則固以征則彊

行禁止王者之事畢矣

趙煙曰說文云覓高不平也今此言覓者其其行狂陋亦犹山之高不平也其子春秋曰不以上為本不以民為愛內不恤其家外不顧其治本言倪行自謹于飢寒命之曰狂陋之民明上之所禁也

李于騏曰宦議未詳何代人世本楚平王孫有田宦成豈同姓乎韓詩外傳作演魏平子封于中山忘忠孝之大義也

假今之世假今之世謂假如今之勢也或曰假借也今之世謂戰國昏乱之世也世治則姦言无所容故十二子借乱世以行狂陋亦犹山之高不平也其感衆也飾邪說文姦言以衆亂天下嵩字嵬瑣嵩與崛同謂詭也覓當為倪彼天下混然不知是非治亂之所存者有人矣混然謂無分別之貌縱情性安恣睢禽獸之行恣睢輕放之貌言任性情所為而不知禮義則與禽獸無異故曰禽獸之行不足以合文通治不足合于古之文義而通于治道然而其持之有故其言之成理足以欺惑愚衆是它囂魏牟也忍情性綦利跂忍謂遠僑美性也綦未詳其義利與離同跂遠俗自案之貌謂離於物而跂足也莊子曰楊墨乃始離跂自以為洿若苟以分異人為高苟求分異不同於人為高行也不足以合大衆明大分大分謂忠孝之大義也既求分則不足合大衆苟立小節故不足然而其持之有故其言之成理足以欺惑愚衆

書無文志道家有公子牟四篇 是陳仲史鰌也不知壹天下建國家之權稱上功用大儉約而
耽固曰先在莊子莊子稱之今 優差等功用功也 曾不足容辨異懸君臣上下同等則其中不容分別而懸陽君臣矣
莊子有公子牟篇莊子之言以 然而其言之有故其言之成理足以欺惑愚衆是墨翟宋鈃也
析公孫龍堅白即 宋鈃宋人與孟子尹文子彭蒙慎到同時 尚法而無法下脩而好作尚上也 上則取聽
此莊子同時也又列子稱公孫 終日言成文典反糾察之則倜
牟師公孫龍之言公孫龍平原 於上下則取從於俗言苟順上意也 然無所歸宿糾典循同倜儻遠貌宿止也雖言成文典若反覆細察則疎遠無所歸也 不可以經
君之客而張湛以為父侯子援 國定分然而其持之有故其言之成理是以欺惑愚衆是慎到
言我非也說苑曰公子牟東行 田駢齊人也 不法先王不是禮義而好治怪說玩奇辭玩與翫同
穰侯送之來何 琦讀為奇 甚察而不惠惠順也 辨而無用憂事而寡功不可以為
者為定也田駢齊人也遊稷下 異之奇 治綱紀然而其持之有故其言之成理足以欺惑愚衆是惠施
解見十五篇

何孟春曰說謂但言免身之過而不知其異作方器也

申時行曰首卿得意之文較是此篇首尾一篇文字

鄧析也 略法先王而不知其統猶然而材劇志大 閩見樸憚煩
辭絵貌礼記曰君子蓋紏糾繆劇繁妄也案徙舊造說謂之五行 案前古之事而自造其說謂之五行
五行五常謂仁義礼智信是也 甚僻違而無類幽隱而無說閑約而無解 結約也解說也辟違無類頗僻違類而不知善類也幽隱言之隱閑結而不能自解 案飭其辭而祇敬之曰此先君子之言也 言自敬其辟說先君子孔子也 子思唱之孟軻和之世俗之溝瞀儒曜 瞀暗也曜宣衒之貌 遂受而傳之以為仲尼子游為茲厚於後世 仲尼子游 然不知其所非也 清讀為拘拘愚也循不定之貌 是則子思孟軻之罪也若夫總方略齊言行一統類而群天下之並僻而生之以太古教之以至順無窮之間矗之上欽然聖王之文章且焉佛然王世之俗起焉西南隅謂之與東南隅謂

之交言出堂室之內也欵然聚集之貌弗讀為勃然興起貌六說者不能入也十二子者不能親也無置錐之地而王公不能與之爭名在大夫之位則一君不能畜一國不能獨容言王者之庶雖在下位非諸侯所能畜一國所能容成名況乎諸侯莫不願以為臣是聖人之不得勢者也仲尼子弓是也一天下財萬物一統一也財典哉字同養長生民兼利天下通達之屬莫不服從通達之爲謂舟所車六說者立息十二子者遷化遷而從化則至人力所通者也聖人之得勢者舜禹是也今夫仁人將何務哉上則法舜禹之制下則仲尼子弓之義以務息十二子之說如是則天下之害除仁人之事畢矣信信也疑疑亦信信可信者疑可信者信意雖不同皆歸于信實賢仁也賤不肖亦仁也言而當智也默而當亦

評國曰姦事姦心姦說此三姦之亂尚哉而終之以聖王之所禁此則法律以當姦人之誡

知也故知默猶知言也故多言而類聖人也小言而法君子也言雖多而不沉面皆類於礼義是聖人之節制也言而法謂不敢自造言說所言皆守典法也姦心姦事姦說流然雖辯小人也涵沉也流者不復出故勞力而不當民務謂之姦心律法辯說譬喻齊給便利而不順禮義謂之姦說此三姦整者聖王之所禁也知而險賊而神為詐而巧言無用而辨辯不惠而察惠順也辯辨不順道理不聽察也治之大殃也行辟而堅飭非而好玩姦而澤言辯而逆古之大禁也逆謂乖於常也知而無法辨其異也勇夫無憚榮辯而操僻淫大而用之好姦而與衆好姦而與衆人共之謂使人同之也利足而迷苟求利足而迷不禍患而墮至此也亦利足而迷之類也以是天下之所棄也譙服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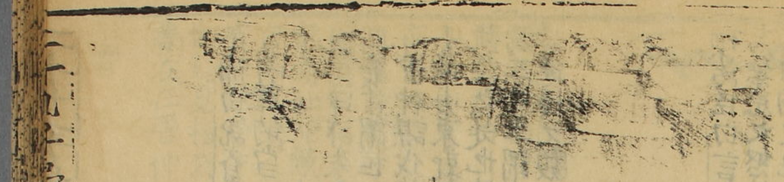
下之心高上尊貴不以驕人聰明聖智不以窮人齊給速通不爭先人剛毅勇敢不以傷人不知則問不能則學雖能則讓然後為德遇君則脩臣下之義遇鄉則脩長幼之義遇長則脩子弟之義遇友則脩禮節辭讓之義遇賤而少者則脩告道寬容之義故無不愛也無與人爭也恢然如天地之包萬物夫是則賢者貴之不肖親之如是而不服者則可謂妖誣狡猾之人矣妖詩照圭亦宜刑戮及之而宜妖惟狡猾之人雖在家人子弟之中則公法乎詩曰匪上帝不時殷不用舊雖無老成人謂勛曲大臣也尚有典刑謂法治也曾是莫聽大命以傾大命謂曆數之天命也傾覆敗也此之謂也古之所謂士仕者教誨者也合驩者也士仕謂士之人初仕也合謂和驩謂教也

樂富貴者也樂分施者也遠罪過者也務事理者也羞獨富貴也羞獨貧賤也羞讒人罔極也羞諂諛以得之也羞奸回以聽之也羞負俗以取通也羞錯質而暗上也羞以貨事人也羞以色交人也羞以勢利合者也羞以富貴而簡貧賤也羞以老而求教於少且賤也羞以少而取貴且神也羞以愚而取敬且尊也羞以不肖而取貴且賢也羞以貪利而動天下也羞以重利而輕其身也羞以安利而危其國也羞以威強而劫弱也羞以勇悍而傷人也羞以惛懦而取榮焉羞以偷生而反死也羞以貪戾而忘國也羞以亂而取治也羞以過而取及也羞以不信而幸也羞以不誠而得也羞以曲從而得親也羞以諂諛而得信也羞以柔從而得安也羞以隱賢而蔽能也羞以恩怨而賞罰也羞以貪鄙而約取也羞以重賞而勸之也羞以輕刑而威之也羞以貨財而市士也羞以勢嚴而市忠也羞以權謀而市信也羞以辯說而市察也羞以勇力而市敵也羞以暴勝而市服也羞以嗜欲而市賞也羞以偷合而苟通也羞以流言而博察也羞以奸事而求知也羞以諫爭而驕暴也羞以斷割而爭勝也羞以倍叛而取利也羞以行賄而得官也羞以貨事而得官也羞以色交而得官也羞以勢利而得官也羞以諂諛而得官也羞以柔從而得官也羞以隱賢而得官也羞以恩怨而得官也羞以貪鄙而得官也羞以重賞而得官也羞以輕刑而得官也羞以貨財而得官也羞以勢嚴而得官也羞以權謀而得官也羞以辯說而得官也羞以勇力而得官也羞以暴勝而得官也羞以嗜欲而得官也羞以偷合而得官也羞以流言而得官也羞以奸事而得官也羞以諫爭而得官也羞以驕暴而得官也羞以斷割而得官也羞以倍叛而得官

錢穀曰聖人有云曰求君子求諸己其即此之謂乎

故君子不能不恥見汗所汗穢也恥不信不恥不見信恥不能不恥不見用是以不誘於譽不恐於誹誹謗不能動堅道而行。

端然正己不為物傾側夫是之謂誠君子誠實也謂無虛譽一譽也詩云溫溫恭人維德之基此之謂也士君子之容其冠進其衣逢其容良進謂冠其前也逢掖大衣也良樂易也儼然壯然莊然嶷然恢恢然廣廣然昭昭然蕩蕩然是父兄之容也儼然矜莊之貌莊不可犯之貌其冠進其衣逢其容慤謹敬儉然恢然輔然端然訾然洞然綴綴然脅脅然一是子弟之容也儉然自謹卑之貌恢然輔然相親附之貌端然不傾倚之貌洞然小見之意綴綴行之形狀其冠絓其纓禁緩其容簡連絓當為倪低也纓冠之係也禁緩之義未詳連讀為蹇蹇然忪忪然莫音顙下同莫然視已然瞿已然盡已然肝肝然



填填然滿足之貌忪讀為趫跳躍之貌莫讀為陌不言之貌或動而跳躍或靜而不言舉止無恒也視與規同小見之意貌盱盱然張目之貌盡盡然瞤瞤然極視盡物之貌盱音吁瞤音閧詳詐也瞤瞤然視不審之貌瞤音眩瞤瞤然視不平也酒食穀色之中則瞞瞞然瞞瞞然目不明之貌穀媚嫉之意禮節之中則疾疾然訾訾然勞苦事業之中則儽儽然儒儒而罔無羞恥而忍譀詬是學者之鬼也事業謂作業儽儽不勉強之貌罔不親視之貌儽心不力也儽音呂儒儒謂苟避事之勞習也罔謂貌不畏人之言也譀詬謂辱詈人之言也譀音詬詈音罵上譀字音僕

果敢而柔衷其冠絳其纓禁緩其容簡連其辭果其冠未詳仲子譚其辭弟其冠為仲淡謂其言之淡薄也禹行而舜趨是子張氏之賤儒也言但守聖人之威儀而已矣正其衣冠齊其顏色嗛然而終日不言是子游氏之賤儒也嗛與慊同快也謂自厭之貌終日不言謂務於沉默也偷儒憚事無廉恥而嗜飲食必曰君子固不用力是子游氏之賤儒也彼君子不然佚而不偷勞而不慢辱

應變曲得其宜。如是然后聖人也。宗原根本也言根本及應變皆曲得其宜也

仲尼篇

仲尼之門人五尺之竪子。言盖稱乎五霸。是何也。曰然。彼誠可也。言盛者猶然況其下乎 前事則殺兄而爭國。言盛者也 内行則姑姊妹之不嫁者七人。閨門之内般樂奢汰。以脅之分半也用稅賦之半也 其事奉之而不足。外事則諂諛事險而行汙也 彼國昌足稱乎。大君子之門若是其陰汙浮泊也 而行汙也 哉。若而不亡。是伯何哉。曰於乎。夫齊桓公有天下之大節焉。夫誰能忘之。倏然見管仲之能足以託國也。是天下之大知也。倏安也 知謂安忘其怒。出忘其仇。逐立以為仲父。

是天下之大決也。安猶内也出由外也言桓公于仲内則忘其怒恚之怒外則忘其射鉤之仇也仲者衷吾文字也桓公隆礼事之如父故謂決之大也 立以為仲父而貴戚莫之敢妬也。言貴戚之臣莫敢妬嫉于仲也 與高國之伍而本朝之臣莫之敢惡也。高子國子之仁與仲也本朝之臣謂故舊勳臣莫敢惡于仲也 與之書社三百而富人莫之敢距也。貴賤少長榮齊国之臣言之 莫不秩秩焉。謂順序之貌 從桓公而貴敬之。是天下之大節也。諸侯有一節如是足矣。桓公無此數節者而輩看之。夫又何可以也。其能霸諸侯也數也。仲尼之門人五尺之竪子言羞稱乎五霸。何也。曰然。彼非本政教也。非致隆高也。致至極也非綦文理也。非極布文章條理也 非服人心者也。陳方裘雷劳逸玄黄積脩鬪而能

孤之家。曰春秋傳管仲曰。有天子之二守國。在書社。謂以社之户口書于版圖。周礼二十五家為社。距敵也言齐之富人莫有欺敵管仲者也。貌見桓公之霸在任管仲

柳宗元曰。言勿忘忽患之怒外忘射鉤之仇

呂祖謙曰。說文屢亦訝聘的當

許国曰。訴朱未詳。蓋謂桓公任管仲謀伐莒未并舟東郭牙先知之是也并因三十五謂戚頃之類

顛倒其敵者也。畜積倉廩不備戰聞之術而能預覆其敵也許心以勝矣彼而讓餘爭非真讓也為讓所以餘爭非真仁所以詔利非真仁也小人之傑也彼依乎仁而詔利者也。

固昌延稱于大君子之門哉彼王者不敢致賢而能以敕不肖致殫而能以寬弱。戰又能治之而羞與之鬬謂以義服非力爭也委然成文以示之天下。委然俯就之貌言俯就人使成文理以示天下也而悬國安自化矣有。

宋緣者然後誅之故聖王之誅也慕省少矣文王誅四四謂窮也兄也武王誅二武王斬紂與妲己言其化行而刑措也故道豈不行已哉以此言之道豈不行人自不行耳故又以文王明之也文王。

天老故善用之則百里之國足以獨立矣不善用之則雖有天下之埶而不得以匹夫紂舍之厚於有天下之埶而不得以匹夫紂舍之厚於有天下之埶而不得以匹夫紂舍之厚於

立志亦取法於此也詩曰媚茲一人應侯順德亡言孝思昭哉嗣服此之謂也求善處大理任大事擅寵於禹葉之國又無後患之術豈若好同之好賢人曰同者也援賢推施除怨而無防害之能耐任之則慎行此道耐忍也慎獨為順言有賢能者雖不欲用忍而用之則順已所行之道能不耐任且恐失寵則莫若早同之推賢讓能而安隨其後如是有寵則必榮舉事也滿則慮嗛嗛不足也平則慮險安則慮危曲重其豫猶恐及其既是以百舉而不陷也孔子曰巧而好度又節勇而好用及勝知而好謙又賢此之謂也愚者反是愛重擅權則好專事而姬賢能抑有力而憍有罪至驕盈而輕稽怨必吝喬而不行施道施

則下一字從之二字

道上威武為重招權於下以防吾人雖欲無危得乎哉施道施惠之道欲重其威福故招權使歸於己是以位尊則又危任重則又廢寵寵則又辱可期而待也可炊而徼也炊與吹同徼當為僵言可以氣吹之而使之僵仆是何也則墮之者衆而持之者寡矣天下之行術以事君則又通以為仁則必聖立隆而勿貳也仁謂仁人聖亦通也以事君則必通達以仁則又有聖智之名者在于所立敦厚而專一也此謂可行天下之順然後能敬以先之忠信以統之慎謹以行之端慤以守之頓窮則疾力以申重之以敦重不貳為本然後輔之以恭敬之屬頓謂困頓也疾力勤力也困乏之時則尤加勤力而不敢怠惰申猶再三也大無伐伐矜誇也德之色色色也無不順矣見其所處之皆順以事君則又通以為仁則又聖夫是之謂

黃帝開曰六而否天喻蓋衷也救繆而引其足喻益急也

姜齋曰此篇說周公仲尼亦詳贍稍支冗散

天下之行術少事長賤事貴不肖事賢是天下之通義也有人也勢不在人上而羞為人之下是姦人之心也志不兌乎姦心行不兌乎姦道而求君子聖人之名辟之是猶欠而呿天救經而引其足也呿讀為譆若與說舐同紓縊也必不行矣俞務而愈遠俞讀為愈也愈益也

故君子時屈則屈時伸則伸伸猶用舍行藏也時屈則屈特伸則伸深得聖人時中之道也

儒效

大儒之效武王崩成王幼周公屏成王而及武王以屬天下惡天下之倍同也偃然如固有之而天下不稱貪焉殺管叔虛殷國而天下不稱戾焉兼制天下立七十一國姬姓獨居五十三人而天下不稱偏焉教誨開導成王開導謂開通道達掩表也周公歸周反籍於成王而天下不輟事周然而周公北面而朝之天子也者不可以少當也不可少頃當此位也不可以假為也能則天下歸之不能則天下去之是以周公屏成王而及武王以屬天下惡天下之離周也成王冠成人周公歸則反籍焉明不臧主之義也周公有天下奉卿有天下今死天下非擅也成王卿無天下今有天下非奪也變埶次序節然也故以枝代主而非越也以弟誅兄而非暴也君臣易位而非不順也因天下之和遂文武之業明枝主之義仰易變化天下厭然猶一也非聖人莫之能為夫是之謂大儒之效秦昭王問孫卿曰儒無益人之國孫卿曰儒者法先王。

[illegible]之國者十有五人姬姓之國者四十人皆累親也此數畧同

趙理之財與裁同裁其不應除禮義謹乎臣子而致貴其上者也謹乎臣子謂使不敢為非極致也順下人主用之者而亦不怠惰困乘當遍于裁万物養万姓之綱

國寶

困凍餒必不以邪道為貪盜置雖之地而明於為社稷之大義嗚呼而莫之能應然而通乎財萬物養百姓之經紀嗚呼嘆辭也勢在一人上則在一人下則社稷之臣國君之寶也雖隱於窮閭滀窟人莫不賢之道誠存也窮閭窮僻之處閭里門也滀窟謂窪而兩者也仲尼將為司寇沈猶氏不敢朝飲其羊公慎氏出其妻慎潰氏踰境而徙此皆魯人家語曰沈猶氏朝飲其羊以詐市人公慎氏妻淫不制慎潰氏奢侈踰法魯之鄙六畜之饒者饒之以貿魯之鄙牛馬者不豫賈必蚤正以待之者也屈於關黨之子弟周不及分有親者取多屈謂孔子閉屈關黨之子弟周不分均有无于公均之中有父母者取貢也孝悌以化之也儒者在本朝則美政在其位則美俗為人下如是矣王曰然則其為人上何如孫卿曰其為人也上也廣大矣志意定乎內禮節脩乎朝法則度量正乎官忠信愛利形於下行一不義殺一無罪而得天下不為也此君義信乎人矣通於四海則天下應之如讙是伸也則賓明白而天下治也故近者歌謳而樂之遠者竭蹶而趨之竭蹶顛倒也遠者顛倒趨之如不及然四海之內若一家通達之屬莫不服役夫是之謂人師通達之屬謂冊書所至人迹所通之處也師長也言儒者之功如此故可以為人之師長也詩曰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此之謂也夫其為人下也如彼其為人上也如何謂其無益于人之國也昭王曰善先王之道仁人隆也比中

君子之所遵也

而行之 先王之道謂儒家人之所崇高也以其比類中道而行之不為詭異之說不高不下使賢不肖者皆可及之也

曷謂中曰禮義是也道者非天之道非地之道人之所道也君子之所謂賢者非能徧能人之所能之謂也君子之所謂知者非能徧知人之所知之謂也君子之所謂察者非能徧察人之所察之謂也有所正矣相高下視肥磽序五種君子不如農人設規矩陳繩墨便備用君子不如工人不恤是非然之情以相欺傅以相耻作君子不若惠施鄧析若夫譎德而定次量能而授官使賢不肖皆得其位能不能皆得其官事變得其應慎墨不得進其談惠施鄧析不敢厲其察言必當理事必當務然後君子之所

遵財貨言止于礼義

中時行曰謫去商同古字商受其德而定其位次本或亦多作謫

何孟春曰苟得其正不必徧主或曰正豈為止

李子麟曰此處亦竟弛懈

焉理曰俊疾也言雖圣亦不可疾速指陳

長也凡事行有益于理者立之無益于理者廢之夫是之謂中事凡知說有益於理者為之無益於理者舍之夫是之謂中說事行失中謂之姦事知說失中謂之姦道姦事姦道者世治之所棄而亂世之所從服也若夫充虛之相施易也堅白同異之分隔也以堅白異同之言相分別隔易更易也已見上是聰耳之所不能聽也明目之所不能見也辨士之所不能言也雖有聖人之知未能俊指不知無害為君子知之無損為小人工匠不知無害為巧君子不知無害為理王公好之則亂事不任惑慝陋之人乃始率其群徒辯其談說明其辟稱老身長子不知惡也夫是之謂上愚曾不如相鶏狗之可以為名也有惠施鄧析之名尚不如相雞

倫以訓曰混古无所知之貌並此也卿音向效曰亦白也向者明白門室之別異猶不能決古所知淺也

徇之名也詩曰為鬼為域則不可得有覩而目視人罔極作此好歌以極反側此之謂也我欲賤而貴愚而智貧而富可乎曰其唯學乎彼學者行之曰士也敦慕焉君子也知之聖人也上為聖人下為士君子孰禁我哉卿也混然塗之人也俄而竝乎堯禹豈不賤而貴矣哉卿也效門室之辯混然當不能決也俄而原仁義分是非圖迴天下於掌上而辨白黑豈不愚而知矣哉原本圖謀也迴轉也圖而如在掌上也卿也齊美之人俄而治天下之大器舉在此豈不貧而富矣哉故有人於此屑於藏有溢之寶雖行賈而食人謂之富矣彼寶也者衣之不可衣食之不可食也責之不可僂售也僂疾也然而人謂之富何也豈不大富之器誠在此也是村匕亦當人也豈不貧而富矣哉故君子爵而貧益祿而富不言而信不怒而威窮處而榮獨居而樂豈不至尊至富至重至嚴之情舉積此哉故曰貧名不可以比周爭也不可以參謀有也不可以勢重脅也又將成此然後就爭之則失讓之則至遵道則積參謀則虛故君子務脩其內而讓之于外務積德于身而處之遵道如是則貧名起之如日月天地應之如雷霆故曰君子隱而顯微而辨讓而勝詩曰鶴鳴於九皐聲聞于天此之謂也鄙夫反是比周而與爭少卻爭而名不讓至於已斯亡此之謂也故能小而事大辟之是猶力之少

晉祁曰并一于時也自然之意

霍韜曰引此以明不責己而怨人

張之象曰不亂謂皆當其序不躐謂處于其職列也言備為治亦之極也

而任重也舍粹折無適也身不肖而誣賢是猶僂伸而好升高也指其頂者愈衆故明王議德而序位所以為不亂也忠臣誠能不窮於上能不窮於下治辨之極也詩曰平亡左右亦是率從是言上下之交不相亂也以容為善以貨財為賢以養生為已至道是民德也行法至堅好脩正其所不以私欲亂所聞如是則可謂勁士矣行法至堅好脩正其所聞以矯飾其情性其言多當矣而未諭也其知慮多當矣而未周密上則能大其所隆下則能開導不已若發無窮如是則可謂萬學君子矣脩百姓之法若辨白黑應當時之變若數一二行禮要節而安之若生四肢

廣海曰未諭果丞時基又未安謂未得如大性安行之也周密謂尽善也

要邀也節、文也言安于礼歸

若身之安四肢不以造物為也要時立功之巧若詔四時平正和民之義德

之衆而博若一人如是則可謂聖人矣并く兮并有條理也嚴嚴兮其能敬已也分分兮其有終始也散散其能長久也脩脩兮并用統類而行也綏綏兮其有文章也

綏く泰安之貌綏或為斟斟之貌

生干不足故知足然後能長久

許国曰炤く明見之貌炤與昭同修、整齊之貌統類綱紀也言事不乖悖也

貌愁愁兮其樂人之成也愁、和樂貌隱く兮其愁人不當也隱と憂戚貌

此已上論大儒之淳、如是則可謂聖人矣此其道出乎一曷謂一曰執神而固曷謂神曰晝甚洽之謂神萬物莫足以傾之く謂固神固之謂聖人聖人也者道之管也天下之道管是已百王之道一是矣故詩書禮樂之歸是已詩言是其志也書

言是其事也禮言是其行也樂言是其和也春秋言是其微也

故風之所以為不逐者取是以節之也風国風逐流蕩也国風所以有跑荒基之君而流湯者取聖人之儒道以節之也詩序曰変小雅之所以為小一国之事繫一人之本謂之風発乎情民之性也止乎礼以先王之澤也小雅者取是以文之也大雅之所以為大

言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風謂之雅雅者正也言王政之所由興也政有大小故有小雅焉有大雅焉大雅焉頌者美盛徳之形容以其成功告于神明者也

雅者取是以文之也大雅之所以為大雅者取是以通之也天下之道畢矣鄉是者臧倍是者亡鄉是則客有道曰孔子曰周公其盛矣乎身貴而愈恭家富而愈倹勝敵而愈戒慮之曰是殆非周公之行非

霍嶽曰重說周公黄帝堯舜共有天下之顯諸侯孰謂周公倹哉武王之誅紂伐殷逐北三百里

孔子之言武王崩成王幼周公屏成王而及武王履天下之籍

錢塾曰所謂迎太歲也尹子曰武王伐紂鳥牢諫曰歲在北方不比征

負扆而坐卢牖之間謂之扆也諸侯趨走堂下當是時也天又誰為慕已

霍叔曰武王弟也周公豐鎬軍出三日未当至共盖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境已近于洛矣或曰至汜之后三日也此殷武王事績諸書未有

武王崩成王幼周公屏成王而及武王履天下之籍諸侯趨走堂下當是時也天又誰為慕已負扆而坐卢牖之間謂之扆也諸侯趨走堂下當是時也天又誰為慕已

呂補曰武象武匿五兵合天下立殼樂於是武象起而韶護慶矣四海之內莫

不任感者莫不為天下之顯諸侯孰謂周公倹哉武王之誅紂也行之日以兵忘兵武王発兵日以兵家所忌日

東面而迎太歲至汜至懷而

懷汜水名懷地名書曰導河地名謂至汜而遵過水汜漲至懷又河水汜溢也至共頭

共河内縣名共頭蓋共縣之山名也隧謂山石崩摧也

霍叔懼曰出三日而突至無乃不可乎霍叔武王弟也周公曰剋此干而因其子殘非廉惠来夫

又惡知有不可焉此干紂賢臣箕子紂諸父箕国名子爵也飛廉惡来皆紂之嬖臣飛善走而惡来多力也

遂選馬而進朝食於盛暮宿於百泉厭旦於牧之野鼓之而紂卒易鄉遂乘殷人而進誅紂孟殺者非周人因殷人也非周人殷

因殷倒戈之勢自殺之也故無首虜之獲無頭之賞周人無立功受賞也反而定三革

名武亦周頌篇
詩序云武太平大
武也禮記曰下
管象朱干玉戚
冕而舞大武韶
護殷樂名左氏
傳曰吳季札見
舞韶護者蓋因
時興用舜樂武
王嚴之也

不變心易慮以化順之故外闔不閉蹈天下而無斬當是時也
天下之善御者也無輿馬則無所見
夫又誰為戒矣哉造父者天下之善射者也無弓矢則無所見其巧大儒者善
其能羿者天下之
調一天下者也無百里之地則無所見其功與固馬選矣而不
能以至遠一日而千里則非造父也弓調矢直矣而不能以射
遠中微則非羿也用百里之地而不能調一天下制彊暴則非
之爭名在一大夫之位則一君不能獨治一國不能獨容成名
大儒也彼大儒雖隱於窮閭漏屋無置錐之地而王公不能與
況乎諸侯莫不願得以為臣用百里之國而千里之國莫能與
爭勝哈裡暴國齊一天下而莫能傾也是大儒之徵也其言有

馬理氏引造父
羿以起大儒得
此異之体下段
又重之複說補
足上意是童
法

許国曰逢大也
殘帶傳帶也畧
粗也粗法先王
之遺言不知大
体故足以乱世
法后王后王之
王大隨當時之
政而平制度是
一也若妄引上
古不合於時制
度乱矣故仲尼
脩春秋尽周法

類其行有禮其舉無悔其持險應曲當與時遷從與時偃仰千
化萬變其道一也是大儒之稽也其窮也俗儒笑之其通也英
傑化之蒐瑣逃之倍十人曰英倍萬人曰傑言英傑之士則慕而化之瑣之人則畏而逃去之 邪說
畏之衆人愧之通之一天下窮則獨善貴名天不能死地不能
埋桀跖之世不能汙非大儒莫之能立仲尼子弓是也故布俗
人者有俗儒者有雅儒者有大儒者不孝同無正義以富利為
隆是俗人者逢衣淺帶解果其冠略法先王而足亂七繆孝禫孝不
知法後王而宣制度不知隆禮義而殺詩書其衣冠行偽已同
於世倍矣然而不知惡者衣冠即士所謂逢衣淺帶之此行偽謂行偽而堅 其言議談
說已無異于墨子矣然而明不能別呼先王以欺愚者而求衣

顏為臣曰這一段文字精神印証尤甚停妥

食焉得委頓足以捨其口則揚ヒ如也隨其長子事其便辟㪷其上客傯然若終身之傯而不能有他志是俗儒者也長子謂君之世子也便辟謂左右小臣親信者也法後王一天下制度隆禮義殺詩書其行已有大法矣然而明不能燭雖有大体其所見之明由未能吞言行使無纖介之意法教之所不及聞見之所未至則知不能類也知之曰知之不知曰不知內不自以誣外不自欺人以是尊賢畏法而不敢怠傲是雅儒者也法先王統禮義一制度以淺持博以古持今以一行萬苟仁義之類也雖在鳥獸之中若別黑白倚物怪變所未嘗聞也所未嘗見也㪷然起一方則舉統類而應之無所儗疑張

奇物怪變㪷然而起人所難處若大姍知其統類故事以在之無所儗滯忽然

張之象曰倚奇也韓詩外傳則奇物怪変俗讀為最悠此作同

張之象曰言偶中之適百事而百陋無一可見也

乘之國亡用俗儒則千乘之國存用雅儒則千乘之國安用大儒則百里之地久而後三年天下如一諸侯為臣用萬乘之國則舉錯而定一朝而伯不聞不若聞之聞之不若見之見之不若知之知之不若行之學至行之而止矣行之明也明之謂聖人聖人也者本仁義當是非齊言行不失毫厘無他道而已行之矣故聞之而不見雖博又繆見之而不知雖識必妄知之而不行雖敢又困不聞不見則雖當非仁也其道百舉而百陋也故人無師無法而知則必為盜勇則必為敗能則必為亂察則必為怪辯則必為誕人有師有法而知則速通勇則彊威能則速成察則速盡辨則速論故有師法者人之大宝也無師

申時行曰情謂喜怒哀惡外所感者也言師法之于人浮于外情非天理所受故性不足独立而治又在因外情而化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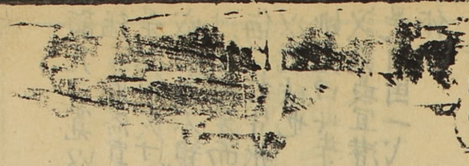
法者人之大狹也人無師法則降性矣有師法則降積矣（降墮也積積也）習也（墮性謂忽其本性之故墮于積習謂化為善也）而師法者所得乎情非所受乎性不吾所有也然而可為也然而可化也情也者吾所不能為也然而可化也情也者非是以獨立而治性也者吾所有也然而可為乎注曆習俗所以化性也并一而不二并一而不二所以成積也習俗移久移質并一而不二則通於神明參於天地矣故積土謂之山積水謂之海（音晦）積謂歲（音悅）至高謂之天至下謂之地宇中六指謂之極（音亟）之人百姓積善而全盡謂之聖人彼求而後得為之而後成積之而後高盡之而後聖故聖人者也人之所積也人積耨耕而為農夫積斲削而為工匠積販賈而為商賈積禮義而為君子工匠之子莫不繼事而都國之民安習其服居楚而楚居越而越居夏而夏是非天性也積靡使然也故人知謹擇注措慎習俗大積靡則為君子至縱情性而不足問學則為小人矣為君子則常安榮為小人則常危辱矣凡人莫不欲安榮而要危辱故惟君子為能得其所好小人則曰徼（音叫）其所惡詩曰惟此良人弗求弗迪惟彼忍心是顧是復民之貪亂寧為荼毒此之謂也反志不免於曲私而冀人之以己為公也行不免于汙漫而冀人之以己為脩也其愚陋溝瞀而冀人之以己為知是衆人也志忍私然後能公行忍情性然後能脩知而好問然後能才公脩而才可謂小儒矣志安公行安脩知通統類如是則可謂大儒矣天子三公也

小儒者諸侯大夫士也農人者工農商賈也禮者人王之所以
為群臣寸尺尋丈檢式也人倫盡矣君子言有壇宇行有防表道
有一隆累土為壇宇屋邊也防隄表標也言有壇宇謂有折尊
高也行有防表謂有標準也一隆謂厚于一人不以異
端亂也言道德之求不下於安存言志意之求不下於事言道德
之求不貳後王道過三代謂之湯道遠則為浩蕩難信之也法貳
後王謂之不雅高之下之小之臣之不外是矣是君子之所以
聘志意于壇宇宮庭也故諸侯問政不及安存則不告也匹夫
問學不及為士則不教也百家之說不及先王則不聽也是
之謂君言有壇宇行有防表

王制篇 待

高似孫曰高下大不出此大小本務也

壇宇防表君子雖馳志意論說不出此壇宇宮庭之內也



遍開曰此等人當用當去此為次之要事教而誅中庸民不待政而化分未定也則有昭繆繆讀為穆父昭子穆言為政當分有定之時則為之分別使賢者在上不肖居下如昭穆之分別然不問其世族雖王公士大夫之子孫也不能屬於禮義則歸之庶人雖庶人之子孫也積文學正身行能屬於禮義則居之卿相士大夫故曰賢能不待次而舉罷不能不待須而廢元惡不待

姜定曰凡听以下俱是聽政之体

顧充曰寬以濟猛、以濟寬政是以和庶过則威厉而不親和过則思妥而政侮二者皆非所以聽政也

毗寬曰此节大议論最宜潜玩是有国一弋治

何孟春曰看他承接數語是真元正脉不可無此段

申時行曰此段似没緊要确实切精到之論

不亂則國家治若是名嘵日聞天下頓令行禁止王者之事畢矣頓訓人皆頓之也 凡聽論听以政也威嚴猛厲而不好假道人則下畏恐而不親周閉而不通。隱閉其情不竭盡也若是則大事殆乎弛小事殆乎遂弛廢也遂因循也 和解調通好假道人而無所窒止也則姦言並至嘗試之說鋒起嘗試之說謂假借也事試為之也若是則聽大事煩是又傷之也傷亡政也 故去而不議則法之所不至者必廢職而不通則職之所不及者必隊雖舉当其職而不能通明其類則職所不及者又隊隊廢同故法而識議而通無隱謀無遺舍而百事無過非君子莫能故公平者職之衡也中和者聽之繩也聽治政也衡所以知輕重繩所以辨曲直言君子用公平中和之道故能百事无過中也其有法者以法行其無法者以類舉聽之盡也類謂比類偏黨而無輕聽之辟之故有良法而亂者有之矣有君子而亂者自古及今未嘗聞也傳曰治生乎君子乱生乎小人此之謂也分均則不偏勢齊則不一衆齊則使有天有地而上下有差明王始主而處國有制夫兩賢之不能相事兩賤之不能相使是天數也勢位齊而欲惡同物不能贍則必爭爭則亂亂則窮矣物竭矣窮矣先王惡其亂也故制禮以分之使有貧富貴賤之等足以相兼臨者是養天下之本也使物有餘而窮不竭書曰惟辝作苏此之謂也馬駿興則君子不安政馬駿興廢人駿改故君子不安政馬駿興則莫若靜之庶人駿政則莫若惠之選賢舉筦簿脩孝弟收孤寡補疲窮簿知是則人安於政矣庶人安政然後君

子安位傳曰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則載舟水則覆舟此之謂也故君人者欲安則莫若平政愛民矣欲榮則莫若隆禮敬士矣欲立功名則莫若尚賢使能矣是君人者之大節也三節者當則其節莫不當矣三節者不當則其餘雖曲當由將無益也孔子曰大節是也小節非也上君也大節是也小節非也小節雖是也吾無觀其餘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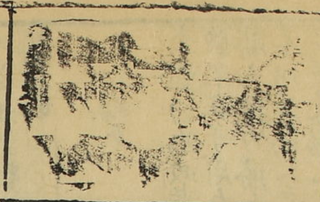
一入焉中君也（謂一得一失也）大節非也小節雖是也（成侯嗣公皆衛君也）子產取民者也未及為政也管仲為政者也未及脩礼也故脩礼者王為政者彊取民者安聚斂者亡故王者富民霸者富卒伍僅存之国富大夫亡国筐篋實府庫皆已充而百姓貧矣是之謂上盜

許国曰成侯嗣公皆衛君史記衛声公卒子成侯立成侯卒子平侯立平侯卒子人君立韓子曰衛嗣公重如耳愛泄姬而忍其昭因愛重以薙已也乃其薄

張以敵如耳鄭旺以偶泄姬曰以吾足相參也又使過客関市賂之以金後召関市問其有客過舟次金汝何遣之関市大恐以嗣公為明察此皆是計數之類者也

李奎曰為政者強不在于用力勝人用力勝人不用是傷人之民傷是傷己之民至下愛怒是先無恥為親人欲為鬪吾民又而下徧入不可以守出不可以戰則傾覆滅亡可立而待也故我聚之以亡敵浮之以彊聚斂者召寇肥敵亡国危身之道也故明君不蹈也王奪之人霸奪之吳彊奪之地奪之人者臣諸侯奪之吳者友諸侯奪之地者敵諸侯臣諸侯者王友諸侯者霸敵諸侯者危用彊者人之城守人之出戰而我以力勝之也則傷人之民甚則人之民惡我必甚矣人之民惡我甚則日欲與我鬪入之城守人之出戰而我以力勝之則傷吾民必勝矣傷吾民甚則吾民之惡我必勝矣吾民之惡我甚則日不欲為我鬪人之民日欲為我鬪吾民日来而民夫累多而功少（累要累亦也）雖守

不為我國則無敵親離是獨夫也不獨強而已矣



者益所以守者損是以大者之所以反制也諸侯莫不懷交接也知彊大之術者慮以王命全其力凝其德慮計也以用也其計慮常用王命謂不敢擅侵暴也凝定也疑其德謂不輕舉力全則諸侯不能弱也德然而不忘其敵倘彊大之始時也危也知彊大者不務知強大之術者不務以力勝也

疑則諸侯莫能削也天下無王霸王則常勝矣是知彊道者也無王霸之王則強国常勝王或衍字彼霸者不然辟田野實倉廩便備用倉廩国家之儲貯備用也安謹募選閱才伎之士案發敢謹戒也募招也謹募猶重募也選閱擇揀也材伎武莭過人者猶欤後斷賞以先之嚴刑罰以必之存亡繼絕漢之材官也欤後斷賞以先之嚴刑罰以必之存亡繼絕衛弱禁暴而無兼并之心則諸侯親之矣脩友敬之道以教敬接諸侯則諸侯說之矣所以親之者以不并也并之見則諸侯

霍韜曰詞氣悠揚敷暢通篇所言要不出此說讀再三趣味愈長

錢穀曰苟卿法後王乃是特見論卑而易行

疏矣所以說之者以友敵也臣之見則諸侯離矣故明其不并之行信其交敵之道天下無王霸主則常勝矣是知霸道者也閔王毀於五國桓公劫於管莊無他故焉非其道而慮以王也其畏仁耻天下故天下莫不親也義耻天下故天下莫不賓也威彼王者不然仁耻天下義耻天下威耻天下恥畫也畫天下皆懷其仁威其義畏恥天下故天下莫敢敵也以不敢之威輔服人之道故不戰而恥天下故天下莫敢敵也以不敢之威輔服人之道故不戰而勝不攻而得甲兵不勞而天下服是知王道者也知此三具者欲王而王欲霸而霸欲彊而彊矣王者之人王者之法餘動以禮義聽斷以類明振毫末舉措應變而不窮夫是之謂有原是王者之人也王者之制道不過三代法不貳後王論王道不過夏殷周之事過則人遠

倫以訓曰此乃尊中國稱引聖王以至治法君子兄荀卿學術也

難言法不貳後王言以當世之王為法不離貳而遠取之道過三代謂之蕩法貳後王謂之不雅並已解上衣服有制宮室有度人徒有數喪紀械用皆有等宜稱各當其宜殺則凡非雅穀者舉廢也色則凡非舊文者舉息謂染彩畫繢之事也械用則凡非舊器者舉毀舊謂三代故事夫是之謂復古是王者之制也王者之論無德不賞無能不官無功不賞無罪不罰朝無幸位民無幸生尚賢使能而等位不遺不遺言各當其材位等級之位也析愿禁悍而刑罰不過析分異也分其愚慤之民使与凶悍之民異也悍凶暴也刑罰不過但禁之而已不刺深也百姓曉然皆知夫為善於家而取賞於朝也為不善於幽而蒙刑於顯也夫是之謂定論是王者之論也王者之等賦政事財萬物所以養萬民也田野什一關市譏而不征山林澤梁以時禁法而不稅相地而衰政相視也衰差也政為征理之輕重正或讀為征道之遠近而致貢理條理也貢賦納總二百里納銍之類也粟米無有滯流貿遷有無化居不使有滯積也使相歸移也四海之內若一家通流財物疾其勞無幽閒隱僻之國莫不趨使而安樂之夫是之謂人師是王者之法也北海則有走馬吠犬焉然而中國得而畜使之南海則有羽翮齒革曾青丹干焉然而中國得而財之翮火鳥羽齒象革犀兕之革曾青銅之精可化黃金者出蜀山越崖丹干丹砂也東海則有紫紶魚鹽焉然而中國得而衣食之西海則有皮革文旄焉然而中國得而用之故澤人足乎木山人足乎魚農夫不斲削不陶冶而足械用

呂補曰師長也言為政如此乃可以長人也師者亦長人法效之

許國曰此已上陳言天下之物皆供中國之用

又曰物皆尽其美而未為中要用也

馬理曰始謂類典一也終謂類典萬也言以此道為治終始不穷无休息則天下得其次序合此則乱轉換折文家針線

工賈不耕田而足救衆故虎豹為猛矣然君子剥而用之故天之所覆地之所載莫不盡其致而安樂之夫是之謂大神能変通裁制萬物故曰大神也詩曰天作高山大王荒之彼作矣文王康之此之謂也以類行雜行于一人則萬人可治也皆謂得其樞要始則終終則始若環之無端也舍是天下以衰矣天地者生之始也禮義治之始也君子者禮義之始也為之貫之積重之致好之者君子之始也故天地生君子君子理天地君者天地之參也萬物之摠也民之父母也參與之相參共也成化育也摠領也無君子則天地不理禮義無統也上無君師下無父子夫是之謂至亂君臣父子兄弟夫婦始則終終則始與

頗門臣曰此已下明君子礼義之始為之喪祭朝聘之礼所以齐一民吝当其迪不便乎故

弘之象曰此段說治理到論若謂荀卿明王道述礼樂大旨是在此篇

康海曰反說補上段意文字甚生文家要訣也

天地同理與萬物同久夫是之謂大本故喪朝聘師旅一也賞賢殺生奪與一也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兄兄弟弟一也農農士士工工商商一也使人一于職業水火有氣而無生草木有生而無知生謂滋長知謂知識禽獸有知而無義人有氣有生有知亦且有義故最為天下貴也亦且有無義者力不若牛走不若馬而牛馬為用何也曰人能群彼不能群也人何以能群曰分分字如字無分則爭爭則亂亂則弱弱則不能勝物故宮室不可

不能群也分何以能行曰義分義相須和則一一則多力多力則彊彊則勝物故宮室可得而居也故序四時裁萬物兼利天下故他故焉得之分義也故人生不能無群群而無分則爭爭則亂亂則弱弱則不能勝物故宮室不可

高以孫曰此処恐是正論故者字恨倫相間雜可見于此孝者指集純而去共恨可也

錢穀曰共數段歷言高尚節爰法之改則天下之利源開矣

浮而居也不可少頃舍禮義之謂也能以事親謂之孝能以事兄謂之悌能以順能以使下謂之君子者善群也群道當則萬物皆得其宜六畜皆得其長群生皆得其命故養長時則六畜育殺生時則草木殖政命時則百姓一賢良服聖王之制也草木榮華滋碩之時則斧斤不入山林不夭其生不絕其長也黿鼉魚鱉鰌鱣孕別之時罔罟毒藥不入澤不夭其生不絕其長也春耕夏耘秋收冬藏四者不失時故五穀不絕而百姓有餘命也汙池淵沼用澤謹其時禁故魚鼈優多而百姓有餘用也斬伐養長不失其時故山林不童而百姓有餘財也聖王之用也上察于天下錯於地塞備天地之間加施萬物之

楊倞曰言用禮之治化雖神明博大以至約故曰一與一是為人者謂之聖人一與一為大有力則強如人也

黃氏丕烈曰條憲今之白丁也

黃氏丕烈曰條憲法之命所以養示人也

上微而明短而長狹而廣神明博大以至約故曰一與一是為人者謂之聖人一與一為大有力則強如人也

爵知賓客祭祀饗食養牲牢之數

人皆掌以性一曰爵官爵之法也宰爵主掌也饗介饗宴后伯子男共皆掌其一事也

百姓也城郭謂大小也立罷所立之罷用也周礼大司徒之職掌建保土地之畜器與民之數立器言五方罷械要制皆知其數不使作奇伎之罷也

司馬知師旅甲兵乘白之數

周礼二千五百人為師五百人為旅四井為邑四邑為丘四丘為甸甸亦謂之乘以其給田則謂之田出長轂一乘車一乘每一乘又有中士三人步卒一十二人白甸徒

俯憲命審詩商

詩謂四方歌之謂商謂商數采風之以證亦悲歌者也

禁淫聲以時順脩

謂不失其時而順之脩之使

梁通溝瀆行水潦安水藏以時決塞歲雖凶敗水旱使民有所

趙作曰日上太帥之士血下天王之上歷言上下貢殘農工商賈各有所同

高以孫曰平均布也室逆旅之室平其室之法即日不使容姦人若今五家為保也

熊克曰猿猱攀援除不擇擇取言黑之侵是其類也兆謂龜兆或曰兆人也五卜法範萌謂望其云物知成之吉凶者也

鑽龜陳卦主筮擇五卜知

高以孫曰兆侵朋陽相侵之氣未形所謂曰兩曰霽言門曰啓

鄭玄曰占七侯也

擊讀為覩男巫古者以祭疾之人主卜筮祝之事故曰巫覡

易道路謹盜賊平

耘艾司空之事也相高下視肥墝序五種少者農工謹蓄藏以時順脩使農夫啟力而寡他能治田之事也脩火憲不使非時焚山澤月令三月無焚山林也憲表主表刑憲也

養山林藪澤草木魚鼈百索百索上所索百物也以時禁發使國家足用而財物不屈虞師之事也順州里定廛宅養六畜閒樹藝勸教化趨孝悌以時脩使百姓安命樂處鄉師之事也論百工審時事辨功名尚完利使脩用使彫琢文采不敢專造於一家工師之事也相陰陽占侵兆占七侯也視朋陽相侵之氣未形

室崔以時順脩使賈賚安而貨財通治市之事也析急慝禁悍防淫除邪戮之以五刑使暴悍以變姦邪不作司寇之事也本政教正法則兼聽而時稽之慶其功勞論其慶賞以時慎脩使百姓莫不免盡而衆庶不偷宰家之事也論禮樂正身行廣教化美風俗兼覆而調一之辟公之事也全道德致隆高緊文理一天下振毫末使天下莫不順比從服天王之事也故政事亂則家宰之罪也國家失俗則辟公之過也天下不一諸侯俗反則天王非其人也具其而王具其而覇具其而存具其而亡用萬乘之國者威強之所以立也名穀之所以矣也敵人之所以屈也國之所以安危滅否也制與在此亡乎人王覇安存危始滅

千制與在我亡乎人夫威禮未定以治隣敵也名穀未足以驗
天下也則是國未能獨立也豈徒浔免夫累乎天不啻于暴國
而當為吾所不欲於是者曰與禁同事同行無害為堯是非功
名之所就也非存亡安危之所墮也功名之所就存亡安危之
所墮必將於愉殷赤心之所誠以其國為王者之所亦王為危
殆滅亡之所亦危殆滅亡殷之日案以中立無有所偏無為縱
橫之事偃然案兵無動以觀天暴國之相卒也卒平改教審節
奏誠礪百姓為是之日而兵劑天下勁矣案然偏仁義伉隆高
正法則選賢良養百姓為是之日而名穀劑天下矣夫權者重
之兵者勁之名穀者實之夫堯舜者一天下也不能加毫末於

黃道開曰起上
說下作三小段
議論俱入大家
論與文想其世
侵以大有感於
熙朝景象令人
試目觀化

姜定曰三段叙
天下之治体俱
是大根節處論
者未可草草
又曰意到語直
可謂奇絕
陳元曰曲折辨
論盡語語為人物
神聚處詞意盡
未盡不可以盡
常文字待之

姓和國俗節則兵動城固敵國案自屈矣務本事積財物而勿
忘棲遲辭趨也是使群臣百姓皆以制度行財物積國家案
自富矣三者体此而天下服暴國之君案自不能用其兵矣何
則彼無與至矣彼其所與至者必其民也其民之親我歡若父
母好我芳若之蘭及顧其上則若灼黥若仇讐彼人之情性也
雖桀跖豈肯為其所惡賊其所好者哉彼以奪矣故古之人
有以一國取天下者往行之已備至其所莫不頭如是而可以
誅暴禁得矣故周公南征而北國怨曰何獨後我孰能有與是聞者與安其國為是者王殷之

之日安以靜無息民慈愛百姓辟田野實倉廩便備用安謹憂選閱材伎之士然後漸賞慶以先之嚴刑罰以防之擇士之知事者使相率貫者也以是獻狀鬻績備餙而物用之足也兵革器械者彼將日月暴露毀拆之中原我今將備餙之拊循之掩盍之於府庫貨財粟米者彼將日月積遲薛越之中野我今將蓄積并聚之於倉廩村伎役脉健勇爪牙之士彼將日月挫頓脾竭之於敵我今將來致之并閱之砥礪之於朝廷如是則彼日積貧我日積富使日積勞我日積佚君臣上下之間者彼將厲厲焉日日相離疾也我今將填填焉日日相親愛也以是待其敝安以其國為是者霸立身則從容

俗事行則導備故進退貴賤則舉備士之所以接下之人百姓者則庸寬惠如是者則安存立身則輕楷事行則觸忤進退窘接下之人百姓者則好取侵奪如是者危賤則舉佞悅之所以接下之人百姓者則好取侵奪如是者危殆立身則憍暴事行則傾覆進退貴賤則舉幽險許詐之所以接下之人百姓者則好用其私力矣而慢其功勞好用其籍斂而忘其本務如是者滅亡此五等者不可不善擇也王霸安存之機也善擇者制人不善擇者人制之善擇之者王不善擇之亡夫王者之與亡者制人之與人制之也是其為相懸也亦遠矣

富國篇

今安得不尽之思

呂補曰倫類也並處群居也其在人之法數則以類群居也同求異道謂或求為善或求為惡此人之性也是根本之論

馬理曰有功名者居上無功名者居下大後群衆懸隔若未有功名則群衆齊

顧千里曰同物謂啟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

萬物同字而異体無宜而有用為人數也人倫竝處謂人之倫域中同求而異知生也皆有可也知愚同所可異也智愚分勢同而知異行私而無禍縱欲而不窮則民心奮而不可說也禍患也窮極也奮謂起而爭兢也如是則知者未得治也知者未得治則功名未成也功名之立由於任智群衆未懸則君臣未立也既無懸隔則未有君臣上下相制若未有功名則群衆齊等無功名盈下然後群衆懸隔若未有功名則群衆齊等無上以制下天下害生縱欲无上下相制則天下之害生于各縱其欲也欲惡同物欲多而物寡則必爭爭則亂亂則窮窮者患也

養一人也而不能兼伎人而不能兼官離居不相待則窮群而無分則爭不相待遺棄也窮謂物為物所困也此言不群則不可群而無分亦不可也

君上之制各欲其欲則勿不去爭者禍也救患除禍則莫若明分使群矣彊曰請

姜宸英曰婦之父為姻之父為爭而爭人之功姻言婚姻者明以此為禍也

當以二人之命也鬼問名也內請期納幣也父至友逆親迎也

黃適問曰節用裕民上有令名而下有餘饒正見節用裕民之

爭分七

分如是則人有懟事之爭色之禍也男女之合夫婦之分婚姻聘內送逆無禮如是則有失合之憂而有爭功之禍也樹立也若无分則人人患于樹立已養之憂而壯者有分爭之禍事業所惡也功利所好也職業無足國之道節用裕民而善藏其餘節用以禮裕民以政彼裕民故多裕餘民則民富民富則田肥以易田肥以易則出實百倍上以取法焉而下以禮節用之餘若立山不時焚燒無藏之夫君子奚患乎無餘故知節用裕民則又有仁義聖良之名而且

裕

不可已也

張之象曰此言不知节用裕民則財不足而藏空矣

有富厚立山之積矣此無他故焉生於節用裕民矣不節用裕民則貧則曰瘉以穢田瘠以穢則出實不半上雖好取侵奪猶將寡獲也而或以無節用之則又有貪利糾譎之名而且有空虛窮之實矣此無他故焉不知節用裕民也康誥曰弘覆乎天若德裕乃身此之謂也禮者貴賤有等長幼有差貧輕重皆有稱者也故天子袾袨衣冕諸侯玄袀衣冕大夫裨冕士皮弁服德必稱位位必稱祿祿必稱用田士以上則必以禮樂節之衆庶百姓則必以法數制之君子用德小人用刑量地而立国計利而畜民度人力而授事使民又勝事事又出利利足以生民皆使衣食百用出入相揜揜覆蓋也出入相捨謂量入為出使覆蓋不乏絶也必時藏餘謂之

康海曰自天子諸侯而下皆不死礼节之如此

康海曰此處正論法度之文高似孫曰論先王豎上有據是有關係议論

黃洁開曰文字開闔親切有味

稱數故自天子通於衆人事無大小多少由是推之故曰朝無幸位民無幸生此之謂也輕田野之稅平關市之征省商賈之數罕興力役無奪農時如是則国富矣夫是之謂以政裕民人之生不啻無群群而無分則爭爭則亂亂則窮矣故無分者人之大害也有分者天下之本利也本當為大而人君者所以管分之樞要也樞也故美之者是美天下之本也安之者是安天下之本也貴之者是貴天下之本也古者先王分割而等異之也故使或美或惡或厚或薄或佚或樂或劬或勞非特以為淫泰奢麗之觀將以明仁之文通仁之順也仁謂人也言為此上士不唯以明仁人迺得此文飾言至貴也通使人瞻望自為夸大之声將仁人乃得此順從言不違其志也故為之彫琢刻鏤黼黻文

童使足以辨貴賤而已不求其觀為之鍾鼓管磬琴瑟竽笙使足以辨吉凶合歡定和而已不求其餘為之宮室臺榭使足以避燥濕養德辨等軽重而已不求其外詩曰彫琢其章金玉其相畳之我王綱紀四方此之謂也若夫重色而衣之重味而食之重財而制之令天下而君之非特以為淫泰也以為王天下治萬變財萬物養萬民無制天下者為莫若仁人之善也美故其知慮足以治之其仁厚足以安之其德音足以化之得之則治失之則乱百姓誠賴其知也故相率而為之勞苦以務佚之以養其知也知謂智誠美其厚也故為之出死断亡以覆被之以養其厚誠美其德也故為之彫琢刻鏤黼黻文章以藩飾之以

美器曰轉借統轉有四五次不事奇詭而矯健有力此筆力之絶趙理曰好鋪叙顧克曰摹擬之文亦息也出統擬出判也言判其統也玉謂之彫而謂之琢木謂之彫刻金謂之鑄白盡謂之玄黒盡謂之玉青謂之

其德故仁人在上百姓貴之如帝親之如父母為之出死断亡而愉者愉樂也無他故焉馬誠多是謂可其意也言百姓所得者多故其親愛之也詩曰我任我輦我車我牛我行既集蓋云歸哉此之謂也故曰若子以恵小人以力力者德之役也百姓之力待之而後功百姓雖有力待君上所使然後有功也百姓之群待之而後和百姓之材待之而後聚百姓之勢待之而後安百姓壽待之而後長皆明待君上之德化然後無爭奪相殺父子不得不親兄弟不得不歡少者以長少者以養故曰天地生之聖人成之此之謂也今之世則不然厚力布之斂以奪之財重田野之稅以奪之食苛關市之征以難其事不然而已矣不唯如此而已

李子麟曰天地生民而不主成又生一圣人黄足以宜民首圣人自裁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所以和之緊之安之子兄弟五倫唯之以及其衆除耳中間逐可含德字在內圣人成之亦以德也

其德故仁人在上百姓貴之如帝親之如父母為之出死断亡

德之外非布加有椅擊向詬讙謀傾覆以相顛倒以靡弊之有讀為又椅摭其罪詬為其亂顛倒反覆也靡泵也弊事拳舉其伺候其敗也或曰靡讀為曆曆謂分散也弊盡也百姓囂然沿知其汙漫亂而將大危亡也是以臣或弒其君下或弒其上弱其城倍其節而不死其事者無他故焉人主自取之弱其城謂以城降人以為利已節忠節也此皆由上無恩德以下亦傾覆也詩曰無言不讎無德不報此之謂也兼足天下之道在明分掩地表畝掩地謂耕田使也相掩表明也謂明經界使有畔也束草植穀多糞肥田是農夫眾庶之事也守時力民進事長功和齊百姓使民不偷是將率之事也高者不旱下者不水寒暑和節而五以時熟是天下之事也若夫兼而覆之兼而愛之兼而制之歲雖大敗水旱使百姓無凍餒之患則是聖君賢相之事也墨

張之象曰言衆庶將率天下之事正以起下聖君賢相之事

子之昭七然為天下憂不足夫不足非天下之公患也非公患之患也特墨子之私憂過計也今是士之生五穀也人善治之則五穀一歲而再獲之然後瓜瓠荼薺一本數以益鼓然後菑采百蔬以澤量菑采也蔬同疏以澤量言浦澤也然後六畜禽獸一切而剸車剸與專同一車也畜鼠虫魚鱉鮪鱣以時別一而成群別謂生育與然後飛鳥鳧雁若烟海遠望如烟之聚海皆言多也然後昆蟲萬物生其間可以相食養者不可勝數也夫矢地之生萬物也固有餘足以食人矣麻葛繭絲鳥獸之羽毛齒革也固有餘足以衣人矣夫有餘不足非天下之公患也特墨子之私憂過計也天下之公患亂傷之者誰我以墨子之非樂也則使天

之渦陷而藏之蟲也論到此更不堪發矣

趙瑾曰均事舉功即並耕治意

兼子曰墨子治天下雖于賢否叱沉俱失而天下亂墨子之節用也則使天下貧非將聚之也說不免焉非將聚斂

墨子論說墨子大有天下小有一國將戚然不饜饘食惡憂戚而非樂若是則瘠之不足欲不足欲則賞不行瘠奉養薄也奉養雖薄則不能足其欲既不足則賞何能行墨子大有天下小有一國將少人徒眞官職上功勞若與百姓均事舉功勞若是則不威不威則賞罰不行賞不行則賢者不可尋而進也罰不行則不肖者不可尋而退也賞罰所以進退不肖賢者不可尋而官也若是則萬物失宜事變失應上失天時下失地利中失人和天下傲然若焦墨子雖為之衣裼帶索贊飯飲水惡能足之乎既以伐其本竭其源而焦不足以一民也不富不厚之不足以養勝悍也故又將撞大鐘擊鳴鼓吹笙彈琴瑟以塞其耳必將彫琢鐫鏤文章以塞其目必將芻豢稻粱五味芬芳以塞其口然後衆人為之不然知矣為人主上者不矣不飽之下生民之類皆知已之所頤歌之舉在於是也故其賞行舉皆是也于是猶言生民所頤歌皆在是于也皆知已之所畏忍之舉在於是也故其罰威賞行罰威則賢者可尋而進也不肖者可尋而退也能不能可尋而官也若是則萬物尋宜事變尋應上尋天時下尋地利中尋人和則貨財渾渾如泉源汸汸如河海暴暴如丘山不時

康海曰聖王布天下不患賢否進退天時地利之和

羅翽曰俱尋而財積如丘山天下用饒而百姓益以富足豈非

隆古之盛治哉

焚燒無所藏之夫天下何患不足也故儒術誠行則天下大而富使有功撞鐘擊鼓而和詩曰鐘鼓喤喤磬筦將將降福穰穰張之象曰聖下也以上所陳持之事下就子民而布之謂施小惠寿民不过照井之位治人之恩也降福簡簡威儀反反既醉既飽福祿來反此之謂也故墨術誠行則天下尚儉而彌貧非鬪而日爭勞苦頓悴而愈無功慽然憂戚非樂而日不和詩曰天方薦瘥喪亂弘多民言益蓄憯莫懲嗟此之謂也聖事養民猶之曰則與之欤斂以偷取少頃之譽鳥是偷道也可以少頃哥姦民譽然而非長久之道也事又不就功又不立是姦治者也僧然要時務民進事長功輕非譽而恬失民事進矣而百姓疾之是又不可偷偷也從壞墮落必反無功故聖事養譽不可以遂

寺人曰渭太尽人力貌要時趙時也諺勉治也

以功役強民

又曰使民謂役使民也家語曰蘊暑氣也詩曰蘊隆蟲蟲暑也

功而忘民亦不可皆姦猶也以用故古人為之不然使民勞不能宛暇冬不凍寒急不傷力緩不後時事成功立上下俱富而百姓皆愛其上人歸之如流水親之慺如父母為之出死斷亡而愉者無他故焉忠信調和均辨之至也故君長民者欲趋時遂功則和調累解速乎急疾忠信均辨說乎賞慶矣又先脩正其在我者然後徐責其在我者威乎刑罰三德者上則下應之如影嚮三德謂調和解累忠信均辨正已而後責人也謂上誠意行之也嚮或曰三德即忠信調和均辨也雖欲無明達得乎哉書曰乃大明服惟民其勑懋和若有疾哭之謂也故不教而誅則刑繁而和不勝教而不誅則姦民不勸誅賞而不類則下疑從偷而百姓

黃開曰自故君長民以下其文未詳亦恐脫誤

李塗曰天地生物自有餘足以衣人食人墨子乃衣褐帶索蓽藜飲水生伐其本竭其源而焦天下故墨術誠行則天下勞而弥貧矣

崔適曰此段意深而詞切

不一。不類不以其類謂賞不當功罰不當罪儉當不一為險人謂僥倖免罪也不一謂民心二也故先王明禮義以一之。致忠信以愛之。嘗罰使法以次之。爵服慶賞以申重之。時其事。輕其任。以調齊之。潢然兼覆之。養長之。如保赤子。若是故姦邪不作。盜賊不起。而化善者勸勉矣。是何邪。則其道易其塞固。其政令一。其所以塞民心者固其防表明。防標表明白易識故曰。上一則下一矣。上二則下二矣。辟之若木。草枝葉。及類本。必之謂也。不利而利之。不如利而後利之之利也。不愛而用之。不如愛而後利之愛而後用之者。保社稷也。不利而利之。不愛而用之者。危国用之之功也。利而不利也。愛而不用也者。取天下矣。利而後利

侯徹迹也支流之分統統言委曲迹警也其竟關之政盡察竟境同盡察極察言无不察也是亂国已。乱故用苛察之政也入其境其田疇稼都邑路是貪主已必无城郭牆垣主貪財民貧故力不足略也觀其朝廷則其治者不能。觀其便嬖則其信者不慤。不慤所親信者不原慤也王閽故姦人多容也凡主相臣下百吏之俗。其於貨財取與計數也。須熟盡察其禮義節奏也。芒朝侵楮是辱国已。礼义節奏謂行礼义之節文芒昧也刼桑也亦怠惰之义侵狹慢同楮不堅固也辱国言必見凌辱其耕者樂田。其戰士安難。其百吏好法。其朝廷隆礼。其鄉相調議。是治国已。觀其朝廷則其治者能。觀其便嬖則其信者慤。廷則其貴者賢。觀其官職則其治者能。觀其便嬖則其信者慤。是明王已。凡主相臣下百吏之俗。其於貨財取與計數也。覧鏡

申時行曰陵侵陵言泯于礼义也謹嚴也言不敢慢易也

王哉曰惟人君主通利于民貽民以富而好一不當所為一不善每以足以貪民何天下者可不求足民之術

而行之於

大穀曰懲驗言並驗先見此段與管子命入約相似平王典実章法尤好

命以訓曰宰聊許多說話只是平頌二字出来文章妻有此体

呂甫曰時和得天之和氣謂歲豊也事業得耕稼得其次序

上不奪農時也

芋賦以去芋制賦貸財貨冬谷

簡易不汲汲于貨泉其於礼義節奏也陵謹畫察是帶国已賢察則其親者先貴能齊則其故者先宦雖至子而至公而又先親故所謂故舊不遺則民必偷其臣下百吏汙者皆化而修悍者皆化而愿躁者皆化而慤是明主之功已觀国之彊弱貧富有徴驗上不隆礼則兵弱下不愛民則兵弱已諾不信則兵弱賞不漸則兵弱将卒不能則兵弱上好功則国貧士大夫衆則国貧工商衆則国貧無制數量則国貧下貧則上富故田野縣鄙者財之原也芋賦府庫者財之末也百姓時和事業得叙者貨之原也芋賦府庫者貨之流也故明主不謹養其和節其流開其源而時斟酌潢然使天下必有餘而上不愛不足智是則上下俱富交無所

通名別而言之訓菜朱布帛曰財錢布龜貝曰貨也

高似孫曰竭其源致国之傾要戚亡可以立待此閒為国計者

藏之走知國計之極也故禹十年水湯七年旱而天下無菜色者十年之後年穀便熟而積陳有餘未源流之謂也故田野荒而倉廩實百姓虚而府庫滿夫是之謂襞伐其本竭其源而并之其末然而主相不知悪也則其傾覆滅亡可立而待也以國持之而不足以容其身夫是之謂至貪至愚主之極也以一国扶持之至堅固也而無所容其身者貪也將以求富而喪其国將以求利而危其身古有萬国今有十數焉是無他故焉其所以失之一也此言以貪失之也君人者亦可以覺矣以此自覺悟也百里之国足以獨立矣此言无道則雖大至滅亡布国則雖小国以獨立凡攻人者非以為名則案以為利也不然則忿之也仁人之用国將修志意正身行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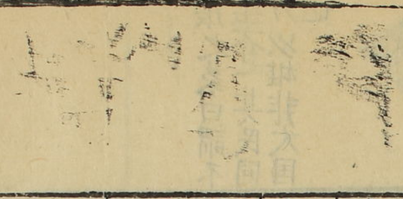
顧充曰戴猶任也此言国家妻任賢士則天下莫敢陵暴言其

国勢光大也

趙理曰其境内之衆則保其險固視其可進謂豈希動也

馬理曰所使行又往說之者則用文雅礼讓之士

隆高致忠信期文理布衣紃縷之士誠是則雖在窮閭湍屋而
王公不能與之爭名紃條也謂編麻為之粗繩之縷也或讀以為穿王公不能與之爭名过王公也
國載之則天下莫之能隱匿也若是則為名者不攻也伐有道祇或惡
攻也不名故
將辞田野實倉廩便備用上下一心三軍同力與之遠
舉極戰則不可遠舉猶言舉兵君国歆我如此則不可也境内之聚也保
固視可乍其軍取其將若撲爨乍讀為迮迫也体與礼同彼浮之不足以藥
傷補敗藥猶医也彼縱有所浮不足以藥其所傷甫其所敗言所獲不如所亡也彼愛其臣子畏其
仇敵若是則為利者不攻也愛已之臣子與畏我為仇敵
義以持慎之禮節將甚文珪璧將甚厚文謂敬事之威儀也
珪璧所用聘好之物碩大也將脩小大強弱之所以說之者必將雅文辨慧之君子也彼苟有



衛鞅曰此命而国難易之法言壽比于星也

人意焉夫誰能忿之若是則忿之者不攻也為名者否為利者
不為忿者否否不攻也為于偽反則國安於盤石壽於旗翼盤石盤薄大石也旗讀曰其
義以持慎之禮節將甚文珪璧將甚厚貨賂將甚辱文謂敬事之威儀也
珪璧所用聘好之物碩大也人皆亂我獨治人皆危我獨安人皆失喪之
我獨案堵而制之故仁人之用國非特將持其有而已也又將
兼人詩曰敏人君子其儀不忒正是四國此之謂也持國之難
易事彊暴之國事我易事之以貨寶則貨寶單
而交不結約信明誓則約定而畔無日約以定隨即畔之無日言不過言日也割
國之繒銖以賂之則割定而欲無厭十忝之重為銖八兩為繒
不多與故但以繒銖言之也事之彌煩其侵人愈甚必至於資單国舉於已
雖左堯而右舜未有能以此道浮兌焉者也辟之迚猶使處女

張之象曰謂不
去不一其民同
力以雄非大国
也

嬰宝珠珮寶玉 嬰係乎頸也謂寶珠玉中奇宝者也負戴黄金而過中山之盜雖
為之逢蒙視詘要捩胆君盧屋妾由將不足以免之 逢蒙古之善射者詘
與曲同要請為便捩曲也胆曲脚中古獲反盧當為盧由與猶
同言處女如善射者之視物謂微眇不敢正視也既微視人屈
便捩胆言俯伏畏惧之甚也君盧屋妾謂處女自稱是君盧屋
之妾猶言箕掃妾卑下之辞也雖畏惧卑辭如此猶不免其劫
奪故非有一人之道也故明君不足以持國安身故
則不足以持國安身 但巧為煩多
拜請以畏事
不以足為持国安身之
術故明君不道也 恥辱如此雖得免禍亦
不道也 必将脩禮以齊官平政以齊民然後節
奏齊於朝百事齊於官 百事皆
有法度衆庶齊於下 上政均平故
民齊下也 如是
則近者競遠方致頸上下一心三軍同力名聲足以暴炙之
名譽如日暴
炙炎赫也 威強足以捶答之拱揖指麾而彊暴之國莫不趙

使譬之是猶鳥獲捽雀拽搏也故曰事彊暴之国雖使彊秦之
国事我易此之謂也 紂身上文
而結言之

奏於朝百事得所作
国事矣心三軍同ナイ